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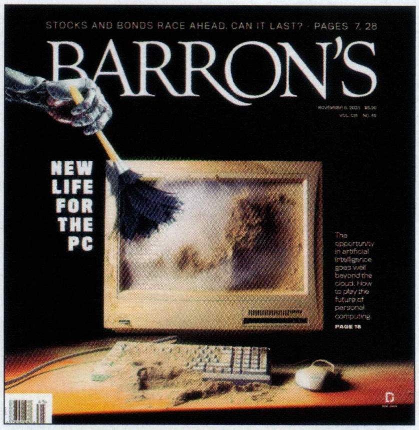
2023.11.20
2023年第47期，总第1265期
www.lifeweek.com.cn



跟着卡车行中国

中国—老挝跨境货运
潍坊—乌鲁木齐戈壁旅途
临沂—广州快递线
医药冷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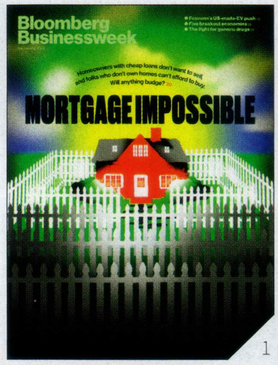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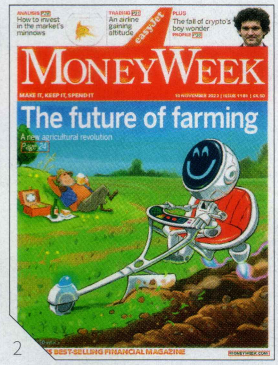
《巴伦周刊》2023.11.11

人工智能电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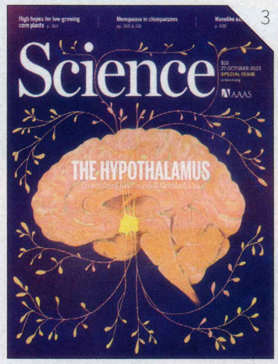
2020～2021 年，全球个人电脑（PC）销量激增近 25%，但随着办公室再度开放，PC 销量下降。为了提振销量，戴尔、惠普和联想等公司正在全力研发人工智能电脑，其内部有一个 NPU（神经处理单元），是一种高效处理大型数据集的处理器，能让用户在不联网的情况下，运行人工智能程序。据估计，三年后该电脑的销售额将占笔记本电脑的一半左右。



1



2



3



4

1 《彭博商业周刊》2023.11.6

美国住房市场

美联储自去年以来的激进紧缩政策已将 30 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推至近 8%，是近 25 年来的最高点。而在两年前，30 年期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因新冠疫情影响降至 2.65% 的历史新低。激增的利率使得 40 万美元贷款的月供增加了约 1100 美元。这创造了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不实惠的住房市场：有廉价贷款的房主不想卖，没房子的人也买不起。据统计，美国现在待出售的新房占库存的 1/3，而通常这个比例是 1/10。

2 《货币周刊》2023.11.10

农业的未来

尽管过去几年全球人口的数量增长有所减缓，但到 2050 年，全球人口仍有望从 80 亿增至近 100 亿。与此同时，全球食品消费总量将以每年 1.2% 的速度增长，约 30 年后，需求将增长 50%。面对逐年增长的需求，粮食生产商正在寻求提高产量、降低碳排放量的方法，而科技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一种名为 Crover 的机器人可以监测谷物的温度和湿度，并找到人类通常无法检测到的临界值，从而帮助人类减少谷物的损失。

3 《科学》2023.10.27

下丘脑

下丘脑位于大脑深处，只占大脑体积的 2%，但对基本的生命过程和生存至关重要。下丘脑由一系列复杂的神经回路组成，与许多神经系统有着广泛的双向连接。通过这些神经回路，下丘脑接收、处理和整合感官的输入，同时也支持基本的生命功能，如体温调节、饥饿、口渴、情绪、心率和睡眠等。通过控制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边缘系统，下丘脑成为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关键脑部区域。

4 《卫报周刊》2023.11.3

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11 月 2 日，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布莱切利公园召开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重点关注前沿人工智能潜在的威胁。此前，谷歌 DeepMind 的 CEO 德米斯·哈萨比斯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的威胁应被视为与流行病或核武器相当的社会风险。他认为，其中一项风险来自于通用人工智能，它具有超越人类思维的潜力。目前，适用于人工智能的监管框架仍在构建中，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成。



28 封面故事

跟着卡车行中国

中国—老挝跨境货运

潍坊—乌鲁木齐戈壁旅途

临沂—广州快递线

医药冷链





封面摄影：蔡小川

2023年第47期，总第1265期，2023年11月20日出版。



2023年第46期，总第1264期

理想社交有吗？

就像文章里所说，当代社交大多太过“效率”与“功利”。父母辈可以把社交与功利、效率、娱乐无缝衔接在一起，但对于现今特别是大城市里的独身年轻人来说，工作的高压状态，无暇顾及的责任……把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界限划分得更明显了。（@1212）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小区物业的恶性循环

“楼道内的卫生已经有三天没有打扫了，单元门的把手断了快一个月了”。说这句话的是楼上的一位邻居。

小区的卫生最近被业主频频投诉，但物业每次给出的答复不是没有配件就是现在人手不够。当邻居质问为何人手不够时，物业又反过来说小区物业费缴费率太低，没法支付更多工人的工资，只能维持现状。

现在的小区物业已经在这里服务近5年了。实话实说，一开始确实不错，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先是有业主反映小区的绿地越来越少，但物业说小区的停车位不够，业主需要更多的停车位，才不得不把绿地改成了停车位。但是，绿地是小区配建的，怎能说变就变？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征得大部分业主的同意呢？然而，物业并没有给大家一个确切合理的说法。有业主私下议论，绿地和树木需要人工养护，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把绿地改成停车位不仅减少了人工费用，而且车位的停车费和管理费还大大增加了物业的收入。一举两得，这个账物业算得挺清楚。

小区的车位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进出的车辆也越来越多。一些没有车位的车不是占用别人的车位，就是把车停在公共走道甚至消防通道上。有一次，一位老人生病，家属打了120，但急救车却因为车辆堵住了通道而开不进来，急救人员只能用担架把老人抬到小区门口的救护车上。等车主来挪车的时候，急救车已经离开了。面对这些问题，业主纷纷质问物业和保安，为什么没有车位的车辆能随便进出小区。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是回来吃饭的或者拿东西的，暂时停车。”这个答复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些车几乎每天都这样，绝非偶然现象。因为保安不愿得罪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车辆就随便进出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卫生和安保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拒缴物业费，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物业管理的不满。随着物业费收缴率越来越低，物业雇用的工人也越来越少，卫生、安保、绿化，各方面的管理雪上加霜，导致更多的业主不满，主动加入到拒缴物业费的行列。小区的物业管理形成了恶性循环。

小区的物业管理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心急的业主找到社区寻求解决办法，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物业现在经费不足，维持现状都很难了。大伙儿赶紧交物业费，我们也督促物业加强管理。”可是为什么换电梯、增加车位、投放小区广告，物业和社区都非常积极，但是对卫生、绿化、安保这些事就有一搭没一搭了？有热心的邻居告诉我：“电梯、车位、安装净水机和小区广告……这些都是肥差。”哦，原来如此。但是，如果小区管理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当业主们的不满和愤怒达到顶峰，“肥差”还会有吗？（读者 臧润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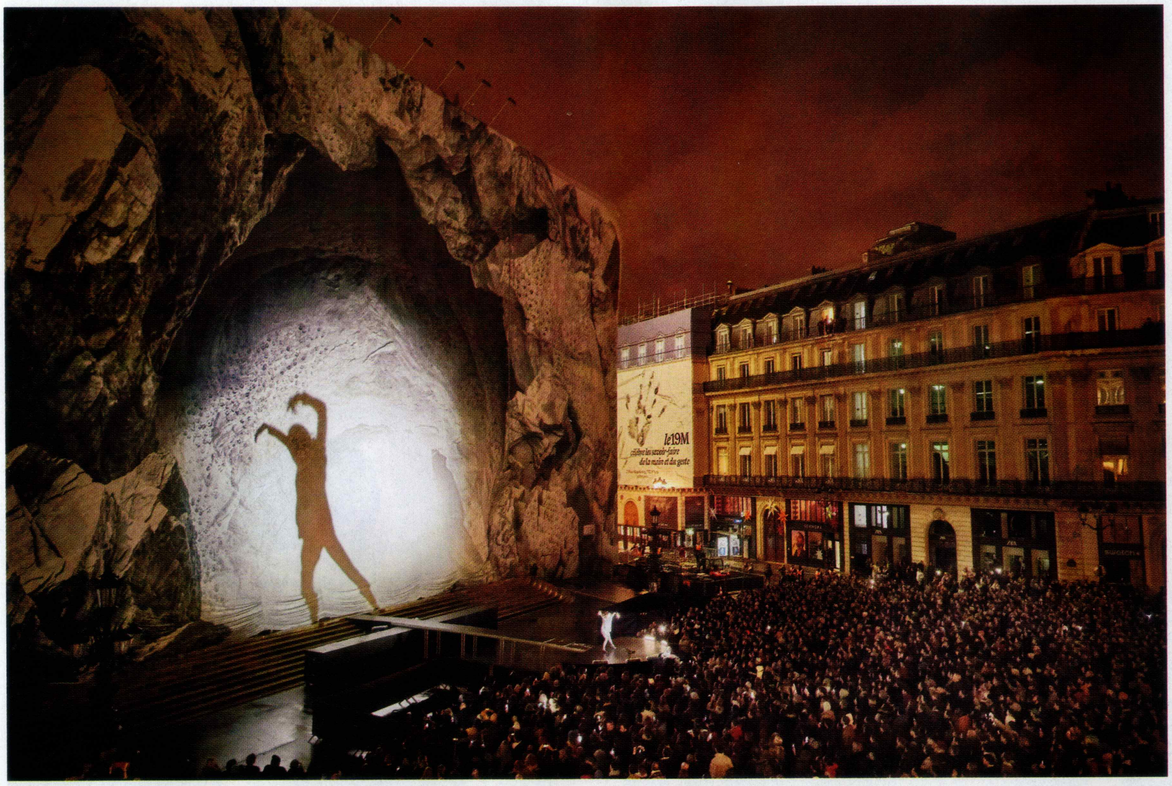
本期截稿时间：11月13日19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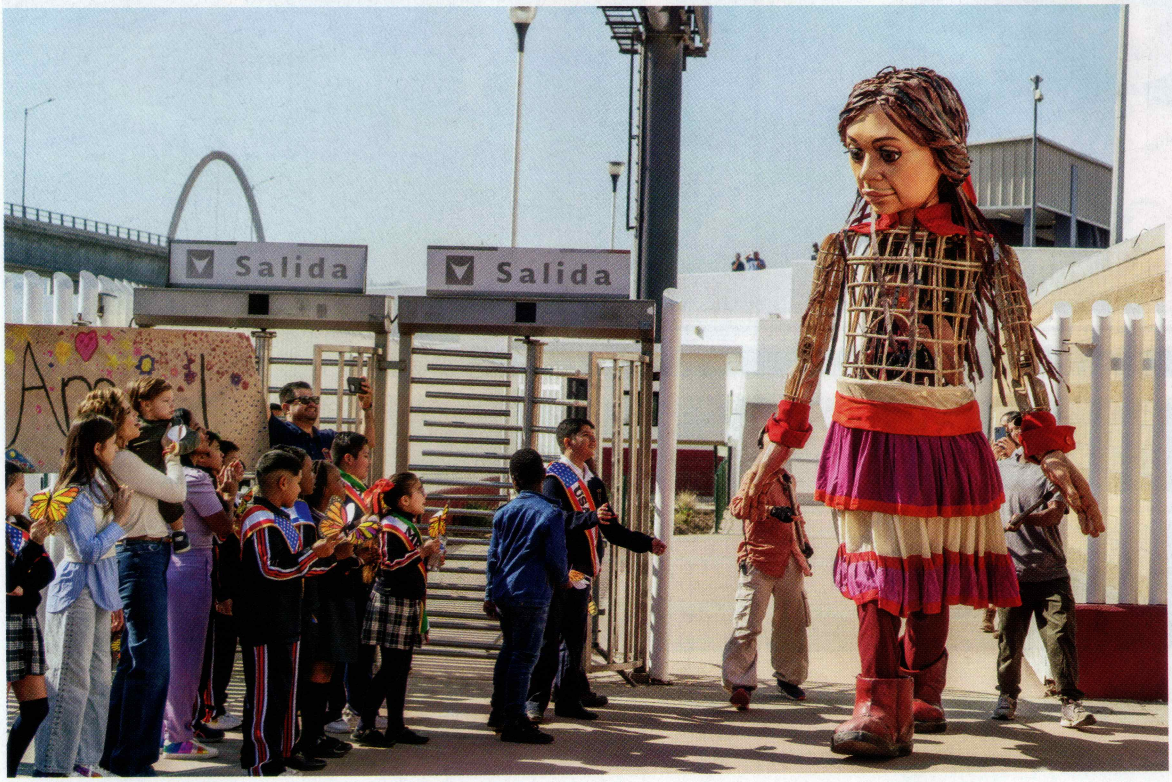


英国 | **艺术展**

11 月 9 日，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的由艺术家约翰 · 辛格 · 萨金特 1919 年创作的油画《毒气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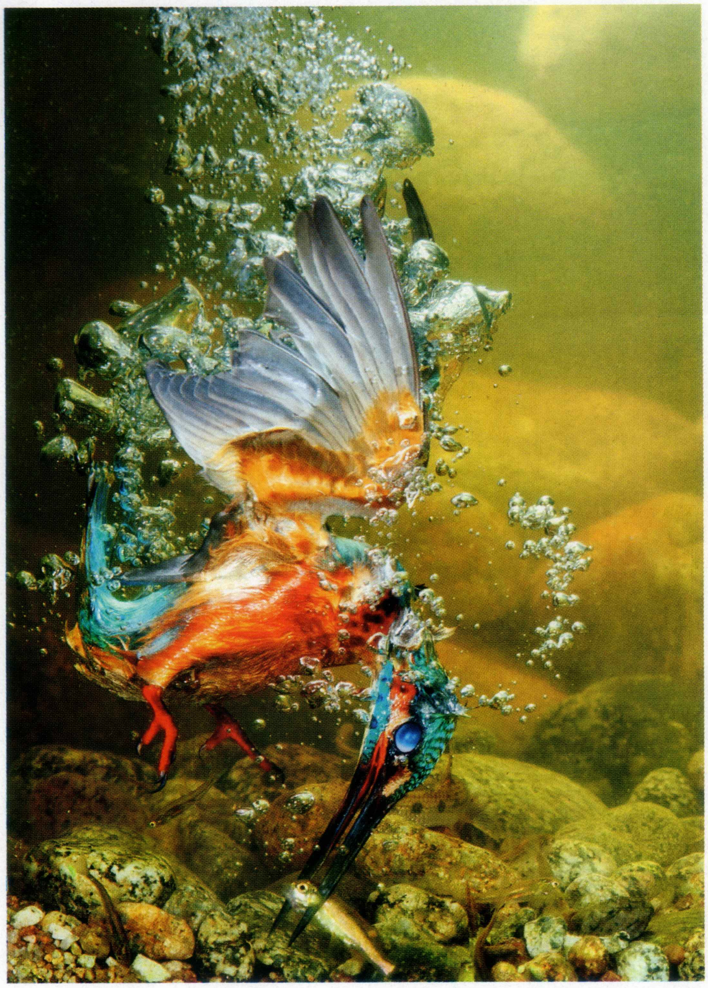



le19M


Salida
Salida

西班牙 | **翠鸟捕鱼**

（右图）近日，西班牙阿维拉，一只翠鸟在水下捕鱼时被摄影师 Jose Luis Rodriguez 记录下来。



法国 | **露天艺术表演**

（左页上图）11 月 12 日，法国巴黎歌剧院的明星阿曼丁·阿尔比松在歌剧院外立墙面前表演《Chiroptera》。

墨西哥 | **难民木偶“小阿迈勒”**

（左页下图）11 月 6 日，墨西哥蒂华纳，3.6 米高的难民木偶“小阿迈勒”开启穿越墨西哥的旅程。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它将跋涉 5000 公里到达墨西哥南部城市塔帕丘拉，以引起人们对难民处境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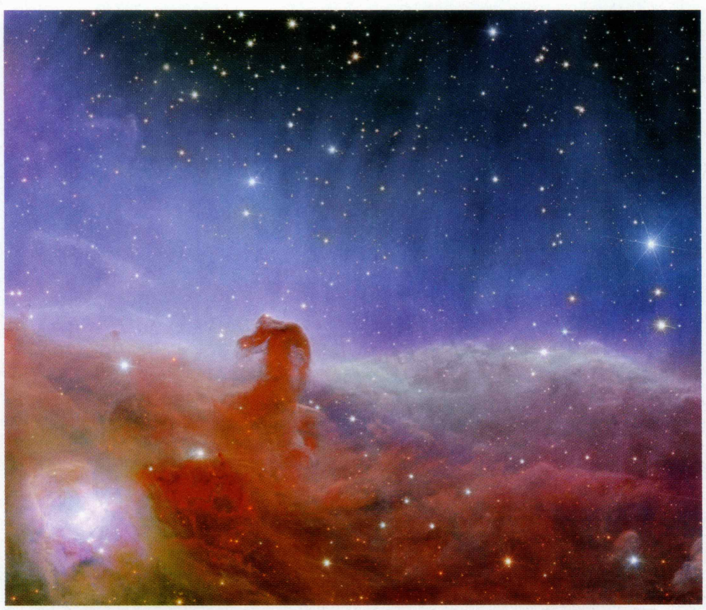
南非 | **守夜活动**

（右图）11月7日，南非开普敦大学组织的“纪念巴勒斯坦死难者”守夜活动中，参与者点燃蜡烛，在一个模拟棺材上写下留言。

欧洲 | **马头星云全彩图像**

（下图）11月7日，欧洲航天局发布了欧几里德望远镜太空任务期间拍摄的马头星云全彩图像。






FREE PALESTINE



栏目插图 · 范薇

食品降价了

大白菜地头 0.15 元 / 斤，胡萝卜 0.10 元 / 斤还没人收，10 月蔬菜大降价，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 4.86 元，环比下降 4.7%。温暖的反常天气下农产品供应充足，加上国庆节后消费需求回落，CPI 环比降 0.1%，同比降 0.2%，其中仅食品价格就下降 4.0%，降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

锂与硅

新能源汽车渐趋主流，但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已跌破 14.5 万元 / 吨，创上市以来新低。碳酸锂被称为“白色石油”，但石油有 OPEC 控价，锂矿却因曾涨破 50 万元 / 吨而扩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太阳能领域，国内光伏 P 型组件最低报价跌破 1 元 / 瓦，N 型硅料价格下跌近 20%，已有企业推迟投产。

深国资挺万科

到明年 9 月，万科有 3 只美元债到期，规模为 26.75 亿美元。当惠誉将万科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BBB+”下调至“BBB”后，万科股债双杀，部分远期美元债票面价跌破 60 美分。深圳国资委发声力挺，债券得以回升。深国资在“宝万之争”中入股万科。而今地产四巨头已伤其三，龙湖、金地股债暴跌，远洋债券实质性违约。



百亿“毒地”

因为花 80 多亿元买了“毒地”，上海国资旗下陆家嘴公司对苏钢集团及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家单位提起诉讼。陆家嘴公司的说法是，苏钢停工后，土地以 85.25 亿元转让给陆家嘴。因之前是工业用地，需换土去污染。可陆家嘴公司开发房地产后，17 宗土地中有 14 宗土地存在污染。土壤实际污染程度与当初环境评估出入巨大。此事件中的双方仍在争议中。



带“龙”而涨

因股价非理性上涨，天龙股份提示风险。9 月 28 日至 11 月 7 日，其股价累计涨 223%，并多次涨停。多只名称带“龙”的股票被热炒，且不少个股连日涨停。如 11 月 7 日，A 股共有 61 家上市公司涨停，其中带“龙”的个股就有 12 只，除天龙股份连获 10 个涨停外，天龙集团、龙韵股份、龙溪股份也都获三连板。



“他经济”超过了狗

据天猫首份“双 11”消费榜单，排在男性消费前三的分别是公路自行车、电竞产品和冲锋衣。公路自行车销售额增幅 305%，电竞产品增幅 114%，冲锋衣增幅 90%。而宠物狗消费“新三宝”，狗狗烘焙粮增幅 85%，奶粉增幅 74%，冻干零食增幅 58%。有评论称，“男不如狗”的魔咒终于被打破了。“85/90 后”日渐成熟，大龄单身男性多了，“他经济”后劲充足。

禁卖空

韩国股市将从 10 月 6 日至明年 6 月底全面禁止股票卖空。股票应声大涨，并带动整个亚太股市上涨。这是为稳定市场采取的最新举措，同时约 10 家全球性投行在韩国面临非法做空的调查。韩国曾三次禁股票卖空，都发生在危机期间，这次却仅因为股市下跌。从美国、中国和韩国股市的过往来看，禁卖空弊大于利。



人工智能创造新一代胃酸治疗方法

日本名古屋大学与 Intage 医疗保健公司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开发出了新一代胃酸抑制剂。研究人员把重点放在胃质子泵的立体结构上，通过寻找能够同时结合质子泵上多个位点的化合物，从而提高药物的整体有效性。最终，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一种独特的化学结构化合物，可以有效地靶向胃质子泵。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结合亲和力比胃酸抑制剂原型 SCH28080 高近 10 倍的化合物，为胃酸相关疾病提供了更可靠的有效治疗方法。

好消息



芥末提高老年人记忆力

日本多个研究团队发现，摄入芥末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力。在一项测试中，服用芥末的志愿者不仅在长期和短期记忆方面有所提升，联想能力（将名字和面孔联系起来）也有所提高。



阿尔茨海默症的新希望

科学家发现了 RELN 基因（编码 Reelin 蛋白的基因）的功能突变，或将预防常染色体显性阿尔茨海默病。肯塔基大学医学院专家史蒂文·埃斯图斯（Steven Estus）表示，Reelin 蛋白在大脑发育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可能为我们指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潜在治疗方法。

坏消息



孤独人群与死亡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缺少朋友或家人探访，与死亡风险升高相关。该研究分析了 5 种社交互动与死亡率的关系，最终发现与死亡率升高关联最强的场景发生在朋友或家人从不探访的个体中，这些人的相关死亡风险上升了 39%。



1/25 的短寿基因

2021 年 5 月，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会（ACMG）推出了与心血管、癌症和代谢等疾病相关的 73 个基因的可操作基因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每 25 人中就有 1 人携带一种与寿命缩短有关的基因型。

古今词汇的演变，都可分为三种方式：缩小、扩大、转移。“脚”的本来意义是胫（小腿），所以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后来“脚”变为与“足”同义。“媳妇”原是儿媳妇的意义，现在却是指妻而言的了。最有趣的是五官感触的调换。例如“闻”字原是耳的感受，现在变成了鼻的感受了。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

工作本身越是不堪，就越有可能被赋予一个酷的头衔。许多雇主一直在努力将工作重塑为热爱，将职场重塑为家庭。和家人谈钱，这事连上帝都不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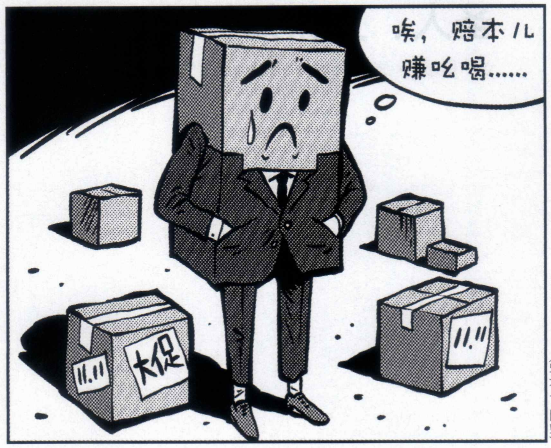
——美国记者安妮·海伦·彼得森，《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我16岁就离开家，当了一名职员，同时周末在剧院当领座员，能挣到4.5美元，但我总是遮住我的脸，因为我认为自己以后会出名，我不希望人们在屏幕上认出我，然后发现我曾经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座位上。

——81岁的美国女演员芭芭拉·史翠珊出版了自传《我叫芭芭拉》

音乐节的音乐通常是极糟糕的，运用刺目吓人的强光，将讨巧但有时只是虚应故事的东西混充为充满灵感和专注的音乐制作。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所谓的夏季歌剧节，提供的是跟冬季剧目相同的作品，但票价高很多，因为它们瞄准的是好骗的观光客。

——美国学者萨义德，《音乐的极境》



（插图 山丰胡）



我摆书的顺序非常有条理：法国文学、外国文学、随笔、诗集、艺术、画册。每一部分再按字母顺序。这样更便于找到我要找的书。小时候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读者：书、父女杂志、地方日报。《简爱》《雾都孤儿》《飘》，都给我留下了持久的记忆。我认为作者在谈论真实存在过的人。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接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枕边书栏目采访

数字

7 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7架歼-10表演机赴阿联酋，应邀参加第十八届迪拜航空展。飞行表演队根据气象条件和机场特点，编排设计了20余个飞行表演动作。

220 万

11月12日，印度迎来年度最盛大节庆排灯节，圣城阿约提亚在河堤点亮超过220万盏油灯，比去年多出将近65万盏，刷新了去年创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503 万

甲壳虫乐队的单曲《偶尔》登上英国音乐排行榜榜首，这首歌被视为甲壳虫乐队的最后一首歌曲，其中有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的已故成员约翰·列侬的声音。发布后前7天实体唱片和网上下载销量达到4.86万张，播放量达到503万次。

圣人、文豪如何骂人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孔子是圣人，是老师，60 岁时已经到了耳顺的境界，但他也会生气、着急、张口骂人。他说君子不器，却对子贡说“汝器也”。他还点名批评了很多小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等等。最狠的一次是，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太好的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不悦。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我的行为若有不合礼的，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西方中世纪的侮辱也经常以誓言作为开头，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客店主人对另一位朝圣者说：“凭上天起誓，这种臭诗，连屁都不值。”

孔子骂人是为了让学生清醒，让他们知道老师不高兴了。斯坦福大学英语博士梅莉莎·摩尔在《当上帝踩到狗屎》一书中说：“脏话是我们用以传达极端情绪最有力的字句，它们侮辱和冒犯他人，它们对痛苦或强烈感受提供情感宣泄，它们巩固团体成员彼此的关系。”

8 月，耶鲁大学讲师德鲁·利希滕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美国一所高中打算只教学生莎士比亚戏剧的节选本，因为莎翁有些文字不宜让学生看见，他表示反对，“为了理解莎士比亚的天赋，学生必须阅读他的完整作品，哪怕是那些下流的部分。他的第二十首十四行诗的结尾是 16 世纪最肮脏、最火热的诗。莎士比亚最喜欢耍的一个把戏就是玩弄词语的顺序”。

莎士比亚剧中有脏话是因为他写的是人性的全部。法国学者娜塔莉·维埃娜-格伦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既有陈旧的、粗俗的辱骂，也创造了一些非常艺术的辱骂形式，它们既华丽铺张又别出心裁。其中三个最常用的词是 villain、rogue 和 knave（坏蛋、无赖和流氓），构成了莎士比亚的辱骂天地的三根支柱，展现了 C.S. 刘易斯所说的对地位用词的道德化。最能说明其华丽铺张的是《亨利四世》的第二幕第四场中，王子与福斯塔夫的对骂：‘你这饿死鬼，你这鳝鱼皮，你这干牛舌头……你这没人要的倒插的破剑。’”

梅莉莎·摩尔在《当上帝踩到狗屎》一书中也提到：“你可以随意翻看莎士比亚剧作集，差不多每一页都找得到黄色笑话和淫秽的影射。”《亨利五世》中有很长的一幕，讲述法国王后凯瑟琳想要学点英文，却发现英文里的无害词如脚（foot）、袍子（robe）在法语里成了秽语（foutre 和 coun）。被吓坏的凯瑟琳说：“哎呀，老天爷，这两个词多难听、多不正派、多粗俗，真不害臊，有身价的小姐怎么能说这种话！”《无事生非》的剧名中的“无”是 O 型器官的双关语。《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狄米特律斯说：“该死的恶狗，你把我们的母亲毁了。”

《汉语詈词研究》中说，先秦时代骂别人卑贱如仆役、凶残如禽兽，三国至南北朝骂詈之风盛行，同僚、朋友、宾客、长幼、夫妻之间均有相互谩骂的例子。人工智能助手应该不会骂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直都与脏话并存，无论它们可能是何种样貌，今后也会一直并存下去。它们是语言运用固有的一部分。研究显示，当代的英语使用者每天会用上 80 到 90 句脏话”。

看椋鸟

文 · 余毛毛　图 · 谢驭飞



秋天的时候，鸟儿们大抵沉寂下来，并不像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那样，那么卖力地放声高歌。原因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已经干完了：求偶，造窝，孵育，育雏。它们变得无所事事起来，开始扎堆抱团，就像有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人，开始不愿待在家里，而希望和哥们儿聚在一起喝酒泡吧。这一点尤其以椋鸟表现得最明显，它们集聚的数量之多真是惊人。

椋鸟有很多种类，我在我们这个城市就发现过三种：灰椋鸟、丝光椋鸟、黑领椋鸟，而且它们也混群。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无法分清它们的；它们飞起来的时候，总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它们的扎堆，除了无所事事之外，还有求生存的原因。椋鸟的求生意志似乎格外强，它们知道，如果它单独遇见强敌，死亡的机率是百分之百；而如果和一百只鸟儿在一起，死亡的机率是百分之一。总之，鸟群越大，就越安全。

我家前面是江，后面是河，江边河边都有大片的草地和树林，这为椋鸟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草籽、虫子、果实……我常到河边江边看椋鸟，总结起来就是在河边看“椋鸟线”，在江边看“椋鸟面”。

河是人工开挖的，是城市精心打造的河边公园。河堤之下，草木花卉、平台栈道、供歇息的大石头，布置得错落有致。我常到河边临水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纷披的柳枝正好遮住身形。椋鸟飞行的速度极快，当它们排成一线在我的面前飞过时，时间有时长达几分钟，就像写在河堤草地上的变幻的诗行，那是一种让人想唱歌跳舞的韵律和节奏。

去江边看椋鸟，一般要等到黄昏时分。我家前面有一片樟树林，刚好在一块拆迁空地的边缘，围着绿色的栏板。这里是椋鸟们夜晚落脚的好地方。江堤上长满金色的狗尾巴草，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躲进去谁都觉察不到，包括鸟。从下午 4 点多开始，椋鸟们就往回飞了，一来一大片，宛若天空中喧嚣的黑云，一片过去后又来一片……它们多到什么地步呢？当我用手机拍下它们，你在图像中几乎找不到白色的空隙，完全被鸟儿们占满。它们的叫声铺天盖地，那气势超过刚放学时从校门中涌出的孩子们。但我并不感觉到吵闹，而且感到振奋和惊奇，并自惭于自己的渺小。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神话形象

在 LE VOYAGE RECOMMENCÉ 高级珠宝展中，卡地亚推出的 BAILONG 胸针，一条龙以威风凛凛的姿态傲然侧立，一只利爪环抱一颗黄色钻石，忠诚守卫着一颗重达 30.11 克拉的切角长方形碧玺。



飞行员风格

百年灵复仇者 B01 计时码表 44 及夜间任务版的鲜黄色表盘，表壳和 60 分钟旋转表圈均由防刮陶瓷制成，便于持握的凹凸表冠和计时按钮均由钛金属制成，自制 01 机芯提供约 70 小时的动力储存。

著名人物系列

万宝龙穆罕默德·阿里特别款书写工具，笔杆的立体结构对应缠绕在冠军之拳上的护手绷带，以形似蜜蜂的笔杆尾端和饰有蝴蝶图案的笔帽来呼应“掠翅若蝶、蜇刺似蜂”的拳击风格，笔夹为冠军腰带样式。





感压劲流技术

科勒水乐章多功能手持花洒的出水孔最薄处仅0.1毫米，可自动感应水压强度并相应自动调节出水孔径，在不同水压下都能满足强劲、均匀的出水效果，硬度合适的50度硅胶充分考量舒适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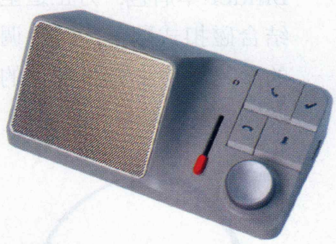
复古头戴式

Supreme与Koss即将推出Porta Pro头戴式耳机3.55毫米插头，内部铜线圈提供深沉的低音和清晰的信号，配有可调节的护垫以平衡耳盘位置，并额外附带一组轻便泡沫垫和保护套。



三维折纸

OneQuarter是一款可折叠成四分之一尺寸的鞋，轻型鞋底Vibram Litebase在保持性能的同时比橡胶鞋底的厚度减少50%、重量减轻30%。Hemp款鞋面采用麻布纤维，Jeans鞋面则由牛仔布制成。



多端口扩展坞

HiDock H1不仅内置具有双向降噪功能的高保真扬声器，提供多个端口支持快速充电，更像是一款AI助手，可以记录通话或会议音频，并转录为文档，以及生成待办事项列表、大纲等摘要。



巨浪主题

Louis Vuitton Deep Time 项链的设计灵感来自海浪。立体卷边结构代表高耸的巨浪，交替镶嵌的钻石象征浪花，中间垂下一颗椭圆形的斯里兰卡蓝宝石。

金属文件夹

蓝色柔滑小牛皮制作的 Off-White Skeleton Binder 单肩包，方正造型结合磁扣式翻盖，同色调的金属文件夹充当醒目的装饰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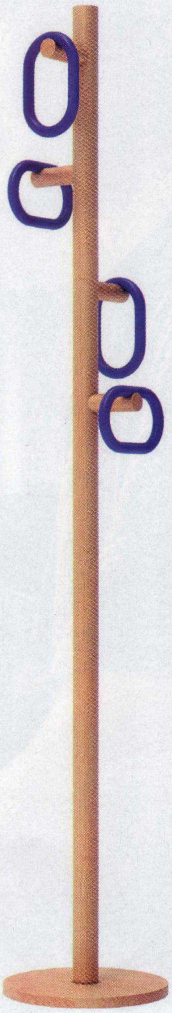
挤压陶瓷

Floris Wubben Temple 陶瓷碗用自行开发的挤压机生产，形成表面凹凸不平的不规则造型，表面的蓝色釉彩同样出现了深浅不一的色彩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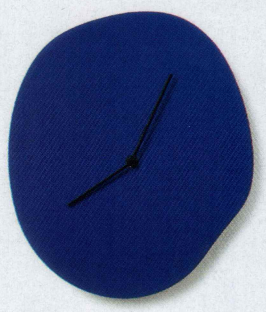
多功能边桌

Side TL 边桌属于多功能家具，桌子和落地灯被融为一体。黑色漆钢框架结合蓝色聚乙烯桌面，带纹理层的涂料赋予表面自然的光泽。



实心橡木

Hartô Fernand 立式衣帽架介于雕塑和功能性家具之间，四个长方形木环被漆成醒木的电光蓝色，以垂直和水平两种方式悬挂在实心橡木支架上。



融化的挂钟

中密度纤维板制作的 Ferm Living Melt 挂钟，灵感源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的画作，扭曲的流体形状让人产生时钟正在融化的错觉。



跟着卡车行中国

中国—老挝跨境货运
潍坊—乌鲁木齐戈壁旅途
临沂—广州快递线
医药冷链



（蔡小川 摄）

老挝的路况复杂艰险。王权一直拿着对讲机，时刻和前方的杨书雨保持沟通

主笔 · 黄子懿

2019 年 8 月，我们曾做过一期“跟着卡车行中国”的封面专题。我们的记者跟着卡车走访了山西煤、寿光菜、青藏建材、京沪冷链和快递线路。时隔四年，我们再次派出记者跟着卡车行走，刚好跨越了新冠疫情下艰难的三年。

根据 2021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2020 年全行业有 1728 万卡车司机，完成了全社会 74% 的货运量。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道路运输的参与者。为了匹配社会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司机们不断在经济起伏之中寻求着调试。在卡车那看似冰冷彪悍的外壳下，驾驶舱里又有着独特的喜怒哀乐。

记者魏倩在临沂的物流中心看到，这里从 11 月 1 日就保持紧张运转。城市入睡的时间，恰是司机启程的钟点。在快递量高涨的同时，国内快递物流还在以每年缩短 1.5 小时的时效进化着，路上运输成为全程效率提升的最大环节。如今哪怕是发货云贵川，他们也能和空运拼一拼速度。

而这些，都要仰仗着一位位司机的愈发严苛的自我管理。他们一路每隔 4 小时就要停进服务区休息，在 20 分钟的间歇里精确计算时间，规划接下来的点位。这在记者吴丽玮跟随的医药冷链物流最为明显。这个行业对全程的速度、温度和时间都有精细要求，代表着中国公路货运的最高标准。疫情期间，正是他们用高度的专业和自律，让每一支疫苗都能有可追溯全程的“身份证”。

记者驳静去了山东到新疆的长途戈壁之旅。这条线路两端都是农业大省，农机和农产品交换频繁。不过在 3400 公里的长距离中，一切细微变化都会被放大数倍。司机们要倍加谨慎，担心雨雪、大风和封路，甚至是突然出现在高速上的骆驼群。

我跟着两位司机从云南边境去了一趟老挝。“一带一路”倡议催生了中国对当地的投资热潮，产生大量物流需求。司机们把国内的建材、工程设备源源不断地送往老挝，也拉回当地的香蕉和泰国的榴莲。只是走出国界后，他们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地形与路况，危险系数倍增，旅途充满未知。这四条路线，我们的摄影记者也记录下来了司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道路艰险，但中国卡车司机们似乎从不停歇。正是在这些滚滚车轮上，他们才跑出了一家人的依托，也支撑着快速运转的中国。



（蔡小川 摄）

除了重卡之外，老挝的山路上，还能见到各种车型



翻越“土匪山”：卡车司机的中老跨境之旅

主笔·黄子懿　摄影·蔡小川



要翻越“土匪山”前，杨书雨的车胎坏了一个，王权拿出唯一的备胎借他换上。两人在合力准备着一场艰险的征途

中国卡车大规模去老挝拉货，也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事情。适应了国内高效路网的重型半挂车，在老挝并不能与当地的道路相适应。司机们从云南、四川等地运过去基建材料、化肥等，再拉回老挝种植的香蕉和泰国的榴莲。在连绵的环山公路上下坡时，司机们遇到了许多困难，路烂、打滑甚至是坠崖的危险。但是总有货车司机在这一波波中国与老挝之间的物流热里，寻找新的机会。

中老跨境在堵车

今年10月底，我前往磨憨口岸，打算跟着两位卡车司机走一圈云南往返老挝的线路。这是两辆从河北廊坊千里迢迢开到云南的重型卡车，在昆明卸货之后找到了去老挝的货，目的地是老挝中南部甘蒙省的首府他曲（Thakhek）。全程1700多公里的这条路，司机们去程是拉钢结构建材，返程打算拉香蕉，计划8～9天完成。原以为进程会很顺利，毕竟这是很多人都跑的跨境线，流程完善。但旅程在一开始就卡住了——从10月29日到11月5日，卡车足足在边境等了6天。中国3天，老挝3天。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采访一些卡车司机时，很多人都会跟我提到跑过老挝。有些是自己去，有些是周围的朋友去。哪怕是没去过老挝的，至少也到过位于云南最南端、位于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

领头的司机是48岁的杨书雨，带着同伴王权。杨书雨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半年多来，磨憨口岸都算通关顺畅，最快的时间只要一天，“来了就走”。到了第三天，他开始反复给报关公司打电话问询进度，多数电话打不通。偶尔有一次打通了，杨书雨赶紧问：“为什么进度这么慢？”“你们是不是新来的朋友？”对方问得直接，把杨书雨问得愣了两秒。“是新朋友也跑了半年了。”他回答。

杨书雨和王权都是2023年才跑老挝线的，半年多来跑了五六趟。今年春节后，两人的一位朋友来这儿跑一圈挣了2万元。他俩觉得可观，就跟着一起跑。他们给我算了一下账，从昆明到他曲拉钢结构建材的运费是13500元，回程拉香蕉看装货地点则是8000～14000元不等。除掉路上超过8元/升的油钱、报关费、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和吃住费用，这一趟下来大概能挣个七八千元。“比只跑国内好，国内开油车已经挣不着钱了。”杨书雨说。

运费因需求而涨。在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物流的需求在激增，两国的通关处都排起了长队。就像杨书雨计划拉的货物那样，双方的货物结构反映着彼此间的贸易特点。在磨憨口岸的货场，要进老挝的中国司机们拉着建材、化肥和工程设备；而在另一边，老挝的磨丁口岸几公里长队中，多是香蕉、木薯以及冷柜中的泰国榴莲。“堵车是因为老挝的旺季到了，老挝的香蕉一年四季都有，11月马上西瓜又要上市了。”一位接近磨憨口岸官方的人士对我表示，大多数销往中国内陆的泰国榴莲，也是走这个口岸进入国内市场。

最近几年，磨憨一直是云南最为繁忙的陆路口岸。大背景是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老挝从那时起展开紧密合作，开工大量基建项目。作为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于2016年开始建设，这条从昆明直达老挝首都万象（Vientiane）的铁路，结合着中国援建当地的高速公路、诸多水电站等，形成了一波基建投资热潮。磨憨开始汇聚大量的人力物料。一辆辆拉载着建材、水泥、机械设备的重型卡车在此浩荡出境，直抵这些大型项目的现场。西双版纳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李佳良对我说，现在还不算旺，那时候“一天至少过400～500辆车。拉货的大车都堵在大路上，一公里能走上一小时”。

这种因援建而带动的物流热潮，也让磨憨保持着一个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纪录。这里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也长期保持开放，在特殊时期还保留着一个国家重要的对外开放功能，也成为云南陆路口岸中的特例。所有想从陆路进入云南的货运物流，在疫情三年里都要从磨憨通过。

为了遵守防疫政策，那段时间里，这里诞生



在磨憨口岸走出国门后，不远处就是老挝的磨丁口岸

了许多专门跑接驳代驾的卡车司机。这些司机滞留在对岸的老挝磨丁口岸，将要进入中国的车开到中方磨憨口岸后再开回。这段接驳路程只有几公里，最初的开价是600元一趟，后来涨到1200元，进而是翻倍涨到5000元甚至8000元，后来口岸规范了，价格才回落一些。一些司机一来一回，就能有好几千的纯利润。

河北司机耿立志是其中一员。疫情暴发后，国内物流不畅，他往运费上涨的老挝跑，结果在运了一单设备进入后碰上口岸关闭，就直接滞留在老挝。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他在口岸附近给人做接驳司机，40多天就挣了5万块。耿立志形容那是一个行情疯涨的时期。因为农产品不等人，如果运不出去就有烂掉的风险。有商家甚至出5万、10万元一车的运费往中国运，关口经常排起几公里长队。一位香蕉种植大户因为找不到车，直接砍了30多万株香蕉，扔地里不要了。后来，耿立志往返口岸和老挝内陆，拉中国基建的大型设备进，拉老挝本地的香蕉回，直接住在了老挝的磨丁口岸。耿立志说，当时滞留老挝跑车的中国司机，“少说也有200～300人”。

后疫情时代的2023年，这种高需求还延续着。在五年的建设期后，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正式开通，500天累计发送货物1884万吨，磨憨口岸也就此成为同时拥有公路、铁路口岸的国家级口岸。中老铁路还在2023年开通了客运，吸引了大量前往东南亚的中国游客。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热潮还在继续，吸引了像杨书雨这样的“新人”。

这是杨书雨2023年来第五次前往老挝运建材了，其中四次目的地都是他曲。他开一辆总高



4米多、长约13.5米长的高栏半挂车，在昆明装上了26吨重的钢结构建材。这车建材是中资民营企业亚钾国际的。这家企业近年来在老挝他曲掷下重金，立志打造中国境外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当地正在扩建年产百万吨级别的厂房，正是需要这批钢结构的时候。

旅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在口岸等待报关时，杨书雨仍不时给人发微信，算着经济账。“本来一个月能跑两趟，现在最多一趟，干俩月就少一两趟的钱，这可耗不起。”按照行业惯例，如果报关超过72小时，那物流公司将赔偿司机500元/天。他在通话中给报关公司强调，再不走就要给台班费了。“扣除吃住之后，剩不了多少钱。”杨书雨转头对我说。

在中国整个物流的版图上，卡车拉货出境并不多见，手续也相应烦琐。6天里，杨书雨先是要去第一个货场排号扫码，花35元/天等着叫号进入出境专用的第二个货场，“以前是直接停路边”。然后他去找报关公司办国际驾驶证、行车证、货物证明、老挝保险、护照签证等。一个透明文件夹里有近10厘米厚的一摞证件，进而是换老挝货币基普（Kip）。那几天里，他每隔一会儿就刷手机，看排队数按几小时一次的进度，从188号变成128号、55号、21号……同样的过程在第二个货场重复，卡车才终于进入了老挝。

一周后，他的一位老乡到达磨憨，仅在第一个货场就排了三天。“这么看，我们都算快的。”杨书雨说。



左图：杨书雨（右）和王权是多年的老搭档，两人来自同一个乡镇，家只隔了4公里

右图：雨后的“土匪山”泥泞难行，红土极具黏性。当地人快速地骑车路过了困住的卡车

因路而兴的边境

72小时台班费时限快要到的前几个小时，一位老挝小伙骑着摩托车来到货场，招手示意我们可以出发。停滞了数天后，这辆“福田戴姆勒”510马力的半挂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它拖着沉重的身躯启动。车身驶过口岸，进入老挝。

从外观上看去，老挝的磨丁口岸与中国没有太大不同，甚至更加洋气，充满着细密高大的港式公寓。在当地语言里，磨丁与磨憨都是“有盐”的意思。这是一个与中国深度捆绑的口岸，老挝在2011年将其开发权全权给了中国的开发商，包括税收。中国公司在这里大兴土木，仿效港深打造东南亚第三城。这里有数万规模的川湘务工者，多数开饭馆和小卖部，服务于往来停留的卡车司机。疫情三年滞留老挝跑车的司机们，大多也租住在这里。

从发展势头看，磨丁也是与磨憨深度捆绑的。2016年，两地成立了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2022年，磨憨在中老铁路开通后也引入了创新机制，由昆明市托管。昆明政府接手后引入了许多举措，包括修建新的排队货场等。贯穿磨憨的唯一主干道东盟大道，常住人口只有1000多人，但物流汇聚来的卡车司机和商贩们就有2000～3000人。

两个口岸的兴盛，得益于道路的打通。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两国的内陆边陲会如此忙碌。老挝是东盟十国中唯一没有出海口的国家，被称为“陆锁国”，经济发展也因而受限，位居中南半岛之末。从这种意义上，陆路物流在中老间的兴盛自有其必然：邻近中国的东南亚诸国中，越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缅北政局动荡，泰国与中国往来频繁却并不与中国接壤。

2008年，全程约1750公里、途经磨憨口岸的昆曼（昆明—曼谷）公路贯通。这个被联合国官员评为“亚洲公路网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路段”，



上图：老挝沙拉湾香蕉园，从采摘到清洗装箱是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下图：老挝人工和地租便宜，中国人在此雇用了很多当地人种香蕉



连接起了中老泰三国。陆上通道的打通直接改变了磨憨口岸的面貌。一位在政府管委会工作的人士对我回忆，之前昆明到磨憨要14个小时，“每次出差坐车都腰酸背痛”，磨憨的进出口货运量只有100多万吨，“每天下午5点钟基本上就没有货车了”。全线通车后，涌来的数百家报关公司替代了本地人悠闲的早餐店，有公司投资修起了货场。磨憨货运量从此每年保持20%～30%的增速。

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品类是榴莲等泰国水果。李佳良说，这条线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从泰国盛产水果的尖竹汶府（Chanthaburi）到昆明只要3～4天，比湄公河运输节省4～5天。2011年泰国水果出口商人协会提到，昆曼公路的贯通极大地丰富了泰国水果进入中国的路线，促使其出口总额扩大10%。到2016年，李佳良跟着公司去泰国调研，发现榴莲价格在一直涨。“以前泰国都是种橡胶的，但那时候附近的农民都在把橡胶树砍掉，全部改种榴莲。”李佳良说，榴莲有6～7年的培育期，这些年当年种下的苗子纷纷结果了，让进入中国的榴莲越来越多。为此，老挝的磨丁口岸修了一个泰国货场，专用于停放泰国过境的榴莲运输车辆。

我们的旅途，就顺着这一条昆曼公路开始。卡车出了磨丁，一过老挝金黄色的佛塔状老国门，就顺着西南方向行驶。杨书雨一路给我指着哪里是老挝货场，哪里是泰国货场。最大的区别在于，泰国货场都是15米的冷藏车，而老挝货场鲜有。货场外，老挝北境的一些村落沿路而居，低矮的木屋一字排开，与货场远处横贯的中老铁路高架桥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泰之间火热的水果贸易往来，与老挝关系不大。人均GDP只有泰国1/3体量、中国1/6体量的老挝，最初并未太多受惠于物流通道的打通，一度也拖延了昆曼公路贯通的进度。用李佳良的话来说就是，“老挝最开始基本没什么货进来”，后来慢慢才有了香蕉和西瓜。老挝也零星种植榴莲，但直到今天尚未进入中国的进口名录。

两个兄弟国家的境遇分野，在卡车沿昆曼公路出境20公里后有了物理上的明喻。不过一小时，我们抵达了纳堆（Nateuy）。这是卡车进入老挝后途经的第一个小城，一个Y字形的路口配一个超限检查站。往右，是直抵曼谷的昆曼公路，装着方形冷柜的15米冷链车往来不绝。往左，是要继续深入的老挝的13号公路，被拉建材、机械设备和香蕉的中国普货高栏卡车占领。

把左边这条13号公路称作老挝的生命线，也绝不为过。老挝分为上寮、中寮和下寮，按地势高度从北往南过渡。13号公路是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要道，全长1400多公里，一度是老挝境内唯一的主干道。穿梭于山区的13号公路北段，正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援建。最近六七年，中国重卡也开始大量往返于这条老路。

2014年后，随着中国基建投资热进来的还有很多中国企业。他们把目光投向农业，在老挝大范围承包地块，做现代化的香蕉和橡胶种植。香蕉商人叶春禄是这波农业投资热的一员。他原来是珠三角一个皮具厂老板，2014年后转型在老挝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行情好，卖7～8块钱/公斤，可以说是暴利。”叶春禄说，老挝种植成本低，中国人可以大面积承包土地。“那一波来了很多中国人。几乎所有出口中国的香蕉，都是中国人自己种的。”

这些商家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单向输出基建物流的模式。香蕉和西瓜都不需要冷藏，是拉着建材和机械进来的中国普货卡车的首选。“以前都是单趟，做不起来。但到2018年左右，老挝的香蕉、西瓜全部出来了，跟泰国榴莲一起涌向口岸，最夸张的时候能堵千台车。”老挝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阿胖物流的负责人谢辉说。

杨书雨正是赶上这波行情的司机代表。他有一副北方人的外貌，单眼皮，板寸头。在把车开进老挝后，他心情不错，轻松地哼起了小曲，跟朋友们视频报道进度，磁性的嗓音像是声带上夹杂着磨砂。去老挝是农村出身的他第一次出国。“什么都新鲜，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杨书雨形容第一次踏上老挝土地的感受。当地人几乎沿路而居，路边不乏充满年代感的木屋，穿着球衣的小孩绕着摆摊的商贩奔跑。老挝的黄瓜也是厚实圆滑的，吃起来“发梗”；当地人则会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和木瓜，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小孩，不到10岁就成群

结队地在路边乱跑，或是学习如何驾驭一辆摩托车，“脚都够不着地”；洗澡时，成年人都喜欢在路边洗，女的裹上袍子，男的穿着裤衩，拧开水龙头就开始。

不过，他都没有太多心情细欣赏这一切。因为很快，“土匪山”就要到了。

“土匪山”之困

真正走上老挝13号公路后，我才有一种感觉，这么多中国重卡往返老挝或许并不是一个安全明智的选择。因为承载他们的道路是不对等的。车进老挝后，道路猛然收窄至两车道，路面多是大车碾过的裂痕，路边热带植被铺上了厚厚的红色扬尘，13.5米长、2.5米宽的重卡开始变得颠簸。越是顺着13号公路深入老挝，山势就越陡峭。两车会车，靠内行驶的卡车会紧贴山面，道路拥挤没有一丝空隙，直到山面的树枝不停拍打车窗和后视镜。

在中国已很难想象重卡会有这样的运输场景。作为一种大型的运输机械，近十年来在国内的普及得益于高速路网的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合力实现了极度现代和高效的干线、专线物流，以大、重、快而著称。但老挝这条只有东盟二级标准的国家公路，无力承载如此巨大的庞然大物。它更合适当地人一辆辆扬尘而去的灵活摩托、皮卡和翻斗车。大车和老路相逢的代价是一种两败俱伤。重卡在此行驶险象环生、速度变低，而路面也备受摧残、不堪重负。

最典型的路段莫过于“土匪山”。这是13号公路上最出名的一段。选择去老挝前，我曾听不同的卡车司机提过到它，称路烂、难走、危险系数高。出于这种考虑，杨书雨最初还犹豫要不要载我们。名义上的“土匪山”是指历史名城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到万荣（Vang Vieng）的山路，由连绵的5座大山构成，全程不到200公里，却要耗费普通汽车7小时，重卡近10小时。

开惯了中国公路的杨书雨评价一针见血。卡车翻山在



1



3

1. 农忙时节，当地人用传统的方式打着稻谷，留孩子在一边玩耍

2. 13号公路旁的一所小学里，孩子们在课间开心地跳皮筋

3. 老挝的校服以白色和浅色为主，衣服经常敌不过路边的扬尘飞舞

4. 13号公路边，当地人躺着午休，任一辆辆大车呼啸而过



2





4



左图：堵车的次日一早，王权的车子被拖车拉断了接头，一度陷入了僵局

右图：摩托车是当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能帮他们快速地翻越"土匪山"

中国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地势类似云贵川的山区，中国高速路网已是"一条隧道打到底"。即使是同样陡峭的昆曼公路中国段，也在 2017 年升级为全程高速。但老挝承自上世纪 70 年代的基建水平决定了那种效率和速度在这里并不现实。

在老挝，司机们并不关心效率，因为货主通常知道路烂，没有时效要求。司机们更关心以"土匪山"为代表的危险——没有隧道的环山公路，意味着挂着 22 个轮胎、重达 49 吨中国重卡，将在两车道的山路上每时每刻都面对另一侧的悬崖。或许是知道作用不大，这些悬崖边也没有设置任何护栏和石墩，只是偶尔有一些编织的竹子和木板，能在没有路灯的夜晚起着提示的作用。基于这些因素，杨书雨觉得"土匪山"的名字来源，大概就是因为"车到了就不好过"。

谢辉和家人 1998 年起在老挝成立了最早的物流公司之一。他告诉我，早年间琅勃拉邦的这段山路其实是不通车的，山里还不时有土匪出没，因此才得名"土匪山"，他的车就在附近被打劫过。"山路难走，车开得很慢。有些路段还没有桥，要走一段湄公河的支流水路，货物到点后要先运到船上，再拉到车上。一车百货从中国拉过来路上至少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到万象后再往下发。"谢辉说，为了配合 2008 年昆曼公路贯通后涌来的物流，老挝才实现了 13 号公路全程通车。

车一过琅勃拉邦，杨书雨就开上了"土匪山"。这连续 5 座山多是超过 10°的陡坡，或急或缓。两辆满载 27 吨钢结构的重卡，像是拖着巨大负担的大象，吃力地前行。它们一边爬坡，一边发出低沉的怒吼。一道道坑像大小不一的伤疤，刻在



了这条不宽的山路上。越是弯道，坑就越多越大。车子在上坡时要一边吃力拉升，一边躲避这些布满泥沙和砾石的路坑。“最怕两个，一个大坑，一个下雨。”为了躲避大坑，杨书雨像做手工拉面的师傅一般不停地转动方向盘。即使这样，驾驶舱里时刻都在剧烈地颠簸。身在其间，感受到地震般的晃动，搭配着坐椅摇晃的吱呀声、白酒瓶碰撞的玻璃声以及安全带的拉扯人肩膀的疼痛。偶尔会有一两个躲避不及的深坑，让车身猛地产生激烈震荡。驾驶舱器具发出的声响，就像是有人猛然提起了一件啤酒又摔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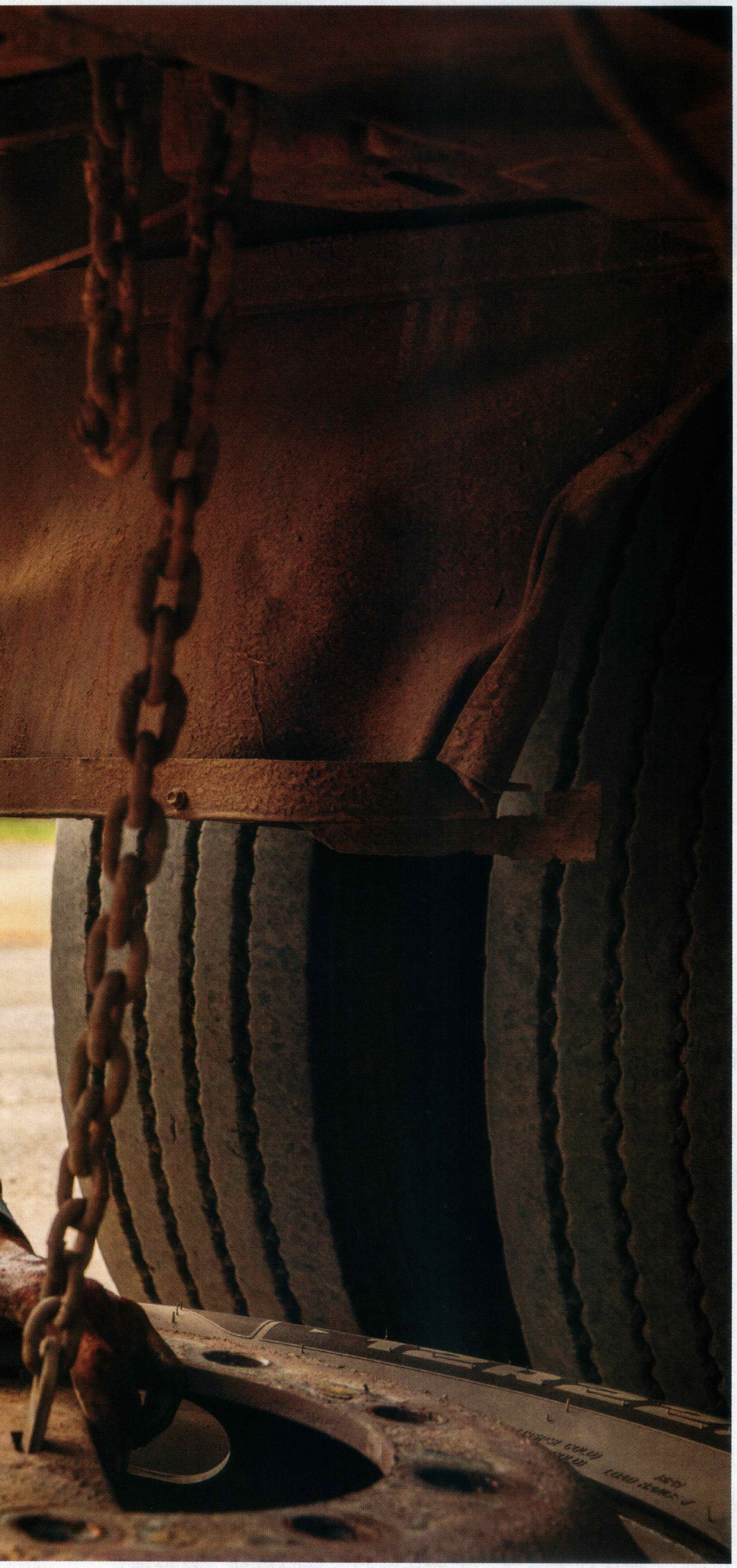
中国物流业大规模进入老挝，带来的也是半挂车这种适合中国路网的运输工具。谢辉最初在老挝做物流时，市场主流是日本的中小型货车，9.2米的厢式，灵活便捷，“都是二手被淘汰下来的，然后我们买过来”。2014年后，中国的物流公司和车队随着投资热外溢老挝，“我们就再也不用自己买车了”。重卡半挂带来了规模更大的现代物流，也以不菲的代价与这里的道路相冲突。2018年起就在老挝跑车的耿立志说：“那时候路还没有这么烂，路上遇到的2/3都是日本车。后来中国车进来得越来越多，路就越来越烂了。”

路烂又险的“土匪山”上事故频发，堵车和翻车是常态。不知在翻越第几座山头时，一台吊车停在一个山坡弯道，十几个当地人在围观。“肯定是翻车了。”杨书雨见惯了这样的场景。司机们口中也会流传“土匪山”不同的事故。“本来‘土匪山’修了一段新路，没这么难走。但出了大事故之后，新路就不让走大车了。”耿立志说。

杨书雨有30年驾龄，从没出过大的安全事故。



在 13 号公路边的汽修店，杨书雨在翻山前特意花了 10 万基普（约 30 元）换了一个备胎，当地人在协助换轮胎



在他的经验里，翻越“土匪山”是上坡最难，下坡最危险，因为在连续的下坡弯道中，刹车容易过热失灵。

一开始下山，“土匪山”就变得更加险峻了。山上不仅鲜有护栏，老挝人也放弃了在拐弯处设置广角鱼眼镜，因为不间断的车过扬尘很快会让镜子变得多余。杨书雨万分小心，不停地用右手换挡，时刻踩着刹车缓慢下行，遇到大坑时，他不惜让保险杠被撞击发出闷响。在一个缓坡，一辆外形类似《变形记刚》“擎天柱”的美国车型一路亮着红色尾灯，让人隔着100米都能闻到一股金属炙烤的味道。“擎天柱”不时猛然发出急刹声响，轮胎在地面产生强大的制动压力，降温激起阵阵的水蒸气“嗞”地弥漫在空气中，被老挝超过30℃的温度很快蒸发。

靠着杨书雨的经验，卡车顺利地翻越了前两座山。但在第三座山爬坡时，突然飘来一阵小雨。“坏了，得赶紧跑。”杨书雨说，“土匪山”的事故一般发生在下坡，而堵车则多发生在上坡。在夏日的雨季，被雨水浇灌的泥土会加大重卡的上坡难度，几乎天天会堵车。有一次，他在山下一个缓坡就遇上小雨，重达40多吨的车怎么也上不去了。幸好不远处有一个中国人开的化肥厂，工人同胞用厂里的车给他拖了上去。

杨书雨加快了速度。按照原计划，翻越“土匪山”要尽量在一个白天里解决，但我们没有那么幸运。快到山顶时，一个约120°的右拐缓坡弯道上，路面出现了连续几个直径2～3米的大坑，夹杂一些小深坑。一场小雨后，布满红色泥土的这些坑困住了一辆挂着老挝牌照的中国重卡。老挝司机试着几次点火拉升，但轮胎几次都在快要上岸时打滑空转，让这辆14.5米长的半挂车也显得笨拙无力。

我们困在了这辆车的身后。从中午到次日，一辆辆车接连上坡，在此堵了一天一夜。夜里，“土匪山”一片荒凉，漆黑中看不见堵车队伍有多长，只能从亮起的车灯判断至少超过1公里。好几位中国司机前来问询情况，最后默默走掉了。“中国司机只要一看，就知道肯定过不去。”杨书雨说。



一路上，司机们会经常在歇脚时检查一下车况和货物

为什么来老挝

卡车最后是被人拖出来的。那是次日一早6点，大坑依然泥泞，杨书雨逮住了一个过路的油罐车，用手比画着。因为类似的故事太多，对方立刻明白了意思。当地形成了默契的拖车价格，拉一次50万基普，罐车司机一上午就净赚几百万。拉车时，王权的拖车头还一度被崩断了，是一个不相识的中国司机无私借给了他。“这可是救命的东西啊。”王权想给对方拿钱递烟，被婉拒了。

这是“土匪山”的常态。由于山高路远，一路上几乎都要靠司机的自救和互助。谢辉对这条道路的可能出事的点位烂熟于胸，甚至能在没有跟车的情况下，准确推测出我们是在哪里被困住的。“有的路段都是大家自己修的，物流公司也好，跑车的司机也好。遇上特别坑的大坑，一人出个几百块拉点石头泥沙稍微填一下。今年雨季我们一共掏了四五万。”

群体间的互助，体现在了杨书雨和王权这一趟的“搭伙”。一进老挝，两人就拿着对讲机不停沟通，提醒对方哪里有检查和事故。杨书雨在前，王权在后，两人保持在对讲机可控的两公里内，掉线了就在微信上问到哪儿了。这种沟通在上了“土匪山”后变得更频繁。前后方哪里要来车、多少辆、哪里路况有大坑、山上是否在下雨，杨书雨都提前说。遇上难走的路，他会让王权压着他的车辙过。

王权是今年稍晚才跑老挝的。按他俩的说法，他今年“点儿背”，所以让杨书雨走前面探路。王权出过两次事故，都跟躲坑有点关系。一次是拉一车光伏设备到云南，一个超过180°的下坡右弯时，王权在内线闪躲一个小坑，车身猛然倾斜，眼见着马上就要陷入内侧的沟里。“我在驾驶座上都快掉下去了，手都扶着门，这时候他（杨书雨）

在后面一喊‘回来’！”王权赶紧踩了急刹。下车一看，车子后轮全部都翘了起来，27吨的光伏设备因剧烈倾斜而挣脱，把挂车都压裂了。他最后花了2600元“倒货”、3000元修车，一趟赔了5000多块。另一次是回程走出“土匪山”后，他为躲避一个大坑选择了走外线，不料迎面驶来一辆皮卡车。“我隔着几十米都停住了，他们还没停住，最后直接就给撞报废了。”王权回忆。下车后，对方说王权逆行负全责。他又赔了6600万基普，还有800万基普给当地村民“请神”的吃席费，折合下来两万多元人民币。

对司机们来说，冒风险跑老挝是一个无奈的抉择。杨书雨今年48岁，是一家七口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对父母要养。因为从小喜欢开车，他1998年就拿了驾照，“那时候都没多少车开”。2000年后他给人打工开车攒钱，买了一辆8.2米小货车，跑京津冀往返山西，运送粮油、日用品等零担百货。600多公里路程运费3000多元，他一个月能跑好几趟，挣上万把块。2010年后，车型被国家更新淘汰，杨书雨本打算歇一阵。此时，妻子怀了二胎，后来医院操作失误导致妻子羊水栓塞，小儿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就没了母亲。杨书雨拿着不多的赔偿，决定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他又结了婚，贷款跟人合伙买了一辆半挂车，跑江苏送百货，还跑新疆拉水果和煤炭。“那阵行情还好，从廊坊到新疆运费两万块，回来差不多也是这么多。刨掉油钱往返一趟能落个两三万块。”

不过疫情前后这几年，杨书雨明显感到钱难挣了。过往跑新疆长途，杨书雨很少拉急活，主要拉“绿通”和百货，前者高速免费，后者可走国道，单程3100公里都能省下6000多元高速费。但今年来，随着国家对道路管理规范，他这类型的重卡去新疆被要求走全程高速。同时他们感觉在疫情之后，商家发的货也少了，出来的卡车却多了。现在去新疆一趟的运费降到了13500元左右，高速和油费加一起就要花掉1万出头，“除非回来拉煤（860元/吨）能挣点，不然都不够老本”。

这一次进老挝前，王权就亏本跑了一次。46岁的他是一儿一女的父亲，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的哥哥和生病的丈母娘。国庆期间，女儿大学放假回家，王权当时正在磨憨，想着回家看看女儿，就接了一单到天津的香蕉，运费6000元。“不用全程高速，但烧了1000多升油。”仅是油钱，王权就亏了3000元，靠一天吃一顿方便面省钱——这甚至不如直接飞回家划算。“主要是不放心，飞回去把车扔这儿停车费35元一天，车上一对电瓶1000多元，一个发电机1700多元。要是再被剐了蹭了，你人都找不着，动一下钣金也是1000元起步。那就亏大了。”

那时候，来口岸的北方司机已经很多了，想要趁假期回北方的车不少，运费自然就大幅打折——老挝市场不比国内，这里没有智能化的货运App。虽然司机们经常吐槽后者把货运价格打得透明侵蚀了利润，但它即时的信息却能帮助司机们准确了解市场动向，没有滞后性。但在老挝这条线上，货源主要还是依靠个人渠道和熟人介绍。杨书雨往返的两单，都要付给中间人500～1000元的信息费，“他当时打了包票，说回程也给我找货，我们才来的”。

司机们争先恐后地涌来口岸，是因为对岸的市场有着不一样的憧憬。老挝市场也有季节波动性，每年4～10月是老挝的雨季，路上车辆少，人们也很少工作，运费因此高昂。但进入10月后，市场会很快变旺，一些信息滞后的司机们免不了会来此扑空。“跟国内相比，老挝市场还是很小，车也不算多，所以价格波动会非常大。比如‘土匪山’上一堵车，运输效率就降低了，运费大概率就要涨了。”耿立志说，老挝跑车风险也大，除了“土匪山”之外，疫情期间仅他知道的就有两位司机在路上去世。他自己就曾在磨丁老挝货场卸货时遇到危险，原因是吊车作业时没有留意到当地不带绝缘胶的高压线。“幸好挂车的轮胎是绝缘的，我当时也坐在驾驶室，不然肯定被电死了。”

与国内司机的压力和焦虑相比，老挝司机的压力要小很多。在路上清一色的中国卡车中，杨书雨哪怕不看车牌，也能一眼分辨出哪些是老挝司机。“很多是两口子搭伙跑，上车必脱鞋，在路上还会跟你打招呼。”这些老挝司机一个月的薪酬大概在4000元，跟中国司机比并不高，车子几乎也都是公司的。但杨书雨羡慕他们的压力小，他的妻子本来一直跟车，但今年春节后因为行情不好，他就让妻子留在家乡开了个小店。



“老挝司机一般都是跑单趟直接算单趟的钱，回来如果有货更好，没货他也这样跑，他们不会像国内司机那么大的压力，要还贷款要养一家人等。他们就是说跑一趟就赚一趟钱，不想那么多。”谢辉说。

经济账之外

用两天走出“土匪山”后，人和车都有了“战损”。在代表“土匪山”路段终结的万荣市歇脚时，杨书雨摆弄着右肩和右臂。不停地换挡和踩刹车，让他整条胳膊累得酸疼。两天里，他抽完了一整条烟，22个车胎坏了2个，驱动轮因反复摩擦而掉了厚厚的一层皮。用来固定货物的粗绳，也在钢结构的不断地摇晃中被磨断了两根。在老挝修车不比中国，这里配件不全，价格也更高。王权有一次拉了32吨橡胶块回云南，一趟就补了8个胎。这一次，杨书雨在一番讨价还价后给了汽修店2650元，心疼又少挣了这么多钱。

好消息是，走出“土匪山”就意味着旅程成功了一大半。老挝中寮和下寮主要由一片平原坦途构成，车速不再是200多公里要跑9小时。下山后，两人抽烟、吃饭，继续赶路。一路上，王权都在盯着返程香蕉的运费。旺季进老挝的车多了，香蕉的运费有所下降。从南部的沙拉湾省到磨憨，价格在两天里从13000元降到11500元。算上回程800多升油费。这一趟往返下来耗时半个多月，他们只能挣到六七千元，比预期少了不少。



左图：王权喜欢买一些当地水果，有时候还会来上一杯冰咖啡

右图：杨书雨换的上千万基普很快就被加油用光了。一箱油在国内能跑1500公里，这里只能跑600公里

王权不想拉香蕉，建议再等等。这趟出门之前，他刚花了2万多元给儿女交学费、买电脑。老挝市场不大，路上的车比国内还算少——“土匪山”的那一次堵车，没准会让这轮运费涨一涨。不过接下来两三天，香蕉的运费都没变。王权一度在考虑，要不再去拉一趟要坏8个轮胎的橡胶块。“我就等着这一趟钱下来了，给哥哥拿点化疗费，给孩子拿些生活费。”

价格永远是司机们最关心的核心。而在这个新兴市场，影响它的已不再只是供需关系，还有新的物流方式。中老铁路正式开通后，泰国榴莲和老挝香蕉都有专列，可通过铁路从万象直抵磨憨、昆明甚至成渝等内陆地区。一同贯通的，还有中国援建的从万荣到万象的高速公路。这段路长约110公里，终于在北部山区打通了两条隧道，行车更加便利。但敏感的司机们也会把这算进成本——效率是提高了，但他们能挣的利润中又少了约150元过路费。

而在这些标志性工程完工后，中老之间的这一波援建浪潮正在慢慢褪去。昊峰物流是一家扎根老挝十余年的物流企业。公司董事长王立俊告诉我，他2006年来老挝发展时，正赶上中国企业大规模在老挝修水电站，靠着给这些工程运水泥、钢材、设备等，把规模做到了当地最大之一。进入2023年后，公司的业务开始出现了下滑。“一些大型项目完工了，老挝本地的工业又很薄弱，需求上支撑不起来。”

但另一方面，老挝的农业正在发展。“农业应该是以后中老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老挝人少地多，又跟中国一直有深度合作，只要他们产量上来，中国可能就会进口。几年前中国人就过来，在南部种植菠萝蜜、百香果和木薯等。5年后，绝对会有一个物流的高峰期。”王立俊说。2023年1～5月，老挝农产品出口额达9亿美元，5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5%。

在农产品的运输上，卡车有着独特的优势。

杨书雨和王权到达他曲后，直接开到了远郊的一个大型厂区。海外规模最大的中资钾肥企业在这里建了一个中国城，汇聚了上万名中国人。而这些钾肥未来很多也将出口中国，路途上离不开杨书雨等卡车司机的帮助。

“老挝山多，铁路是干线，没有那么多支线去下沉到山区的种植地里。汽车就很灵活，一个电话就随叫随到，能直接开到地里，装满就走。”李佳良说，中老铁路当下主要是运矿石等大宗商品，农产品要接驳，成本不低，“铁路有计划时间表，有仓储费还有工人装货的搬运费，算下来成本并不低。国内市场又是千变万化，公路运输可以随时调整，晚一天早一天卸货就可能不一样。比如一公斤香蕉一天差个 5 毛钱，一车 30 多吨就差两三万块钱。商家都知道，这个调整的时间就是金钱。”

卸完这一车钢结构后，王权和杨书雨最终还是去拉了香蕉。他们南行“放空”300 多公里，来到沙拉湾山区的香蕉地里。一家中资香蕉公司种植了连片的万亩香蕉。这一批香蕉的集中成熟量大，四五辆车一起装，一车装 30 ～ 40 吨，当地工人一天只能装一车。王权和杨书雨在无聊地等待间隙，喜欢躺在车上休息，刷刷短视频，与亲友们打视频。饿了就在车上蒸点馒头，喝一杯 16 元一瓶的牛栏山陈酿后早早入睡。跑完“土匪山”又连夜卸货，这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刻。

事实上，大部分司机来跑老挝，也有着经济账本之外的体感和考量，即使他们一般不对外明说。“其实跑老挝的很多司机是没证的，驾驶证被吊销了或者分扣得差不多了。老挝这边又看不出来。”耿立志说。这里行车自由，没有过路费，不查安全带，本地人也不偷油，国内必备的防疲劳驾驶的北斗导航更无法追踪——虽然很多司机在国内早就学会拿他人的卡轮流交替作为应对，但当防疲劳驾驶系统在我们翻越“土匪山”时每隔 4 小时就嘀嘀响起，司机们还是会透露出一种肆无忌惮的畅快。他们会直接把不停叫唤的系统按掉，或者置之不理，哼着小曲，将精力专注于路况。

王权在疫情三年被封过四次车，进出市场都要穿防护服消杀，吃喝拉撒不准下车。好不容易出来后，让他最难受的是“所有人都不想跟你接触，哪怕拿钱去吃饭对方都不卖”。后来，他花 1000 块在车上安了一个冰箱，每次出门前妻子就烙 20 张大饼。本来是一个月的量一般不到几天就被吃完了，因为总要救济在各地吃不上饭的司机朋友，“有些都饿了两三天了，一吃就狼吞虎咽”。

没被封过的杨书雨相对幸运些，只是对一次被拒之门外耿耿于怀。那是 2021 年冬天，他千里迢迢从福建拉了一车柚子到北京新发地，市场却只允许车进去，人不能进。杨书雨找遍了市场和周围的板房，没有一个允许他睡觉的地方，宾馆叫价 300 元 / 天。他想到小儿子还在上每学期学费超过 1 万元的私立学校，没舍得掏钱，最后钻进了一个防疫的帐篷。“那个风漏得人冻得慌，我就睡前灌几口白酒，把被子往脑袋一蒙，熬了三宿。”

来到老挝后，两人都觉得这边的人活得没有那么累。13 号公路沿途多是村寨，这让他们也被路边的生活方式所影响。当地人挣得不多但敢于消费，小孩儿经常带着笑容在路边疯跑，“小学就跟咱们幼儿园似的，纯玩”；中老年人则喜欢在夜间聚在路边的小酒吧喝老挝啤酒（Beerlao），伴着公放的本土音乐跳舞。杨书雨学了几句老挝语，知道美女和帅哥分别是念 pusao 和 pubao（音），也学着在休息时去酒吧喝上一杯。哪怕是头一次长达一天的堵车，他都能跟路边村里的老太太学着跳舞和开玩笑。

不过这一切也在悄然改变着。万荣到万象的首段高速贯通后，在继续往北延伸，将一路修到磨丁口岸。同时老挝也在规范道路管理，进入 2023 年后在多地设置了超限站，沿途检查卡车超载情况。以“土匪山”路段为载体的粗犷物流，或许将在不久后成为过去式。“国内那种高速开多了没意思，开‘土匪山’才叫有能耐，没点手艺不行。”杨书雨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说这不过瘾。他说在国内高速开久了经常犯困，要猛烈地抽烟和嚼槟榔，但开“土匪山”从不，“得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或许，跑老挝的司机们都有这样一种微妙的情感。又爱又恨的“土匪山”让他们感到过瘾、自由和一种带着男性气质的征服欲。一如杨书雨在驾车驶出琅勃拉邦后，外露的那一分兴奋。那一刻，城市正向后快速退却，车窗前，远方苍翠的土匪群山慢慢显露，开始充满压迫感。杨书雨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拿着对讲机对王权大声喊道：“嗷嗷嗷，‘土匪山’开始啦！发动机嗷嗷响，来啦来啦！”



我们 60 个小时吃与睡都在车上，车厢空间其实相当大，有冰箱，刘师傅也带了锅，不过几乎总是吃干粮

从潍坊到乌鲁木齐：3400 公里的戈壁长途

记者·驳静　摄影·黄宇

在我国所有长途公路运输中，山东省出发的新疆线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线路。一方面是因为线路两端都是农业大省，这条线路上的生产资料交换相当频繁。另一方面，由于它 3400 公里的长距离，一切相关的微小变化都会被放大数倍。

假如时间允许，并且我有先见之明，我大概率会将这一趟跟卡车之旅倒过来：从北京先飞到乌鲁木齐，在地窝堡机场租一辆车，径直开 200 公里，抵达沙湾市。这个人口 20 余万的县级市，有 230 万亩棉花田，是整个新疆种棉大县里机械化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当然，假如能早来半个月是最理想的，10 月中上旬正是棉花采收季，此时能看大型采棉机在广阔棉田的作业场景。在这里采访完毕后，再跟一辆运皮棉的卡车，回到山东。到山东后，不管这车货运去省内哪个城市的纺织厂，我都将去一趟潍坊。这是一个常住人口 941 万的地级市，以沙湾市 1.3 倍的土地面积，承载了近其 45 倍的人口，其中蔬菜之乡寿光、古城青州都由该市下辖。潍坊是典型的以农业带动工业的城市，其最著名的企业当数“潍柴动力”，市值超过千亿的上市公司。除此之外，潍坊还有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制造厂。这些拖拉机厂的重要客户之一就是新疆的农民。

现实是，我第一站到的是潍坊。先是 A 计划受阻，一位事先同意带我的司机耽搁在了路上，归期未知。执行 B 计划。我在潍坊传化物流港采访跑新疆专线的国通物流公司，这是家中小型物流公司，平均每天能往乌鲁木齐发两趟车，但我守候三天，几位卡车师傅都坚定地拒绝了我。又获悉，国通物流另有一位齐师傅有 80% 的可能性愿意带我，但他已经将要抵达乌鲁木齐，或许我可以飞到那里，跟他返程。这是 C 计划。

我估算齐师傅在乌鲁木齐找货需要的时间，以及剩余 20% 仍然无法成行的可能性，决定冒险再等最后一天。第二天，也就是我在潍坊的第五天上午 11 点，刘世海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他去他老家青州，去那儿想想办法。刘世海是传化安心驿站潍坊站站长，也是卡车司机，过去十多年专跑南疆专线。该驿站自 2017 年成立以来，一直对社会学研究者和媒体的工作非常支持，2019 年我们做第一期“跟着卡车行中国”时，很多联络工作就得益于他们的帮助。我跟刘世海抵达青州的物流园，在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两分钟后，面相富贵的老板突然站起来，抄起我的行李，说“跟我来”。他把行李“飞”上一辆重型卡车，告诉我说师傅姓刘，路上注意安全。

就这样，我很突然地出发了。刘师傅发动卡车时，我看了一眼时间，10 月 30 日下午 1 点零 5 分。

潍坊

刘师傅此行终点是乌鲁木齐，将在哈密中停卸货，预估时间三天三夜，行车距离 3400 公里。这意味着刘师傅每天将驾驶超过 1000 公里。每隔 4 小时，进服务区休息 20 分钟，午夜停靠服务区，睡在车上。驾驶座后排有上下铺，刘师傅将下铺让给我。

路上有人做伴，对刘师傅来说这是最近六年头一回。不过出乎意料，3400 公里，刘师傅每天跟我聊天的时间大大短于他跟其他人通电话的时长。除了跟媳妇儿每天一次电话，他每天还要跟七八个同行通电话，每一通电话里都提到了我，台词几乎一样，“真不习惯”。

不习惯是自然的。刘师傅第一次跑车是七年前，只在头一年，媳妇儿跟车跟了一年，第二年开始，他就独自上路。他说这两天好几次转头看



左图：潍坊传化物流港，小货车正在卸货

右图：乌鲁木齐是北疆中转站，卡车将货物运到这里，当地物流公司负责下一站转运

到旁边有个人着实有点吓一跳，确实一个人开惯了。刘师傅开的这辆解放牌卡车车头高4米，车斗长13米，两旁有高栏，自重14吨，载货限35吨。车很新，今年刚入手，全部算下来60万出头，其中贷款35万，他准备两年还清，月供14600元。坏处是每月还贷压力极大，稍不留神每月利润不够支付贷款，好处是贷款是无息的。

对刘师傅来说，这辆车意义不一般，他今年42岁了，按六年报废一辆车来算，届时他将年近五十，不太可能再买一辆车再开另一个六年了。花出这笔巨款之前，他犹豫过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盘算过无数种小生意，没有一项他敢拿60万去冒险。而假如在青州本地找个班上，挣三四千块一个月，他又觉得“不甘心”。“没别的干”，尽管顾虑重重，前景堪忧，刘师傅最终还是决定投钱。

他早就估算过，按眼下的行情，最快最快也需要三年才能回本，之后努力再开三年才能算是收益。过去几年的经验是，每年平均能开26趟，算上返程时就近多跑一站装货卸货，一趟往返最少7000公里，这意味着接下来五年半时间里，还有100万公里等着刘师傅去覆盖。

利润远不如从前，这让刘师傅打从订上这台车开始就是“熬”的心态。更何况所有这些在路上的时间，就等于他不在家人身边的时间。有一次回家，儿子跟他说，“爸爸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那是儿子上高一那年，平常住校，周末上补习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一回家就睡觉，早上5点起



来就走，两个月他都没见着儿子一面。心里想过守着老婆孩子的生活，现实却是，刘师傅还得再坚持六年。

山东许多物流公司老板过去都是卡车司机，国通物流的老板曹明国，刘师傅也认识。2001年，曹明国从中国石油大学青岛分校油气工程专业毕业，在学校就考了B照，毕业后去潍坊纺织厂货运部当“正式工”。没想到干了两年，就跟货运部的几十位同事一起下了岗。那时曹明国才二十出头，有一技傍身，对于下岗这种打击，几乎没放在心上。他很快就给私人老板开起了车，几年后又自己买车给自己干。

2010年，曹明国在潍坊“南方物流园”里搞了间店面，做起配货站，靠信息差赚钱。他起初收到什么货就发什么，客户想发哪儿就发哪儿。2013年，专线运输在山东兴起。曹明国立刻就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他回想起在纺织厂的两年，跟车队去过很多地方，南方尤其令他印象深刻，他在深圳见到过德邦物流前身“崔式货运”的老板崔维星，那时崔维星就已经开始做“华强北—中关村专线”。而曹明国之所以选择做新疆专线，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现，潍坊的拖拉机慢慢开始往新疆拉了——整个传化物流港里，最多见的也是拖拉机以及各种拖具。

距离这个物流港并不太远的鲁中拖拉机厂，就是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动力公司，创办于1996年。公司王经理告诉我，潍坊的拖拉机行业发展这么多年，即便一家公司没有任何技术，仅使用

潍坊产的各种配件，也完全能组装起来一台拖拉机。但他们“鲁中”研发了“无极变速”这样的核心技术，这让他们厂的拖拉机在全国都挺有竞争力，他们拖拉机产品销量最好的省份之一就是新疆，新疆果园多，农民需要的都是 200 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每年订单量约有 700 台。

曹明国说，像他现在这样守着妻子孩子，在本地经营物流公司，而不是天天跑在路上，是“赶上了时代红利”。这是刘师傅羡慕的，最起码不会把家住成宾馆。但这条路径现在几乎没人走得通了，比如传化物流港里的物流公司，都是干了 10 年 15 年的，需要的资金与人脉，刘师傅都没有。倒是货车司机源源不断有新人入行。刘师傅说，卡车司机的门槛倒是在降低，以前最起码还得出得起首付，现在买卡车都“零首付”了。

假如入行时间再早 10 年，兴许刘师傅就不是刘师傅，而是刘老板了。货车司机这一行今时不同往日，无法再复制前人的升级路径。刘师傅回头看他七年前入行时，发觉那是行情高点，此后一路往下，最好的时候，往返北疆一次能挣一两万，现在，能挣 6000 就该心平气和。刘师傅早婚早育，大儿子今年 18 岁，二儿子还在上小学，媳妇儿在青州一家药厂上白班，月薪 3000 多，一家四口，负担挺重，一想到两个儿子，他就不敢停下来。

一路向西

我们离开山东后，绕经北京进入河北，当天午夜就抵达了内蒙古，停下来休息的第一个服务区叫“十八台区”，当夜寒意袭人。第二天早上 5 点再次出发，漫长的一天一夜，我们都没开出内蒙古。直到第三天又花了近 4 个小时，才算走完内蒙古境内由东向西的 1500 公里。进入新疆，已是第三天上午。这是北疆线。

从山东出发的新疆专线还有一条南疆线，从潍坊出发的话，经过河北、山西、宁夏、甘肃和青海，由依吞布拉克入疆，全程走高速也有 4800 公里。这两条专线可以说是我国公路运输线路里非常有代表性的线路，不仅天气变化多端（我们从潍坊出发时可穿短袖，抵达乌鲁木齐得穿羽绒服），两端省份都以农业见长，互相之间交换生产资料的需求相当旺盛；再如新疆盛产水果而没有蔬菜，而山东寿光正是蔬菜之乡，新疆产棉花而没有纺织厂，山东纺织业可以排进全国十强;等等。

另一个原因是距离长，经济与社会形势当中细微的变化，经 3400 公里的距离一放大，都会变成不易承受之重。这也使得跑这条专线的资深司机可以娴熟地以微观视角谈论经济形势。按刘师傅的观察，今年形势当然是“很不怎么样”。不仅是运费不行，水果蔬菜也卖不起价，比如西瓜正常是按斤卖，今年夏天是“按车”，货主跟他说，“到地里随便装”，只要能装得下，一整车只卖 5000 块钱。往常来讲，吐鲁番西瓜最先上市，快下市的时候，哈密的西瓜紧接着也来了，它的尾声伴随着宁夏西瓜上市，最晚的就是东北西瓜。今年西瓜价格一落千丈，正是因为这几个产地的西瓜一股脑儿同一时间上市了。

如今山东卡车司机普遍感到忧心忡忡的事就是油价上涨。今年柴油单价从 6 块多涨到 7 块多后，3400 公里意味着成本剧增三四千元，假如只是成本增加，那么大家还有运费水涨船高的可能性。然而甘肃、内蒙古的一些货运公司，开始大量采用天然气驱动的卡车，因为气价成本低（每升 5.1 元左右），这使得柴油卡车师傅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价劣势。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子母车”——一辆大卡车的车挂里，严丝合缝地装进一辆恰好小一号的卡车，车头冲后——这套东西开在路上像个两头怪，是我们 2019 年做“跟着卡车行中国”时没听说过的东西。

虽然刘师傅谈起这东西时是质疑的语气，但我听明白原理后，还是佩服起劳动人民的智慧来。按理，卡车返程不空车，才是最经济的，但近几年由于运费低廉，运煤不按重量收费，而是按趟，这使得物流公司发现，利益最大化的运输方式就是“快”。因为单程抵达后，在目的地等货装货通常也需要三天，假如二车合并即刻返程，立省六天，而且还白白省下一辆车的高速费与油费。在这个逻辑上因此也有“子孙车”，车套车再套车，可谓节约成本的一把好手。

新冠疫情期间，跑新疆专线的卡车司机更是





上图：京新高速内蒙古乌兰察布至新疆段2017年7月通车后，跑北疆线的司机就改走这条道了

下图：京新高速内蒙古段长达1500公里，沿途的风景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



乌鲁木齐金联龙物流园附近的小卖部，兼供早餐，一个包子才一块钱

有许多苦处，但是因为高速费减免，心里尚有宽慰。2019 年我们采访时，一辆车多雇一位驾驶员还是常事，但疫情结束后这一年，卡车司机迅速摒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新增一位驾驶员的工资（8000 元左右）会让跑一趟车彻底失去利润。至于其他变化，王师傅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一行变得更卷了，利润更少了，而像他这样没有其他一技之长的司机，更难熬了。

我们一路向西，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京新高速上。这条高速贯通之前，潍坊—乌鲁木齐专线的卡车司机们走的是陕西、山西、宁夏、甘肃，然后才进入新疆，那条路线相对更短，但是转弯多、山道多，还多有上下坡，远不如现在这条线路好跑。我们在路上度过了三个傍晚，每一次太阳都斜在我眼前画面的左上角，“一路向西”，对刘师傅来说是相当写实的日常，地平线过于齐整，以至于红日几乎可以直视，仿佛触手可得。不过，戈壁、沙丘、望不到尽头的笔直公路、整片整片的雪白风车，这些第一次见时惊为天人的绝美风景，刘师傅早就看够了，唯一一次他主动提醒我去看，是当骆驼出现的时候。

骆驼，一种刘师傅没什么好感的动物。有一回，一群骆驼从沙丘徜徉到了高速上，并在此逗留，刘师傅的一位朋友运气不好，等他反应过来，卡车来不及减速，一头撞进骆驼群里。大型骆驼重以吨计，想象 50 吨巨石以 100 码时速飞进一吨重的小山丘群里的震撼场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朋友捡回一条命。从此骆驼也上了刘师傅的黑名单。他提醒我看骆驼的口气也是类似于“好不容易来一次你看看吧”，心里真实想法恐怕是“反正也就那样”。

因此沿途固然风景如画，向刘师傅提出非实用主义的问题却是徒劳的。比如：“这 3400 公里，最喜欢哪个路段？”他的答案是，车少的就喜欢。“你不喜欢哪个季节？”答案必定是冬天，因为雪天很容易就封路，一封路耽误一天，少赚一天的钱。

第三天上午，刘师傅意外地主动问我：“你感觉到了吗，风？”说实在的，我毫无察觉，窗外是连绵的戈壁，没有一点植物，倒是四面八方都

有风车，但目之所及，50个风车里面只有三五个在慢悠悠地转动叶子。刘师傅却说，风大，他看油耗就知道了，像这种长下坡，假如没有风，为了不超速甚至还要踩着点刹车，现在他却要踩在油门上。“从家到这儿，这趟赶上风，多耗600块油钱是没问题的。”刘师傅总结道。

归纳起来，除了骆驼，刘师傅的黑名单上还有以下内容：雨雪、突如其来的大风和永远都在刮风的三十里风区、国道不明原因封路、国道以及高速上不知所措行动缓慢的小汽车等。

河北沧州也几乎在刘师傅的黑名单上。第一天，我们中午出发，赶车十多个小时，一直赶到内蒙古境内的服务区，才停下车来，准备第一次睡觉。虽然现在偷油的少了，但他独自一车上路，总是不大敢在沧州境内逗留。有一回他与两位好兄弟搭伴，三人从新疆一共拉了95吨大灰枣去沧州，那天卸完货天色已晚，本来应该就地歇一晚，第二天拉点玉米回山东，但三人一合计，夜宿沧州还是冒险，干脆不拉货了，这样也不用再加油。是夜，三人在沧州某服务区停靠、吃饭、休息，三辆车靠在一起。睡前，他们都将油箱盖打开，意思是，反正油也不多了，贼人想偷便偷，最起码油箱盖能保住，“好几十块钱一个呢”。

每次恰好能碰上另两个哥们儿一起搭伙拉货，是难得让刘师傅高兴的事。路上有人结伴出车，除了不孤单，更主要是更安全。京新高速会有近百公里的无人区，不时还有没有手机信号的区域，车在这种路段出故障是很麻烦的事。我听国通物流的另一位孙师傅说，他之前买过两台车，都只开三年就转卖了，就是为了确保车足够新，跑在路上出故障的概率低。

刘师傅

第三天下午1点，我们抵达哈密，在这里的物流园里，卸下一部分货，随后我们再次上路，马不停蹄赶往终点乌鲁木齐。哈密卸货非常顺利，既没有排队等，货物也比预想中少，叉车只叉了一次，就卸完了。这站停靠比刘师傅预想中节省了四五个小时。从哈密开始，我们就弃“京新”而走“连霍”，这时候的刘师傅，显然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发现他甚至不着急去超开在前面慢悠悠的小车了。

实际上，包括撞骆驼等在内的大小意外，刘师傅都没碰到过。这不仅仅是他运气好，也得归功于他的谨慎。他每天打七八通电话，不是单纯闲聊，而是因为从早他一天半天出发的同行中能获取重要信息，比如下道能不能走、风大不大、是否有雨雪状况。

开长途重型货车七年，没有碰到过一次哪怕最小的刮蹭事故。也正是这一天，我终于想起来询问了刘师傅的大名——刘明林。我向刘明林正式表达赞叹，认为他开卡车如驾驶火车，又稳又快，但对我的溢美之词，他不置可否。

“你是不是一学车就上手特别快的那种人？”

“很一般，我们村现在还有十几个弄卡车的。”

“一定还是有点天赋的对不对？比如你刚才提到说从小你就看你爸运货的？”

“我爸开的是拖拉机，跟货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开了这么多年都平平稳稳，你觉得是因为车技好，还是因为谨慎？”

“大家都很小心谨慎的。”

“那你一定还是喜欢开卡车的吧？”

“我就是入错行了，到这个年纪，太晚了，没别的干了。”

刘明林的回答在资深货车司机里面非常典型，对外人称奇的事情感到不以为意，谦虚的同时，还极具实用主义精神。刘明林个头不高，头发有些熬白了，戴眼镜，矫正散光的，他才42岁，没到完全失去冒险精神的年纪，但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处境而格外谨慎，在安全与利润之间，他一定优先选择安全。2016年底，刘明林刚在青州城区买了房，手里已经没有钱了，房贷刚开始还的第二个月，他决定订一台车。媳妇儿劝他缓一缓，他听不进去，觉得挣别的钱再怎么着也不如弄车。车子的首付都是找银行贷的款，转年拿到车，连房子带车子，欠银行88万元，“那时候确实有点累，但干劲足”。

我在潍坊努力游说而以失败告终的几位卡车

司机，拒绝我的理由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不方便，他们第一反应都是“带一个女的多不方便啊”。其二，出了事谁负责？2016年前后新上牌的卡车，普遍由限员3人调整为2人，与此同时，行情逐渐变差使得司机在一些支出方面更加谨慎，比如购买保险时，会倾向于只购买驾驶座的而省略副驾驶。

刘明林的处境与拒绝我的卡车司机没有什么不同，这也使得他愿意带我出车这个事实显得令人好奇。在最后一天的轻松气氛里，我问刘师傅：“为什么愿意带我？”

“我不愿意。”刘明林说，“老板一开始跟我说这事儿，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刘世海给我打电话说，我也跟他说‘你别开玩笑了’。”刘明林提到的老板姓孙，就是青州“鑫泽物流”那位面相富贵的老板，这些年，刘明林一直为他拉货。刘世海最近一年都全职在做传化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但在此之前，他是不折不扣的经验丰富的卡车司机，跑南疆专线，他与孙总因此是很好的哥们儿。刘明林说：“直到看到你行李都被弄上了车，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于是把我在潍坊苦等五天的经历叙述给他听，刘师傅思考两秒钟后说：“我猜是因为他清楚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才找的我。要是提前跟我商量，我一定也会拒绝。但你人都来了，行李都上车了，我只好带你走了。”

谜底揭晓，无论是刘世海、孙总，还是刘明林、我，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碰运气。在极大的不确定中，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可以跟去新疆的卡车。假如说我这五天的等待足够焦虑，那么跑新疆专线的山东司机，几乎是从出发那一刻起，心头就有一块石头压着。这块石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题，叫作“如何找到一车货”。因为通常来讲，他们从家乡出发时，可以由物流公司提供一车目的地和费用确定的货，但到了乌鲁木齐，运什么货、去哪儿、费用是多少，利润太低时是心一横拉了就走还是选择等待，都是不确定的。

长年累月的等待与焦灼，以及路途中的全神贯注、缺觉、饮食不规律，卡车司机通常都有胃病、腰肌劳损等问题。刘师傅说，卖掉第一辆车时，他也想过就在本地物流园干装卸工，一个月也有六七千，但他发现自己由于常年坐在车上，体力上根本支撑不了。

60个小时后，也就是第三天午夜，我们终于抵达乌鲁木齐西南方向的金联龙物流园。好消息是，天气预报说要下的雪延迟了。坏消息是，气温已经接近零度，比前两个在服务站度过的夜晚都要低。这天晚上，我在物流园附近找了个宾馆，打算睡个安稳觉，而刘师傅，一如既往，仍然住在车上。

“棉蛋”

刘明林的车是“13米高栏”，行内人一听就知道，这种车一般不拉棉花，刘明林说他原来也拉过，但是相当麻烦，因为棉蛋体形巨大，最好用平板车拉，需要将两旁栏杆拆卸下来，装完后又要安回去，十分费力。

体形究竟有多大？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告别刘师傅，我与摄影师会合，随后开车继续西行，来到200公里外的沙湾市。11月初的沙湾，已经看不到棉花盛开的景象。所有棉农都已经完成采摘——准确地说是采棉机已经完成作业，它们行动迅速，吃进棉骨朵，从“屁股”里吐出大棉蛋，一小时就能采掉100亩地。

棉蛋出售之前，就堆在棉田里。说是蛋，实际是圆柱体，明黄色塑料布包裹住压实的籽，目测光是直径就有两米，长约三米，这些像油桶一般高高堆叠在即将迎来冬歇的棉田里的棉蛋，对外地人来说，绝对是11月值得一看的沙湾一景。

我和摄影师就属于“没见过世面的外地人”，都挺兴奋，站过去比着身高与它激情合影。假如此时有无人机从高空拍摄，能看到的将是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极小的黑点以及稍微大一点的金黄色——难以想象在采棉机全面主导采棉作业之前，近2500万亩的新疆棉田得靠人手采摘。新疆沙湾乡村振兴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俊岭告诉我，上地里摘棉花，就是他们“80后”一代的童年回忆。他的采棉历史从小学一直持续到高二，每年秋收季节，学校都要特地放假一个月，孩子



娜娜长相甜美，在抖音上的账号叫“娜姐”，有几十万粉丝

们全都去棉田里帮助棉农抢收。

几年前，张俊岭与人共同创办了这个大数据服务中心，将沙湾市选作试点之一，就是看上这里棉农的种棉水平，有一种说法是，“在中国有种棉花的地方，就一定有沙湾人”。甚至，沙湾人还将棉花种到了中亚几国。除此之外，沙湾市的土地整合与机械化水平也很高，这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小块土地之间有田埂，不利于作业，城里人可以用扫地机器人工作的场景去理解土地整合的意义，为了它能高效运行，最好是为机器提前扫清一切障碍物。沙湾市拥有超过500亩土地的农场主很多，超过700户，而整个沙湾市70万亩的（农户自有）承包地中占到了一半，张俊岭说这个比例相当高。

娜娜就是家里有500亩棉花地的农场主，准确地说，是她丈夫朱泉（化名）从父母手里继承了500亩棉花田。10年前，娜娜与朱泉都在哈密市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谈恋爱一段时间后，他说家里地没人种了，得辞职回沙湾了。朱泉父母属于早年在克拉玛依开荒的一代人，开下500亩地，一直种棉花。父亲去世后，母亲希望儿子能回去把地接管起来，朱泉就问娜娜：“你愿意跟我回去吗？咱俩回克拉玛依去种棉花、结婚、生小孩。”

娜娜大名李炳辉，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很瘦。娜娜说当时她全家人都不同意。她从小跟父母在安徽农村长大，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城里人。结果现在要跟一个男的去种地？10年前的棉农，确实辛苦。娜

娜到克拉玛依头一年，无论是播种还是采摘，大部分工作都得靠人工进行。她记得很清楚，她人生中遇见的第一车摘棉工人是9月20日那天到的。那时新疆还有火车专列，专门从河南等地拉农民来摘棉花，他们家去火车站接回来的是六七十人，径直拉到地里，要在这里过一个月。

摘完棉花后还要撒底肥，工人已经走完了，娜娜同家里唯一一个工人，两人一起抬化肥，“我那时才42公斤，化肥45公斤一包，我们把化肥抬上车，我再开着小四轮拉到地里，再把化肥打开，倒进撒化肥的机器里，干了一天，到晚上哭得不行了，太累了”。

她娘家人的反对在当时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们想不到，10年后，棉农，特别是自有棉田的棉农已经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拜机械化作业普及所赐，掌握生产资料的棉农，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张俊岭说，实际上像娜娜家这样的中等规模农场主的日子是蛮好过的，过完10月，棉农全年的工作就算完成了，直到下一年4月播种季之前，都是假期。

漫长的假期之前，棉农还有最后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卖棉花。棉农会参考棉花期货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籽棉，棉花期货价格每天都有变化，但就像买卖股票一样，没人能预测涨跌，何时以多少出售，就是一场赌博。“今年棉花行情8块6（每斤）的时候，我让我老公卖他没卖，8块2毛5的时候我让他卖他又没卖，前两天跌到7块7，他还是不肯卖。后面我就说，那今年卖多少你来做决定，今天棉花已经只有7块2了。他跟我说他打算卖了。”娜娜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她家今年每亩产量有700多斤（今年亩产800斤就算高产），也就是说，从8块6到7块2，短短半个月，收入就减损超过50万。

娜娜开车是为了带我们去棉田看看，“蛋还堆在田里，说明这个老板还在赌，赌后面价格会上来”。看到棉蛋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刘师傅说他的卡车拉不了棉花。与棉蛋、棉包最匹配的还得是那种更长的平板车，因为它最长可以达到17.5米，用它拉棉花显然更划算。在“中棉”（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的沙湾分厂，籽棉正被加工成皮棉，这是棉纤维与棉籽脱离后的产物。它们将重新被打成棉包，到这个阶段，棉花就可以进行等级分类了，比如我们常听说的“长绒棉”，指的就是绒长33毫米以上的皮棉。

新疆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棉花产量。2022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4500.4万亩，其中2496.9万亩在新疆，但在全国的597.7万吨的总产量当中，新疆却占到了539.1万吨。也就是说，新疆用55.5%的播种面积，种出了90.2%的产量。

“中棉”沙湾分厂的空地上，东北籍卡车师傅正在给他的平板车拉篷布，车挂已经装满棉包，他说他这两个月一直驻扎在沙湾干活儿，将皮棉从加工厂运到仓库里。之后，这些棉包将会踏上长途旅行，前往山东、江苏等地的纺织厂。就像张俊岭说的，“对下游我们知之甚少”。在新疆，棉花在它的产业链上最多进行到“皮棉”这一步，往后，它就需要前往织造业发达的省份。实际上，这种棉花的“劳动力地理分工”从明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全中国每年生产的棉布约2000万包，北方农民种植棉花，运到南方，此地的农民来生产棉纺织品，其中的部分产品仍然要运回北方。运输业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连接作用，除了卡车，新疆也开通了火车专列，专运棉花南下。

等我们结束沙湾之行，刘明林也已经踏上返程。按照他的“前期调研”，这几天的乌鲁木齐几乎没有什么好货。比如先他两天到达隔壁物流园的齐师傅，等了两天，老板为一车石料妥协——但凡有什么别的货，都没有卡车会愿意拉石料——齐师傅开车200公里，去往奇台县拉石料。这里是全国著名的花岗岩产区，多有福建客商。结果车到了，人家货老板又反悔了，说“对不住您，跟你们物流公司的老板价格没谈拢，货不发了”。

刘师傅当机立断，一天都不等待，他直接在托克逊找了一车挺不受卡车师傅待见的矿粉运回山东。他回到家里是11月5日，一周后他告诉我说，没行情，还在家待着没出车。

（参考资料：《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美］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杨燕译）


欧航

临沂—广州：南北快递线

记者 · 魏倩　摄影 · 张雷



司机沈飞趁着停车间隙给孩子发信息

临沂—广州：南北快递线



上图：夜色中，葛成飞准备开车出发

下图：中通临沂转运中心的车队长周广东也曾是一位货车司机



今年“双十一”的快递压力又临近，货运物流的效率几乎提高到极致。我们这趟从北方快递物流中心临沂开始的路程，一路往南，见证了各种网购物品的“飞车之旅”。快递所代表的需求和互联网的运作方式，也重构了司机们的生活。

开往小城的夜班车

葛成飞好像永远不会犯困。在盯着他纹丝不动的后脑勺看了4个小时后，坐在后排铺位上的我下了个激进的结论。

这是2023年11月3日凌晨零点55分，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辆“福田戴姆勒”重型卡车的车头驾驶室，离我后背不到50厘米的地方，就是一列17.5米的挂厢，里面是体积约145立方米的满满一箱快递。如果你恰巧是其中一件商品的货主，此刻就可以在电商平台页面上看到这辆正在地图上行驶的货车，正摇摇晃晃从山东临沂驶向安徽蚌埠。

晚上9点从临沂出发，先上京沪高速，再借道枣庄，绕过徐州、宿州，之后沿京台高速一路向南，全程365公里，预计凌晨2点到达。葛成飞是中通快递临沂转运中心的专职货车司机，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每隔一天就要在这条路上行进一次，几乎背熟了它的每个坑洼。

夜晚10点半的京沪高速上轿车的踪迹已经很少，沿途所见的卡车也基本是涂装成黄色、红色的“快递车”。“所有拉快递的车都是晚上启程”，葛成飞告诉我，为了更好地衔接快递的揽收和投递环节，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时效。消费者白天拿给网点的快件，会在傍晚抵达中转场地，然后由货车司机连夜接力送至下一个中转场，第二天一早正好开始派送。那些当日达、次日达的货品，就是这样穿过重重夜雾抵达我们手中的。

围绕这些货物，司机们的生活被重新安排了。葛成飞养成了偶数日回家的习惯。他是中通快递的专职货车司机，按照这条班车的日常线路规划，他今晚到达蚌埠后在当地卸货休息，转天夜里11点再从蚌埠去济宁，之后返回临沂。循环往复，全年无休。他是队里为数不多的本地司机，但因为这份工作，一年大部分时候他都睡在临沂和蚌埠两地的物流园里，跑这条固定线路一年多，生活里渐渐没了上午。前一夜的疲惫要用白天成倍的睡眠来弥补，他觉得那是因为自己错过了凌晨1点到3点的“肝排毒时间”。

同时被改变的还有城市的面貌。我们是在“双11”电商购物节开启当天来到临沂的，这儿自30年前就是北方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到本世纪初甚至有了“北临沂，南义乌”的说法。伴随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发展，当地货运业务也随之兴盛。葛成飞早年做蔬菜运输和批发生意，曾听说自安徽往南的货车，有不少都要先北上临沂，转一个弯再南下，因为这里的物流运输费用要比市场均价低两三成。这得益于当地以公路为主的运输模式，临沂地处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边界，是中国东部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当地商贸城零散发货量大，个体司机竞争激烈。

快递是近十几年才出现在物流网中的新业务，但它一启动就开始持续增长。2012年，全国快递业务总量不到57亿件，到2016年已经翻了5倍，之后中国快递行业以一年100亿件的幅度增长。2021年12月，全国全年快递业务量达到1083亿件，快递行业收入占GDP比重接近1%。

对于快递公司而言，公路运输与航运相比成本更低，又有着超越铁路运输的灵活性，因此也是从2015年开始，“拉快递”成了临沂这些习惯接触板材、衣帽和大白菜的货车司机的新兴货源。城里的商贸城变成了直播电商产业园，郊区的物流园也陆续入驻了“三通一达”、京东、德邦等多家快递公司。2022年，临沂商城网络零售额约451亿元，全市快递量也达到14.3亿件，居全省第一。

葛成飞赶上了快递发展的好时候。他所在的中通临沂转运中心今年刚搬了一次家。今年4月，它离开了5公里外和韵达、圆通共用的物流园，整体搬迁到现在的独立场地，在山东省的规模仅次于济南总部中心。这一切都是为了匹配中心近五年来直线增长的货量。车队调度员宫成伟2017年到中心工作，在他印象里，那时临沂分部单日最大货量还不到30万，之后几乎每年翻倍增长。今年“双11”首日，到仓货物接近200万件，比平时多出1/4。

就连现在葛成飞跑的这条线路也是快递行业大爆发的产物。宫成伟告诉我，在队里，要确定一个新的固定班次是很谨慎的事。不仅要看线路距离，还要确

定车辆驶到目的地后稳定回货，否则空驶成本就要翻倍。队里至今还有12条固定线路出货交由第三方物流车辆运输，就是因为这样可以不用承担太多回货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开往蚌埠的线路之所以能稳定存留，不得不说是多个快递网点货量同时上升的结果。

快递速度

过了枣庄已接近夜晚11点，车速基本稳定在80公里/小时。自动挡的货车经过简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12个挡位反复切换的麻烦，看起来葛成飞开得轻松自如。他开始和我们聊天，我看一眼车速表，又看外面的风景疾驰，心里有点紧张。他倒好像知道我的担忧似的，安慰一句："不要紧，聊聊天还可以提神。"

大多数时候，他都和现在一样不疾不徐。和很多夜班司机不同，葛成飞没有抽烟的习惯。不到4平方米的驾驶室里，他在主副驾之间放了一张小茶几，上面摆了些时令水果，独自行车的夜里，他剥点橘子，吃颗红枣，既是解乏，也颇有情致。

怎么把货物周转速度压到极致，一直是快递竞争的核心。近五年，在业务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时效"互卷"几乎成了快递业的常态。2016年中国快递全程时限59.2小时，到今年第二季度已经缩短至54.2小时，尤其是2018年后，年缩短幅度达到1.5小时。而在揽收投递等全程4个环节中，运输环节的平均时限缩短幅度每年都占最大头。在临沂，车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如今他们发云贵川尤其是云南的时效基本和空运速度持平，当飞机还在处理起降手续的时候，"货车司机已经跑出一半路了"。

葛成飞也跑过这样的长途。那时他开的还是队里的"机动车"，作为其他固定班线的补充运输力量。云贵川山区路不好走，沿路左边悬崖，右边绝壁，把他看得提心吊胆，有时不得不快速爬坡，心里还在心疼油钱——省下来的这些油本来可以作为奖金补给他的。我们原本也想搭乘这样的长途班车，但按照"人休车不休"的时效要求，车里需要配备两名司机一路换班驾驶，一个人开车另一个人就在铺位休息，没有多余的空位。葛成飞同意队里的安排，"开这样的车太累，一路上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得算得死死的，哪有心情和你们聊天！"葛成飞头顶正上方的行车记录仪要识别行车卡，每连续驾车4小时就强制司机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他说，过去有的快递车司机可以全程不停，他们随身带两张行车卡，超过4小时就换下一张。到了货物量爆增的时候，队里的"机动车"有时还会采用"甩挂"的方式接力，即司机到站点后直接把车厢留下，换另一个装满货的车厢再出发，这样一来，装卸货的休息时间也没有了。

疫情防控期间，高速公路免过路费，但也随时有被封控的风险。2021年底，他往南昌开的时候赶上封高速，队里找不到人和他搭档，他只好一个人在高速上来回开了1000多公里，服务区不提供堂食，他把车停下就着热水吃煎饼，困了睡一会儿，醒了就开车。后来他跑短途的省际线路，从济南4小时开回临沂，把挂厢甩下就往郑州赶，再到漯河、合肥，后半夜一个人开累了，到了服务区就靠着客运大巴歇一个小时。一觉睡到清晨5点，大巴车开了，他也就该走了。

靠着大巴停车是怕有人偷油。除了货物，我铺位正下方的油箱是这辆车上最昂贵的可动资产，全部加满折人民币七八千块，必须牢牢看住。葛成飞宿舍的一个跑哈尔滨的司机去年就遭遇过偷油，他在服务区睡觉，半夜听见车下有响动，拉开窗帘一看是有人在开油箱，他知道这些人手里都有"家伙"，看了眼车门锁好了就没再发出动静。车外的人却看见了他，两人对视一眼，最后对方只偷了一半，给他留了半箱油，"彼此心领神会"。

到今年11月，葛成飞驾驶的这辆"福田戴姆勒"的里程数已经达到75万公里，其中大部分都是2020和2021两年跑出来的。这经历也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夜里12点，葛成飞把车滑进江苏的彭城服务区。我们东看西看，在那儿足足待了20分钟才又出发。这时间对葛成飞来说无疑是奢侈的，坐在前排座椅上干等，他有点无措，反复拿起手里的杯子喝水又放下，终于忍不住问我："咱们可以走了吗？"他说，放在平常，为了满足4小时57分钟的行车时长要求，他顶多在这里解个手就走，否则就要在进入江苏界后加速行驶，才能把耽误的时间赶出来——那段路正在修缮拓宽，开快了其实很危险。



夜间行车前，司机要认真检查车况

“卷”还是“躺”？

但到了2023年，42岁的葛成飞却突然萌生退意，尤其是今年6月和同伴开了一次去乌鲁木齐的“加班车”之后。那次，他俩顶着酷热，背上山东煎饼和火腿肠，连着从山东往新疆开了三圈，到了第三趟，还没出新疆葛成飞就感冒了，病好后，他向领导要求，固定在这条临沂到蚌埠的短途线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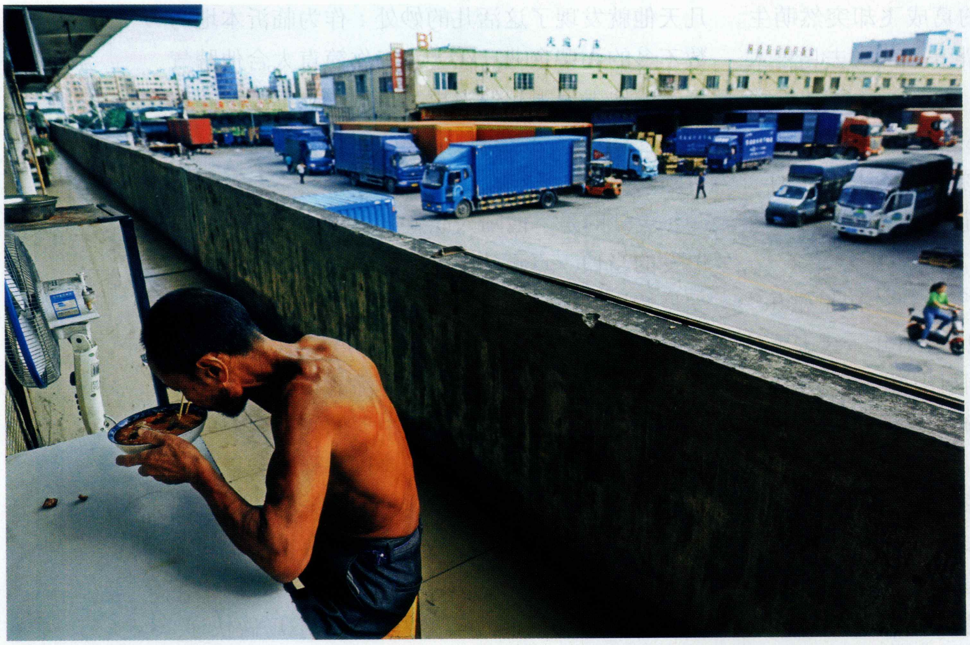
他起初将这个选择归结于自己“知足常乐”的心态，但同时又不无遗憾地说：好年景过去了。

对于这些拉快递的货车司机来说，最近五年，尤其是2020年之后的时光确实是一段好日子。2019年，为了孩子的升学，在上海待了快20年的葛成飞回到临沂老家，骤然减慢的生活节奏让他颇不适应，直到有天从朋友那儿得知物流园快递车招工的消息。他发了信息进了队，成为当时车队里仅有的6个本地司机之一。起初他把这工作当成“养老活儿”，自己离家多年，又没上过什么学，一个月能赚上七八千块很不错了。可进队几天他就发现了这活儿的妙处：作为临沂本地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在这儿工作简直太合他脾气了——他不用跟其他人拉长道短，也不用费心和领导处什么关系，只要一门心思专心开车，就能得到比在城里打工多出一倍的回报。

更妙的是，他刚入职就赶上了快递行业持续爆发的当口，真正“赚了两年好钱”。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全国快递业务十年来首次负增长，但到2月份就快速恢复，第二季度增速重回30%以上，成为疫情中少数逆势上涨的行业。之后又得益于高速费用减免、疫情中人们线上购物需求增大等原因，2020年全年，中国快递业务量每月都登上一个百亿台阶，突破了过去十年的增长纪录。货量大增的同时，不少电商平台也开始开发自有物流业务，除了以低价杀入市场的“极兔”，2020年，阿里系的“菜鸟集团”也下场做快递，



1





3



2



4

1. 粤赣高速上，货车司机在服务区里找地方洗澡

2. 广东和平大坝省际公安检查站，用车贴装饰货车的年轻司机

3. 广州白云货运市场，司机们在露台上吃饭

4. 中通快递临沂转运中心，装卸工们在连夜工作

主打半日达、当日达以及次日达。前端市场竞争激烈，需要司机的企业变多了，运输费用也随之提升。那两年，葛成飞的月工资将近两万元。

这些都让葛成飞想起自己曾经交过的好运。在当上大货车司机之前，他是上海七浦路上的一个小菜摊的主人。前面一块板，后面两杆秤，妻子看店，他就负责从山东找货运货。开车是在大连当运输兵时学会的，后来成了养家的本事。他开一辆“二米八”小货车，把货收上来，雇两个小工卸好，晚上再把卖剩的菜叶子打包低价清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车时认识了浦东一家台湾饭店的老板，从此开始给他固定送货。就像所有辛苦都能拿到报偿的时光一样，那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人从不觉得累。直到现在他还在回忆，“10 年前上海什么生意都好做，一年赚 10 万块，能赶上现在的 40 万”。

但就像上海逐渐下滑的小菜店生意一样，到 2022 年底，已经成为货车司机的葛成飞却发现，虽然从数据上看快递单量依然在上涨，自己这样跑下去却有点“得不偿失了”。首先是从当年“6·18”之后就“抓”得越来越严格的时效，司机提前到的奖励是按照一位数发放，超时罚款却按两位数扣除。其次是工资的计算方式，队里下调了基本工资，把多出来的部分加进里程补助，原意是鼓励多跑，但算上节油奖，自己到手的工资已经比过去少了一半。

车到蚌埠，放下手刹，葛成飞的感叹升华了：“我现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人活着就应该知足常乐啊！”他下车和装卸工确认好封签就又回到车上，时间已经是凌晨 3 点，因为路上在服务区的耽搁，我们比预计的时间晚到了 27 分钟。但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只问要不要去附近的物流园“美食一条街”吃个早餐。

优先级下滑

离开蚌埠，我们赶往 150 公里外的合肥，计划完成一趟更长的向南旅程。作为华中腹地的中心城市，合肥目前是全国 17 个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一。早在抵达之前，我们就听说过一项测算，通过以合肥为中心的公路网，去往中国东西南北主要城市的路程都几乎是一样的，因此，合肥也成了大量小型民营车队和散货司机的聚集地。

沈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车队专接本市的一些



广州林安物流园里，拉散货的短途司机一家人

小快递公司的订单，按原定计划，当晚11点，我们要跟着他跑一趟合肥—深圳线的快递，但到上午，沈飞突然通知我，他下午2点就要从巢湖出发，目的地也改成了东莞。一路辗转到巢湖坐上他的那辆银灰色的“九米六”，我们才知道，为了保住手里的这单汽配货源，他从网上另外找了个司机代自己去跑“快递单”了。

“汽配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维护的单，运费也是顶格的。人家一出货我们就得跑，不好找别人代替的，否则被人出低价抢了货源，那就难过了。”坐在车里，大嗓门的沈飞毫不避忌。今年29岁的他同时是自家小车队的老板、调度员和司机。车队共有11辆货车，其中4辆归自家所有，其他则是亲戚朋友挂靠的车辆。开车的人也大多是亲戚，除了我们坐着的这辆“福田欧航”，还有一辆13.5米的大挂车是沈飞的父亲在开。他们的路线循环很简单，出发是两条线，一条是从合肥到深圳的快递单，一条是从巢湖到东莞的汽配单，返程则从广州统一回到合肥，拉的是限时次日达的大件快运货。无论什么时间，总有车在中国南北两头。

放在两年前，那时的沈飞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快递大单”。事实上，他第一次独立拉货就是从快递车开始的。和葛成飞不同，当时沈飞接的是顺丰的网点车货运生意，每天负责从中转场把货拉到合肥市区的各个网点，一辆小货车满城开，每天要来回七八趟，全程200多公里，全年无休。那也是沈飞货运史的高峰，当时的网点车采取抢单制，只要体力允许，多劳多得，他年轻不怕辛苦，一个月能赚将近两万块。

沈飞赶上的是另外一波潮流。2015年前后，一大批货运抢单App上线，逐渐取代了大型城市物流园里专门提供货源的“信息部”和货运中介。接下来几年，顺丰、京东等电商平台也开发了各自的抢单软件，像沈飞这样的个体司机，手机里有四五个货运App是常事。而在一众普通货源中，快递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不用管装卸货、货量稳定，不用拉篷布也不用担心丢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效要求”。

但也是那一年，沈飞发现，在这个“自由市场”里，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货单价也下降了。

直到当年“双 11”期间，平台制定了运输上限，“不让你赚那么多钱了”。转过年来，控制任务上限成了平台的日常，以前一天能跑七八趟，现在跑不到一半的量就完成任务，收入也折了半。

沈飞决定还是跟着父亲去跑长途货运。从合肥出发，跑长沙、广州、云南，依然是在十几个App中抢单，哪儿有货就去哪儿，他仗着精力旺盛，只看运费高低，不管时效和车速。和葛成飞精心维护过的驾驶舱不同，沈飞的车舱很符合我们对长途货车的一贯想象。主副驾驶座中间零散地扔着两包纸巾、一大桶康师傅绿茶、几盒黄山烟、维C片和一瓶花露水。剩下最醒目的就是一个超大号充电宝，车头还有一台赴粤车辆必备的电风扇。床铺上的被子还没叠，他有一床夏被和一床棉被。

现在看来，沈飞的许多行车习惯都是 2021年后养成的。比如他常年穿拖鞋，开车时习惯光脚——这是在广州学会的——等上了高速开启定速巡航，两只脚不用踩油门，更可以彻底解放。这时，他会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把一只脚抬起来压在另一条大腿下面，那是长途行车中最舒适的坐姿。

我们这趟“上广州”时间并不算紧张，沈飞有机会在服务区的自助餐厅吃饭，但他吃饭时永远只一个人坐在角落，举着手机刷两下抖音，不到 10 分钟就把饭吃完，然后马上回到车里拧着发动机。进入广东省界前，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下解手，启程加速时，他颇不情愿地说，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在这个服务区停留的，因为再开 10 公里，上一轮行车就刚满 4 个小时，到那儿强制休息的 20 分钟，才是他一贯上厕所的时间。这还不算夸张，赶上返程的线路，那趟 15 个小时的旅程也被他精确地划分成了 3 个 4 小时。他会在凌晨 3 点的那次强制休息时把米饭淘好放在锅里，4 小时后接近下一个服务区时按下煮饭开关，然后清晨 7 点坐在车里吃完红薯和米粥。

两年过去，他迅速地发胖了，圆脸上的眼睛有点失神，久坐也改变了他的步态，他开始习惯趿着拖鞋，腆起肚子走路。在入广东的省际公安检查站休息时，他拿出 5 年前的一张照片让我认：“那时我还是蛮帅的吧？”照片里，一个留着毛寸的小伙子正酷酷地对着镜头比“耶”。

但这样高强度地跑了两年，也足以把一个毛头小伙变成独当一面的“老司机”。沈飞对往返的成本也更挂心了：“我们和广州那边的货主签合同时，油价还是 6 块，现在就涨到 8 块，车一旦跑起来，每踩一脚油门都是成本，所以最好不要轻易停车。服务区里的自助餐要 40 元一位，你最多一天吃两顿，否则一天光吃饭就要 100 多块。到了东莞，厂子门口的空地就可以停车睡觉，完全不用在那儿再找住处，除非夏天实在太热，可以找附近的旅店问问，超过 100 块千万不能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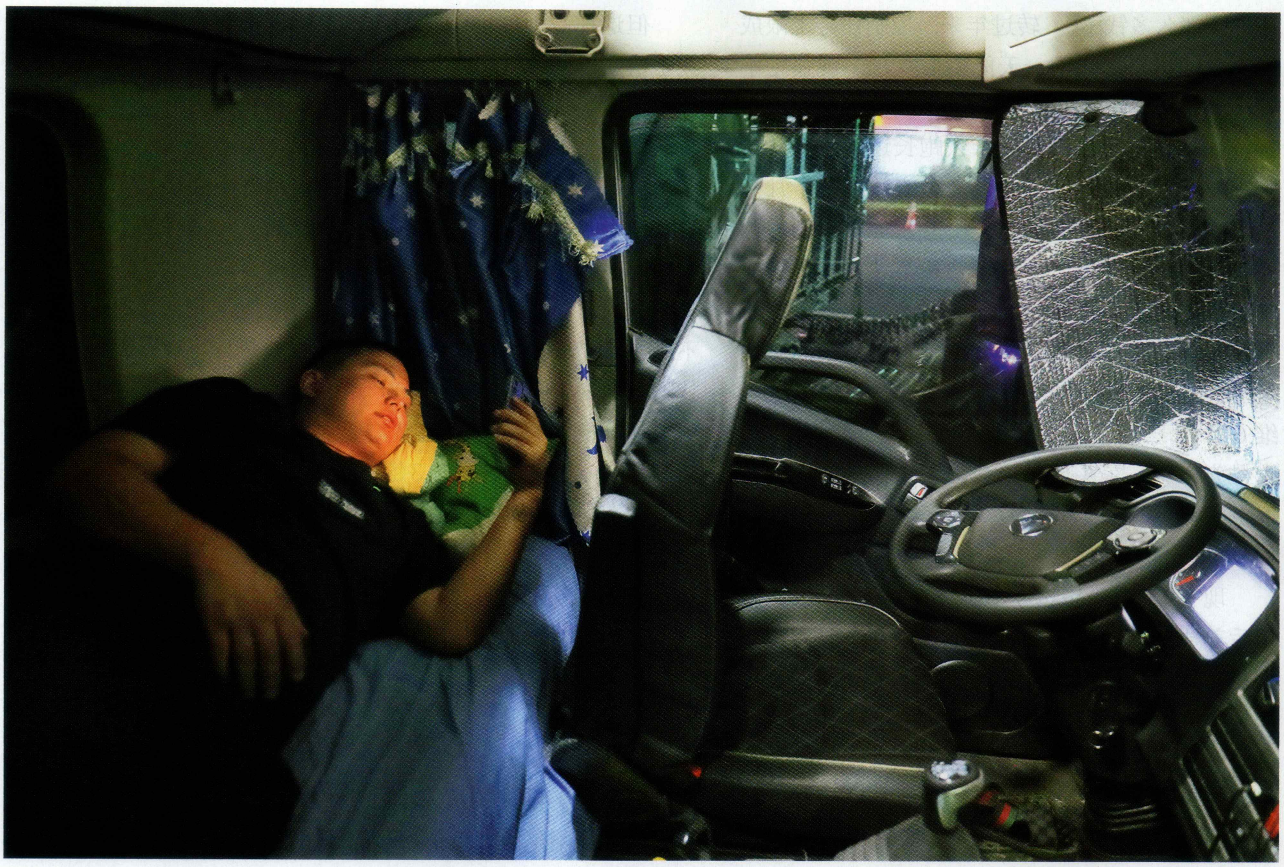
这样的精打细算，当然需要更“配得上”的货源。现在，他南北往返的3趟行程里，只有一趟“以空运标准”收发的 4S 店汽配件会让他一夜不睡干上 15 个小时，而那个过去两年他还十分重视的小快递公司的货品，在他心里的优先级已经被运费更高也更抢手的新能源汽车零件取代了。

系统工程

一路上，健谈的沈飞都在和我们聊他对现状的推测：是不是因为疫情之后的经济疲软，“人们不消费，出口减少了”，或者是因为快递公司的低价竞争，“你看见那辆极兔的车没？他们就主打价格战”，又或者是因为“当货车司机门槛太低，人人都能买车跑运输”，最后，他结合自己这几年的开车经验，把矛头对准了大公司和大平台：“唉，运费再高也是公司赚钱，驾驶员再怎么干，每个月能拿到的也就是这么多，那谁还愿意去‘傻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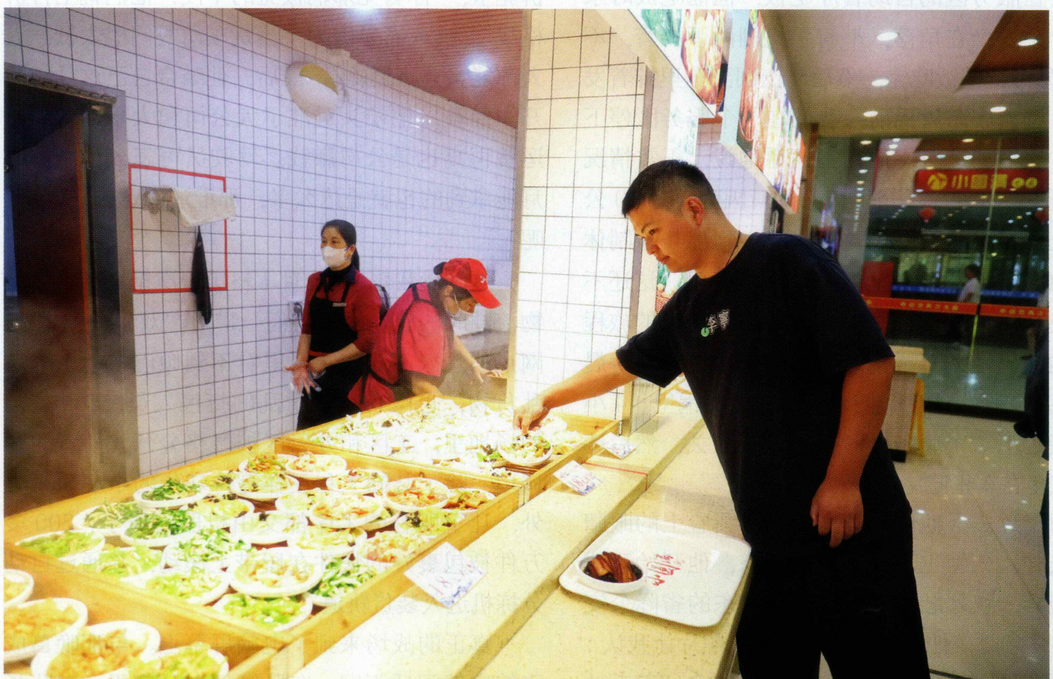
这倒让我想起 11 月 1 日第一次抵达临沂那座物流园时的感觉。和我们一贯对“双 11”时快递网点的想象不同，园区里看不到倾泻在地上的杂乱货物，也没有嘈杂纷乱的打包人员，500 多亩的场地里，工区和办公区被严格分开，前者的区域里，除了装卸工和正在等待装货的卡车司机之外，几乎所有的工序都交由机器完成了。200 多万件被包裹好的快件在履带上滚动，并通过自动分拣机进入装货轨道。

真正的战场来到了电脑屏幕上。与那晚葛成飞的安然闲适不同，车队管理办公室里，车队长



上图：为了节省开支，沈飞每晚都住在车上

下图：偶尔在时效要求不紧张的时候，沈飞会去服务区吃自助



周广东和调度员宫成伟已经一天没有休息，他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后者的手机平均两分钟就要响一次。电商促销的战线拉长了，“双11”的物流高峰被分为1日到6日、11日到16日两个阶段，2号是第一阶段最有可能“爆仓”的日子，因为除了当天收来的货物，转运中心还要消化前一天晚上的发货。接收到车货变动消息，他们要和眼前电脑上的行车计划一一比对，哪辆车该进港，哪辆车还在路上，哪个司机请假了，去哪个方向的车不够……就像在玩一个匹配车、货、人的大型经营策略游戏，最终任务是要灵活调度手中的161个车头、211个挂厢和280名司机，以最小的成本将仓内所有货物准时发出。

这也代表了快递行业的一个变化：比起让司机们“傻跑”，在运输时效上“互卷”，更精确的统筹、调整和安排，才是让快递时效持续加速的关键。

事实上，如果要维持安全车速，再考虑司机的正常吃喝、换班和休息，公路货运可供缩短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在临沂，车队长周广东向我展示了一份系统内对行车速度进行评估的表格。横轴是发车地点，纵轴是目的地，一旦线路上的车辆频繁超时，二者交会的一格就会从绿色变为橙色、红色，当然，代表他们车队的那一栏基本是绿色。他告诉我，这也代表着，当下他们的行车速度已经被压缩到相当精确的区间。如果说从临沂到云南，还可以通过这种加速与空运竞争，当快递的辐射距离越来越长，深入的网点越来越多，就必须考虑前置仓设置、智能分拣等方式在揽收、分拣和配送阶段压缩时间了。

于是，车队里的这些跑惯了江湖的司机们，也不得不学着如何成为一名现代企业的员工。在临沂车队办公室的那天下午，正好赶上队里做定期血压监测，一个个黑脸的司机进屋坐在办公桌前，听血压计发出高压低压的报数，然后自己填表，通过App扫码，再拿着单子离开。

办公室里负责车辆安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除了血压监测，他们行车的全过程也在系统中被记录下来，队里的每个车头都有3个摄像头，分别监测路况、司机面部表情和驾驶舱全景。司机面部表情监测依靠智能识别，司机目光离开前方、低头玩手机、侧身聊天都会被记录在案，济南中心有员工24小时轮流值班，提示司机的危险驾驶行为。而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昨夜系统提示的危险警报。有趣的是，队里有一位小眼睛的司机，每次行车低头都会被系统识别为“闭眼”疲劳驾驶，触发警报。

在货车司机群体里，葛成飞和沈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类型。老葛作为中通公司的一员，成了一个标准的上班族。他吃水果，喝枸杞，热了就开空调，困了就歇一会儿，不再像年轻司机一样担心省不出油钱，也不会再冒险开快车赶时间，或者为了里程补贴多跑活儿。在他心里，开车成了一份和朝九晚五上班无异的工作，他不需要担心货源、车险、节油、维修、装卸，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行事，“和坐办公室一个样”。经过许多年的奔波，现在“一家人安稳地待在一起”，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开始感觉“卷不动”的沈飞想到的对策则是自己开公司。开始跑长途的时候，车辆空驶就是净损失，他日复一日地趴在手机上接单，可还不到一年他就发现了这些“平台”的问题。在网上发布拉货信息的往往并不是厂商，而是信息灵通的中间人，且不说辛苦跑出来的钱有多少成了信息费，他还听说身边有司机垫钱跑单，最后却迟迟拿不到运输费，被虚假发单给骗了。

2022年初，广州的这家快运主要往合肥发货，但由于疫情封控，接单的司机很少。沈飞一家咬牙接下了这趟15小时的单，又专门在合肥本地联系好担保公司，帮助货主顺利过关。这之后，他们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作车队，之后他们又谈下了那家小快递公司和巢湖的大客户，一条往返2000多公里、拥有固定货源的线路终于成型了。今年3月，沈飞注册了个小运输公司，终于也有了招聘司机跑线的权力，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做“平台”的不易，整个旅程中，他除了开车，还要忙着接听车队里的各种电话，找人聊垫资和招投标的手续，给走错路的新手司机定位，而他也开始变得像以前看不惯的“平台”那样苛刻了：“我们要招就招30岁以下的司机，这样的人才有精力，能多跑。”

车到广州，他下车时从驾驶座一角掏出一台电脑，是看合同用的。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所处的驾驶舱其实也是他的办公室。提着电脑，趿着拖鞋，他晃悠着回到广州的出租房，再过30个小时，他将再次连夜启程，不眠不休地开向北方。

医药冷链：公路运输的“最高标准”

记者 · 吴丽玮 摄影 · 于楚众

从广州到海口，从成都到武汉，我们跟着冷藏车司机送了药品，又送了疫苗。在药品、疫苗、血制品和生物样本这四类医药冷链类目中，疫苗运输是国家管理最为严格的，当你肩负起这个关乎人健康安危的职责使命时，那就意味着会有熬不完的夜，和一直提着的心。

车不停，冷机不停

车一直在轰隆隆地颤抖。

周一的凌晨 0 点 45 分，张建锋把车塞进了通向徐闻港的车流中。这回不用担心车厢里冷机的噪声过大了，“如果夜里到服务区，会自觉把车停远一点。不然旁边的司机会投诉，车太吵，他们睡不着觉”。排队进港的大货车比他预想的多了很多，路边的热带水果批发市场在后半夜依然灯火通明，没有人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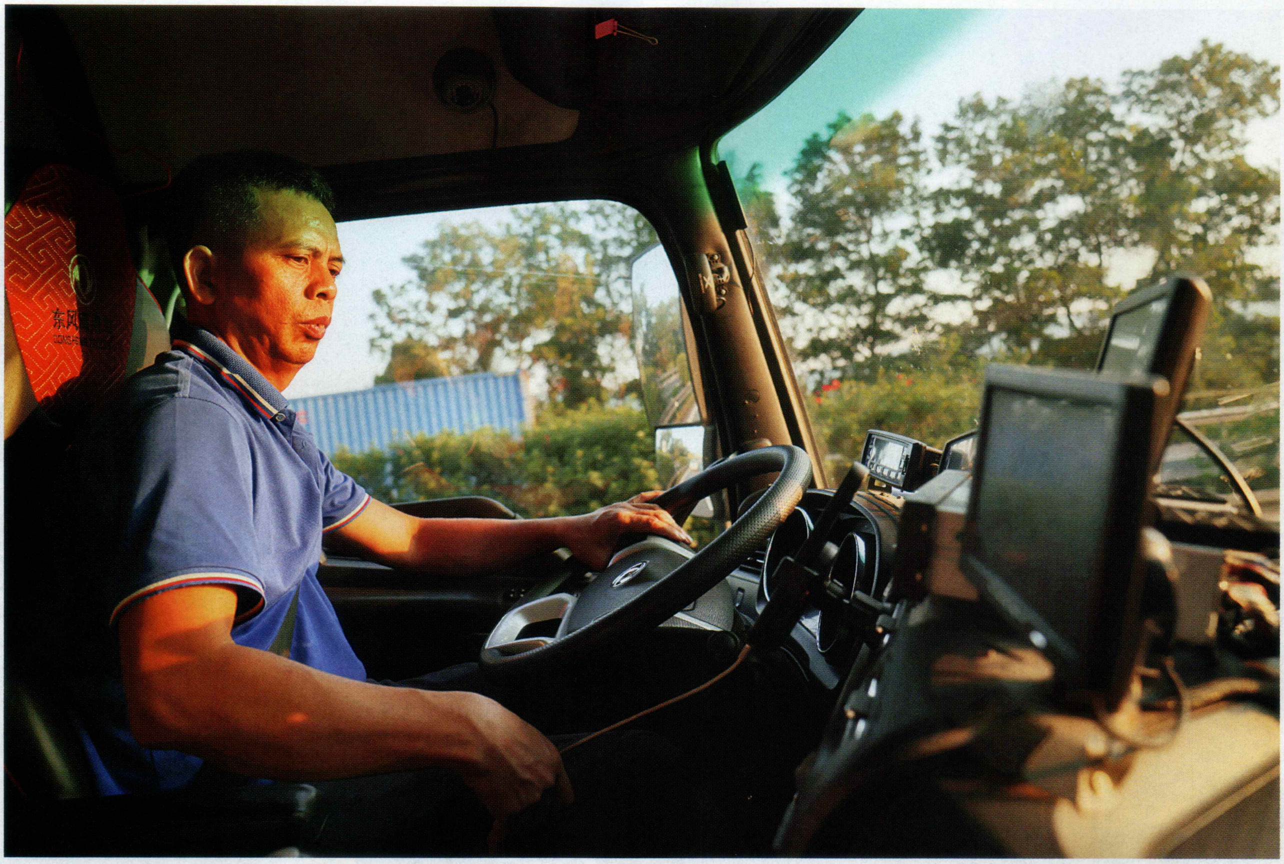
从大陆到海南，无论公路还是铁路，都是一路南下到达广东湛江，在最南端的徐闻码头乘坐轮渡，跨越琼州海峡。轮渡不光载人和客货车，火车也可以在专属的码头按车厢拆卸，由专用轮渡运送过海。张建锋此次要从广州去海口送药品，全程温控在 2～8℃之间，7.6 米的冷藏车从装货前一小时就开始预冷，驾驶室顶上的主冷机一刻不停地轰隆轰隆，这让对货品安全性的追求和送货成本的节约变得格外统一，那就是，货要送得越快越好。

这趟出车任务全程 600 多公里。按照公司规定，1000 公里以上需要配两个司机，驾驶位后面有一张窄窄的床，司机一人开车，一人睡觉，两人轮换，但不停车过夜，从广州出发，48 小时内能到达沈阳，72 小时能到达乌鲁木齐。1000 公里以内大多是单个司机出车，也因此我跟摄影记者才有机会同时坐上张建锋这辆准乘 3 人的厢式货车。我们在周日下午 3 点多出发，按照张建锋的经验，顺利的话能在第二天凌晨 3 点左右到海口，把车停在客户的公司大门前小眯一觉，早上 8 点仓库开门后尽早卸货，完成这趟冷链干线运输的使命。





医药冷链运输日夜兼程，一辆车配两名司机，换人不停车，这样既提高药品安全性，又更节省货运成本





上图：暮色中，张建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接下来他可能要度过一个不眠的长夜

下图：凌晨时分，一艘满载货车的轮渡即将从徐闻港起航，两个小时后，到达琼州海峡对岸的海口市

但他“前4个小时跑300公里，8小时内跑完600公里”的计划，在广东境内的前半程就有点被耽误了。从广州的城郊出发，我们的车向南穿过流溪河，再转向西越过它的干流珠江，最后沿着沈海高速继续向西南而下，到达徐闻时已经走了差不多9个小时，比平时慢了一些。除了因为我们在路上聊天拍摄，影响了张建锋的开车速度，以及国家对客货车司机在高速上每4小时需要强制休息的规定以外，广东牌照的司机还需要严格执行本省交规的额外要求：晚10点至凌晨6点之间，货车司机每2小时要至少休息20分钟。“晚上10点半开始选服务区，12点前必须停，但是凌晨4点以后就可以再按4小时一停计算了。”张建锋和他的同事们早已总结出了夜跑高速的经验。

等赶到徐闻，又是意料之外，车在港口一公里外就堵上了。“最累的就是这种。要是遇上了台风，等两三天的情况都有。但是只要冷机开着，人就不能离开车去睡觉。”结合眼前的情况，他的话听上去让人有点绝望。张建锋今年51岁，在医药冷链运输行业少有他这么大年纪的，毕竟昼夜不停地跑长途对身体是个极大的消耗。但年龄可能又给予了他从容淡定又有条理的处事态度。他不像很多长途司机那样，喜欢抽烟来提神和打发时间。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随车携带的被子整齐地装在带拉链的透明塑料包里，手动挡位和手机支架中间挂好一个纸袋当垃圾桶，于是我们也自觉地不让瓜子皮掉落到车厢的角落里。他说自己年龄大再加上长期熬夜，一吃瓜子就牙疼上火，堵车的时候就慢慢地喝泡好的浓茶，是他已经过世的妈妈早年间炒的，“有的也是十几年的老茶喽”。语气里没有一点无奈和丧气，讲什么都和和气气的。

反倒是我第一个按捺不住跳下车，说实话，比笔直地坐在中间那个后脑勺没靠背的座位上舒服多了。张建锋笑称，中间这个小座位平时是放锅炒菜用的。他和他的拍档是固定组合，使用的车辆也是固定的，疫情期间跑长途经常会在服务区和高速口受到阻拦，索性就让公司给车装上变压器和电源，两人出车时会带上电压力锅和电炒锅，到饭点儿了，压力锅上层焖腌好的鸡块或排骨，下层焖饭，坐在副驾驶位的人侧着身子在电炒锅里“嗞嗞”地炒青菜，一顿饭就在高速行驶的货车驾驶舱里做好了。“尤其是去新疆这些远的地方，公司会给我们配一只小型冰柜，能把一个星期的肉都冻进去。”这样完美地解决了广东人到北方饮食不习惯的问题。平时两人出车时，还带着一大箱油盐和调味料，这趟因为我们跟车，他的炊具通通没拿，但因为我和摄影师俩人各带了一只行李箱和背包，不方便跟后面货柜里的药品混装在一起，所以堆在驾驶位后面小床上的东西还是不少，驾驶舱里显得非常拥挤。

我为了找厕所，索性一直走到底看个究竟。车大概要停40分钟后集体向前移动一次。排在我们前面的还有十几辆车，我们一起被拦在一道铁栏杆之外。迈过这道铁栏杆，前面排着六七十辆车，又被拦在了一排8个货车安检的大门之外。每当栏杆抬起开始放行，车辆会依次开进这些通道进行X光检查，通过之后才可以买票，准备从货车售票通道进入码头。徐闻港在每个整点过后会连续发三趟船，每艘船肚子里可以盛下20多辆货车，赶不上就只能再等下一个小时的船次。

当很多人陪你一起醒着时，夜晚也就没那么难熬了。张建锋跟他跑乌鲁木齐的同事在微信里聊天，对方正在为无法按照客户要求的时间送货而发愁。“周六早上出发，周一一早就要收货？这怎么做得到？”张建锋说，显然这个客户太没经验了，司机夜以继日地跑4000多公里，至少也要三天时间。医药冷链的公路运输订单运转相对较快，往往是客户下单之后很快安排送货，以省会城市和中型城市之间的温控型的中小型冷藏车运输为主，尤其是周末出车的频率特别高，为了保证新一周的开端能给国药控股、华润医药、上海医药和九州通这四个医药流通巨头和中小医药销售商提供货品。送货的最佳时段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些时候赶到，可能会因为排队送货的车次太多，被延迟到第二日收货，这样难以安眠的夜晚又会增加一个。

我们的车终于在凌晨3点左右开始安检，最后我们买到了凌晨5点10分出发的船票。“我估计我们是最后一辆登船的车。”张建锋告诉我们，其他车辆上船后，司机锁好车门直接走楼梯上二

楼，在乘客区落座休息，但他的冷藏车需要时刻盯着冷机，离不开人，到时候他会留在车里，一般工作人员都会安排这样的车在最后一个上船。

从这趟船3点50分左右开放登船，一直到张建锋4点40分最后一个开进了船舱，行程中最不确定的部分总算过去了。船在暗夜中航行，我们仨终于分散和舒展开来，有了一个无比珍贵的短暂的打盹时间。直至早上6点30分，船在大雨滂沱中靠近海口的新海港，算算路程，张建锋把车直接开到第一家收货公司，时间刚好是早上8点。

由于我们接下来还要赶另一段医药运输的行程，跟着张建锋送完第一批货后，就跟他匆匆告别了。一路上他都耐心地有问必答，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带两个没用的人上路，其实给他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下午我发信息问他，后面四家是否能在当天全部送完，他回复说，已经跟公司申请，最后的三家货品请当地的一家代理帮忙送货，“实在是太累了，没有体力再一件一件卸掉重货”。在清空了冷藏柜里的药品之后，他终于可以关掉嗡嗡作响的冷机，找个地方踏实地睡一觉。紧接着第二天，他又要拉着新的药品开始返程的工作。

左图：出发前，张建锋从办公室墙上取下冷藏车钥匙包，他和搭档开着这辆车在疫情期间每年行驶超过20万公里

右图：疫苗运输有最严格的物流要求，装货时，刘攀（左）先认真核对每一个订单所对应的疫苗生产批号和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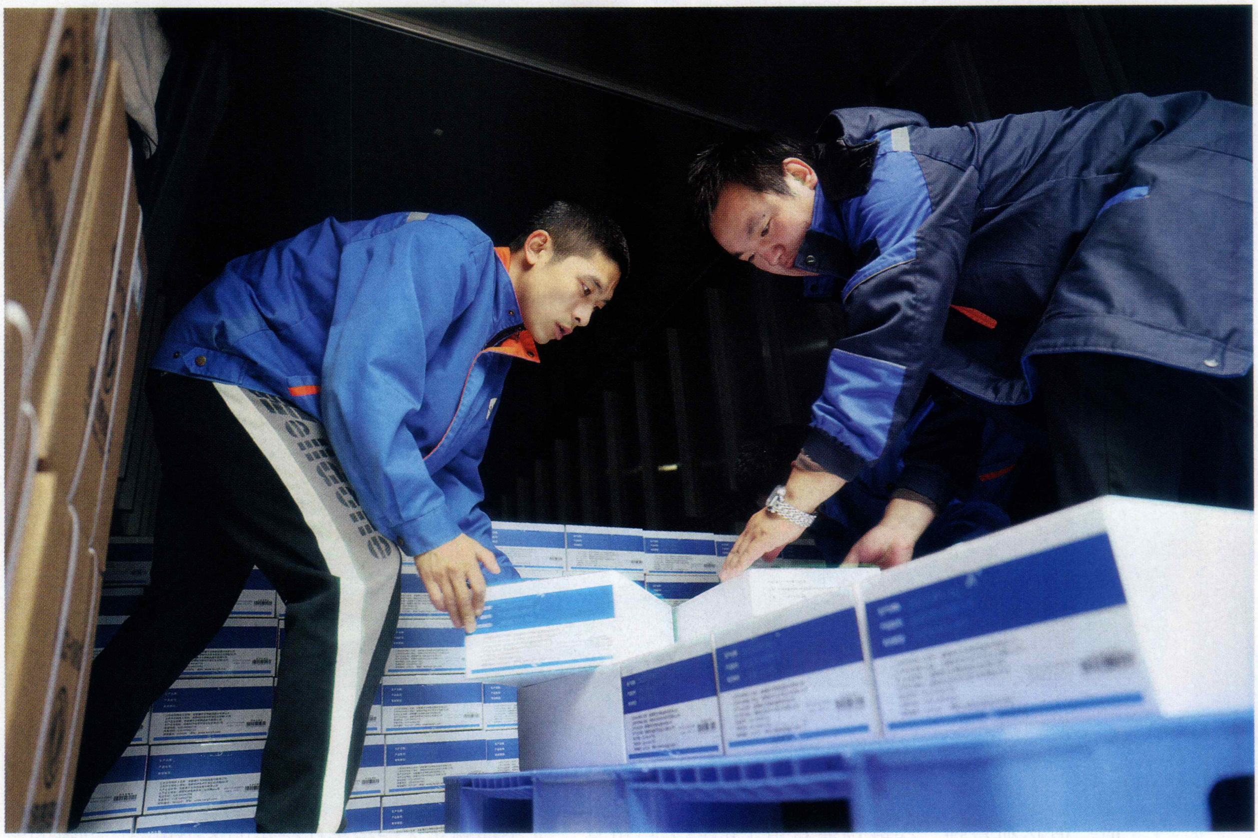
全程记录的冷链

我们搭乘的第二趟货车是从成都出发，运往武汉方向的疫苗冷链。这趟行程是专营医药冷链的上海康展物流公司老板王浩专门推荐的，“了解医药物流嘛，一定要跟一次疫苗车，这代表了国内医药冷链的最高要求”。

最高的要求从装货时就开始了。经提前预冷的两辆冷藏车从康展成都分公司出发，前往本地的医药公司冷库直接提货。一盒疫苗里装100支针剂，一个货盘上装100盒疫苗，叉车迅速把刚从冷库推出的货盘运到冷藏车货柜门口，“嘀”一声，货车司机们才撩起隔热帘子，把货盘迎进车厢。每辆车分别要将同款疫苗送去四个送货地址，每个地址都提前分配好了准确的生产批号和数量，落下帘子后的车厢里光线昏暗，司机刘攀举着手机，借着手机自带的手电光核对好疫苗外壳上的编号，才开始往车厢里一层层地摞。最先装的是最后一个送货地址的疫苗，一排10盒，一共10层，不能垒得太高，挡住了冷机出风口会影响车厢温度。每个地址的货装齐后要进行区隔，趁手的是包裹着疫苗的塑料保鲜膜，在最外层的疫苗盒子上平铺一层，接着再装下一个地址的货。“交货的时候如果有一盒疫苗搞错了，比如把武汉的货拉去了南昌，那麻烦可就大了。”刘攀说。

刘攀的车装了1600多盒疫苗。在离开药厂前，他们分别在给每一个收货单位的疫苗配送收货确认单上填写上起运时间，从此开始，整车价值上千万元的疫苗的运输安全就由他们来全权负责了。

“你说拉这么贵的一车货，紧张倒不至于，但是肯定操心啊。”刘攀今年27岁，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外向的小伙子。他是2020年年中开始做这份工作的，一开始也差点造成过运输事故。“有一



年刚过完春节，从西安送完货路过太原，沿着环城高速跑，开着开着就看到外面飘着雪花，路边有一些不太厚的积雪，不是哈尔滨那种成片铺着的，人坐在车里开着暖风就大意了。”刘攀说，等意识到要看天气预报时才发现，外面已经是零下十八九度的低温，到凌晨的时候达到了零下24度。冬天跑长途时最怕加错油，对医药冷链车来说更是要命。刘攀是四川人，那时候对北方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整体性的认识。“柴油分0号、-10号、-35号，数字对应的是相应的温度区间。我当时车里加的是0号柴油，如果外界温度不低于零下10度还能勉强应付，但那时车开着开着就感觉供油系统不好了，油箱马上就要被冻住了。”刘攀回忆说，他赶紧把车停在高速应急车道上叫救援，“也尝试过给车点火，把油箱加热，再给油箱加抗凝剂，发现都无济于事”。车上的柴油分担着车辆行驶和冷机运转两个任务，保不住大的油箱，就赶紧去看给冷机提供动力的小油箱，“拿一个小木棍伸进油箱去搅拌，如果这个油箱也冻住了，药就真的完了”。刘攀和另一名司机终于在后半夜等来了救援拖车，快冻僵的两人挤在副驾驶座位上，把车厢里唯一的一条被子裹在腿上取暖，“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急死了”。幸运的是修车厂经过一夜的修理，保住了冷藏柜里3000多万元的药品，救援和维修的六七千元费用由公司来承担，算是给他认认真真地上了一课。

但光靠司机的经验和责任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医药冷链要的是全程实时定位和实时温控的详细数据。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冷藏车司机总量在30万到60万人的区间内，由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对此分析道：“这个体量相比于公路货运业中普通货运司机数以千万计的体量而言似乎微不足



如今，物联网技术已在公路货运行业广泛应用，但相比传统的货运安全和在线支付系统服务，冷链温控的数字化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道，但必须看到，冷链物流有更大的投入与更高的信息技术要求，素有物流运输业的‘皇冠’之称。”而在中国整个冷链物流承运产品中，超过90%为食品和生鲜类产品，医药产品占比仅为9%，但它对运输条件有最为苛刻的要求，将其称为“皇冠中的皇冠”并不为过。

在药厂取完货后，刘攀手里拿到了几张单子。除了配送收货确认单外，还有一张疫苗运输途中的温度记录表，在交货时由收货方验收无误后才可签收。记录疫苗的随行温度是由机器来完成的。康展公司给每辆冷藏车配备了一套物联网设备，摄像头、显示屏安装在围绕着驾驶位上下左右的位置上，这批货物的发货方、收货方和物流公司都可以实时监测车辆行驶过程中的具体信息。其中有三个摄像头是从不同方向上对着驾驶员本人的，司机打瞌睡、低头、手离开方向盘等动作，都会被捕捉记录，轻则司机会受到系统发出的语音提醒，重则会收到人工客服的电话提醒。其余的设备是监测车速和货柜箱内外温度的，其中记录冷藏温度的显示屏最为重要。7.6米的货箱，需要在箱顶从前向后安装至少4个探测头才能覆盖住全车的各个角落。刘攀的温度显示屏上四个区域的温度都在4～5℃。“如果超过6℃，机器会提示超温预警。”刘攀说。这时候司机就要忙起来了。

康展公司的这套数据采集设备来自一家名为G7易流的物联网公司。公司品牌高级经理林佩佩告诉我们，相比于传统的货运安全运行和加油、高速费在线支付等系统服务，包括生鲜和医药产品在内的冷链全程温控的数字化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根据公司的数据，冷链需求在2007年最早出现，但直到2016年才开始逐渐爆发，“一方面它代表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数字化设备的普及，才让冷链的温控成为可能”。

2016年的时间节点也恰好与康展公司的发展路径相符合。老板王浩告诉本刊，在2016年正式转向医药冷链运输这条赛道之前，他已经在物流运输行业摸爬滚打十多年了。1999年他扔掉了上海仪器仪表研究所的铁饭碗，投入了下海经商的大潮中。“那时候上海人有两条路，要么去外资企业，像西门子这种，当时刚进中国来，在上海

只有代表处的形式，我们事业单位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外企工资1500元。另一条路就是去创业。”他跟着一个在快递公司打过工的初中同学一起干，代理外资代表处的快递和小包裹业务，“就是去人家的前台那里取文件和样本，再找EMS送货，从中赚一点差价”。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上海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建厂，他的公司很快发展起来，就像与他同一时期发展的“四通一达”快递公司一样，大家都是买车、建车队、租仓库，去外地找合作代理，逐渐拉出自己的货运网络来。他因为一直有跟外企合作的人脉，在进口化妆品运输的赛道上经营，“化妆品从外高桥保税区拉出来，在国内分销，再送到各大商场的专柜去”。王浩回忆，这种稳定的生意格局在2010年前后被逐渐打破，“随着淘宝、天猫和海淘的兴起，销售模式就完全变了，没人去专柜买化妆品了，物流要直接对接消费者，这不是我们擅长的”。在此之后他跟合伙人产生了业务上的分歧，“合伙人认为应该去做仓储，我认为应该继续做物流，毕竟我们有之前那么多年的基础。那时候接触过外国医疗器械的运输，我认为这个领域是很有前途的”。

2016年，康展正式转向医疗冷链运输。在这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山东疫苗事件，未经冷藏的疫苗通过非法渠道流向了24个省市，反映出当时疫苗在运输和配送环节中的监管缺失。4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加强疫苗冷链管理，推进疫苗全程追溯体系建设。“无论是什么行业，越开放，它的透明度就越高，就越好管理，这个逻辑是不会错的。”王浩说，1984年中国医药公司制定了《医药商品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简称“药品GSP”），药品GSP对流通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在运行30多年后，它已逐渐显露出弊端，“医药冷链应该是有最严格的要求的。但如果只有10个从业者，缺少竞争，就很难让它达到一个高的水准”。随着药品GSP逐渐进行市场化的调整，王浩渐渐有了承运医药公司业务的可能。直至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药品GSP被全面取消，医药冷链正式迈入了市场化的第三方专业化运输的时代。

“当一个行业内涌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竞争后，那些数据造假或者体系不健全的小企业很快就被挤出去了。”王浩说，在进军医疗冷链运输行业后，根据国家逐渐健全的医药法律法规的要求，企业自觉地进行数字化改造是必然的。“这其中标准最高的就是疫苗，2019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无论从生产还是流通领域，这是医药领域唯一一部由人大立法的法律，其他的医药法规的重要性肯定不能跟它相提并论。”

刘攀拉着一车价值超过千万元的疫苗从成都出发，与他的搭档轮流交替，日夜兼程地途经重庆，穿过鄂西南从恩施到宜昌段的崇山峻岭，在一弯下弦月的陪伴下，在巨响的气刹辅助下滑过几公里长的陡坡，在快速颠簸的隧道口起伏路上被一次次震得激灵，终于在日出后，我们开上了宜昌长江公路大桥，走出了最为艰险的路段。第一个送货点是武汉的某大型医药企业。两个“90后”年轻司机从晚上9点在服务区吃完一包方便面后，一路上几乎再没吃东西，靠着“抽烟、瓜子，加绿茶饮料”，要直接扛到在武汉卸完货才能安心地去好好吃一顿。

幸运的是，下午1点多我们就赶到了药企门口，而且前面排队的车并不多。刘攀熟练地在门口扫码登记，很快就被系统安排好了卸货仓门。虽然是一个只有三年工作经历的年轻司机，但他具备着多线思维和擅长交流的优秀品质。

卸货的过程有惊无险。先是对方审核材料时发现少了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以及疫苗的检定报告单，这是发货药厂的失误，刘攀忙着四处联系。对方好不容易发来了电子版，结果上面少盖了一个公司的章，于是他又心急如焚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可以卸货了。刘攀决定要打开平时不常用的辅助冷机。“这个卸货仓门有点低，卸货的时候可能不好控温，可千万不能超温了，后面还有三家货要送呢。”没想到那台冷机出故障了。这又让他有点着急，跟公司打了几个电话求助，但都没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他与药企的工作人员和几名搬运工都打好了招呼，尽管他有点不满工作人员颐指气使的态度，“我们又不比他低一等，凭什么要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但面对对方时，还是笑脸相迎地连连叫着“哥”，希望卸货一切顺利。

40分钟，700多件疫苗卸货完成，冷藏箱温度一切正常。刘攀的搭档是个新手，主动性和能力都不够，虽然搭档在驾驶舱看着显示屏，但刘攀并不放心。“卸的时候我盯着手机呢，一旦温度上升，要立马停止，赶紧关后车门。”完成卸货后，他打印出由物联网设备监测出的全程冷链温度单，每隔五分钟，机器记录一次。当填好所有的单据，对方工作人员确认好疫苗的数量和批号后，交接工作顺利完成，他总算轻松了下来，“这是车上将近一半的货呢，总算安全送到了”。

新冠疫苗带来的行业推动

王浩并不满足于一套常规物联网设备发挥的作用。“开始做冷链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运输的信息化程度很差。”王浩离开体制内之前，是从事自动化控制研究的，对相关的问题直觉更敏锐，“那时候没有任何一套完整的系统能把所有的环节打通。温度数据来自冷机设备供应商，车辆数据来自车辆生产企业，冷库数据来自冷库设备供应商。”王浩说，要在三四个系统里进行转化，所有人的效率都会变得非常低，“在这些数据之上，我还需要把每一个车牌跟每一个订单绑定，但当时市面上没有人能提供类似的产品”。

最后他通过向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九州通购买服务，为自己的公司研发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可以在小程序里进行操作，不过目前还在不断改进的阶段。“今年很多人都在说，疫情之后的生意好像更不好做了，订单少、运价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王浩说，随着国家医药开启“两票制”改革，原本层层代理导致药价高企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物流价格也降低了。医药产品从药企出发，运输至各省会城市的一级经销商，接着再直接送往省内各大医院，中间只开两次发票，称为“两票制”，对于物流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原本数量庞大又集中的订单变得分散化，能让更多第三方物流公司参与的同时，量少且细碎的订单也使得物流的报价越来越低。“我们怎么降低成本呢？减少司机的工资吗？我认为就是要做好这个信息系统，把每条路线、每个时间节点的数据全都收集过来，有越来越多的数据重叠、重叠、重叠，得出一个对具体场景的概率判断来，未来它可以帮我节省更多的人力成本。”

比这套数据系统发展更快的，是司机们在一线的医药配送专业化程度。“没有想到的是，2020年初新冠来了，我们想到了接下来疫苗运输会有很大的需求，但没有想到它会来得那么快，原本以为两三年完成的任务，几个月就做到了。”王浩回忆道。

2020年初，他正在与一家冷机设备企业商谈合作。“不怕你笑话，我想好要做医药冷链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4S店买了一辆冷藏车，回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王浩进入的是一个专业物流领域，要从研究国家的法规政策开始，他发现市面上并不存在现成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医药冷藏车，只能是买回尺寸合适的运输车辆，再安装专业的冷机设备。王浩回忆，2016年，医药冷链整体的硬件水平都比较差，“我听说过一个客户要把一个货盘的胰岛素从苏州运到哈尔滨去，当时不允许拼货，怕中途超温，结果这趟货物的运输成本就高达两万多元。因为硬件水平不行，整个空间都浪费了，过路费、油费都没法分摊，最后药厂没赚到钱，运输公司也没赚到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一台合格的医药冷链车，应该安装两台冷机设备。“运药最怕‘断链’，如果你的车在船上，或者在高速路上，冷机坏了怎么办？肯定需要一台备用的机组。”但当时性能较好的两个国外品牌，独立机组都比较大，很难装进运输车狭窄的车底，“那么只能选择国产品牌作为备用冷机，但说实话，在制冷的精确度上还是有些差距的。”结果新冠疫情刚一暴发，社会上对于医药冷链货车的需求量一下子上来了，这推动了其中一家国外品牌加快改善了产品，帮助王浩组装出了他满意的冷藏货车。

而与此同时，新冠疫苗的运输战役也正式打响了。

“2020年春节前，我们的大客户药企发了书面的红头文件给我们。”王浩回忆道，以往类似的



符合国家标准的医药冷藏车需要物流公司自行改装，王浩为公司的冷藏车配置了两台冷机设备，以避免运输过程中出现“断链”

文件是通过邮件形式传递的，通过电话传真的方式发过来，他马上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王浩把所有回家过年的司机都召集了回来，“第一批司机是去武汉运物资的，还没下高速就接到通知，武汉段的高速口全部封闭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把口罩和防护服运进去，就尝试着从前面的出口下高速，再联系武汉的交警，那时大家都非常帮忙，跟后期完全不一样”。

很快，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担任组长的国家新冠疫苗运输小组成立了，包括康展在内的国内 27 家医药冷链企业成为新冠疫苗的指定运输公司。“首先是任务急。”王浩回忆道，他们接到的第一个新冠疫苗运输任务是从成都运往昆明，“最早一批新冠疫苗是产品原包装直接装货，后面几批才有了外面的冷包装”。王浩说，国家要求不但要快，而且要零差错，“无论是温度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允许有任何问题，新冠疫苗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疫苗里要求最高的一个，你运了 1000 支疫苗，送到货必须还是 1000 支，每一支都有自己可以追溯全程的‘身份证’。那时候国际社会都在看我们，看我们新冠疫苗的使用情况，不能有一点闪失”。

在新冠疫苗运输过程中，最辛苦的肯定是一线的司机们。张建锋和刘攀都在疫情的三年参与过不少次疫苗的运输，在全国各地的高速路口吃过不少苦头。“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在高速出口前面 900 米就开始排队，从凌晨 1 点一直排到下午 1 点，好不容易排到我们了，结果拍档的黄码变成了红码，交警要求我们的车必须立即原路返回。”张建锋回忆道，可车上的疫苗不能等，疫苗各个接种点的接种时间已经安排好了，很多人都在接种点预约了接种时间，“最后公司托了很多关系，在晚上七八点终于有办法卸货了。让收货方出来把我们的车开进城去，一直卸到凌晨。等我们终于坐回自己的车，交警“啪啪”给窗户上贴上了

封条，让我们一路不能停，空车开回广州去”。

张建锋回忆，疫情三年，好像总是在路上，“有时回家换一身衣服，马上又要走”。经历过这一次异常艰险的疫苗运输战后，医药冷链司机们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70后”“80后”“90后”冷链司机

跟其他领域的货车司机不太一样，医药冷链运输领域很少有个体户司机的存在，无论是冷藏货车的成本，还是医药领域对于运输的高标准，都让公司形式运营表现出明显优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将冷藏车司机群体定义为最接近“工厂工人”的卡车司机，他们的整个劳动过程在严密监控之下，除了熟练的卡车驾驶技术以外，还掌握着冷藏车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与此同时，这些司机没有自己养车的压力，也没有寻找返程货的烦恼，从某些层面上看，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超过50岁的张建锋是为数不多还能吃苦的“70后”。他2018年成为康展的冷藏车司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干过给公司食堂配送蔬菜的工作，所以对熬夜并不惧怕。但也直言准备再坚持三年，就转岗到公司强度较小的岗位上，那时候他的小儿子就大学毕业了。现在小张读一所私立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算下来一年要6万块，而老张的工资差不多每个月1.1万元，“如果你说现在还喜欢开车上路吗？也不能说完全厌倦了，但支撑自己的还是只要上路就有钱赚这样的信念”。

尽管他每周都会跑长途一到两次，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但他还是与自己的家乡产生着强烈的情感连接。张建锋说话彬彬有礼，大多数时候都是我问他答，但一说到家里的事，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讲广东人怎么吃鱼生、白切鸡怎么煮皮才嫩，还有他现在住在城郊的村子里，每年轰轰烈烈的端午赛龙舟盛事。城郊的村子是他爱人的老家，早年间他们就在这里买地盖房，让孩子在广州读书，因为这里教育资源更好。但他准备等退休后，还是跟爱人一起回他的清远老家定居，“现在周围的邻居都是天南海北的人，老家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住着更舒服”。虽然常常在路上，但他的心是非常安稳的。

跟我们一起从成都出发，也沿着武汉方向运送疫苗的另一辆冷藏车司机姜平是个“80后”，也是2018年来到公司任职的。他在货车领域没少折腾，2012年之后，他先后买过两辆二手农用车，拉过混凝土和水泥，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赚过一万多元。结果等他下定决心第三次买新车后，12万元的车只开了半年就不想干了，“行情突然就变了，别人赊账特别多，钱好几年都要不回来”。我问他是否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一开始觉得开车下雨淋不着，冷热都有空调，挺不错。现在有点烦了”。但我问他，在疫情前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工作，感受怎么样，“那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的，要是自己干，估计现在全完蛋”。

刘攀是个活泼的“90后”，咧嘴笑时露出很多牙齿，看上去非常灿烂。在见到他之前，王浩跟我说公司里的主力司机都是“75后”和“80后”，“再年轻的‘90后’就不愿意吃这个苦了。所以我的最终目标是要在‘80后’退休前，让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到我公司里来”。但刘攀是一个看起来特别优秀的司机。他除了运货途中极强的责任心之外，在路上也喜欢关心别人。7.6米的大货车视野极佳，远远的，他看到一辆小轿车准备从最内侧的快车道降速并道，而旁边恰好有辆车可能处在它的盲区范围内。刘攀一边加速一边连按喇叭，比画着让那位司机注意，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很有成为领导者的潜力。“能在公司里升职肯定是好了。不然以后结婚生孩子，总在外面跑不现实。”他准备多存一点钱，够在老家资阳付一套房子的首付，到那时再跟女朋友结婚。未来，他更希望能定居成都生活，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我小时候没好好学习，我想但凡多学一点，现在做个电商什么的，生活也比现在要好。”

不过他总是乐乐呵呵的。在武汉送完货后，搬运工要求支付280元的搬运费。刘攀跟公司领导请示完后，先行垫付。对方问：“这钱是你自己出的吗？”“怎么可能哩？我才不会出呢。”他笑了起来，“我自己也搬了不少，怎么还得给人付钱？”他每月工资是由基本工资和长途补贴组成的，每公里的补贴只有2毛钱，280元意味着1400公里的路全白跑了。想想他的辛苦，换作是我，这钱我也舍不得。“再见，姐。”在武汉送完货后，我与他们分别。他坐在高高的驾驶位上，咧开嘴冲我摆手。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南昌和厦门送货，车开起来就有钱赚，想想也是件开心事。

物价为什么又负增长了？

主笔 · 谢九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物价数据，今年 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 0.2%。这是今年继 7 月份 CPI 同比下降 0.3% 之后，物价指数的第二次负增长。

从 CPI 篮子的八大类商品来看，10 月份的物价五涨三降。其中价格下降的三类商品是食品、交通通信和生活用品及服务，分别同比下降 4%、0.9% 和 0.6%。这三大类商品的价格下跌，成为 10 月份 CPI 指数走低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食品价格下跌，影响 CPI 下降约 0.75 个百分点，成为 CPI 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0 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4%，比 9 月份的降幅扩大了 0.8% 个百分点，呈现出加速下跌的趋势。猪肉价格下降 30.1%，降幅扩大 8.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55 个百分点；鸡蛋、牛羊肉、鲜菜和食用油的价格也下降较多，降幅在 3.5% ～ 6.4%。

除了食品之外，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商品是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10 月份分别同比下跌了 4.8% 和 3.8%。这两类商品主要对应着汽车和手机。去年以来，国内汽车和手机的价格大幅下跌。由于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又不足，厂家只能通过降价来促销，这就导致汽车和手机的价格持续下跌，成为当前物价通缩最典型的代表。

如果从环比看，10 月份的 CPI 和 9 月份相比下降 0.1%。拉动物价环比走低的主要因素是猪肉等食品。除此之外，前期一些比较热门的消费开始降温，也是物价环比回落的重要原因，比如旅游。由于需求回落，10 月份的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别下降 7.7% 和 0.3%。

当然，导致物价低增长的不只是猪肉、汽车和手机等具体商品，核心因素还是供需层面的矛盾，猪周期矛盾可以随着时间而转移，而供需矛盾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自动消失，这才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值得警惕之处。

虽然中国的 CPI 指数再度呈现负增长，但是从严格意义来看，还不算真正的通缩。中国经济是否陷入了通缩，这在当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不过，是否已经通缩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重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忙于对抗通货膨胀之际，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依然相对宽松，而物价指数却持续在低位徘徊，背后折射出来的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核心问题。

中国当前虽然还没有陷入真正的通缩，但是物价在低位运行可能在短期之内难以结束。由于需求不足对物价的影响，明年的物价走势将面临几大挑战，除了食品、汽车和手机这几大类商品拉低物价走势，明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压力浮出水面，比如居住、旅游以及出口等。

从居住方面来看，主要的挑战是住房市场的疲软会逐渐向租房市场扩散。我国 CPI 篮子中的居住价格，主要由房租价格和水电燃料价格构成，住房的买卖价格并不体现在内。10 月份居住价格虽然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水电燃料价格上涨，但是更核心的房租价格其实越来越疲软。如果从房租价格这个细项来看，9 月份以来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这显示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其实已经扩散到租房市场。如果明年租房市场继续疲软，会对物价指数增加新的下行压力。

旅游市场降温，也可能给明年的物价走势增加更多变数。今年物价篮子的各个细分项目中，价格增长最快的是旅游，在整体物价疲软的背景下，旅游价格成为最坚挺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CPI 下跌的程度。疫情平息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出门旅游，加上境外游的航班还没有恢复正常，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国内旅游迎来强劲反弹。在巨大的需求支撑下，酒店住宿等价格快速上涨。今年的旅游价格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在 CPI 篮子中排名第一。

不过，在报复性旅游需求快速释放之后，旅游慢慢出现了降温迹象。从 CPI 统计数据来看，今

年 8 月份，旅游价格同比上涨 14.8%，创下年内新高；从 9 月份以来，旅游价格开始慢慢回落，同比上涨 12.3%，和 8 月份相比，环比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10 月份的价格增速继续放缓，同比增速放缓到 11%。

随着国内报复性旅游降温，加上境外游逐渐恢复正常，明年的旅游热点有可能会向境外游转移，国内旅游的热度可能出现下降。考虑到今年国内旅游的高基数，从统计角度来看，明年的旅游价格指数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对 CPI 的整体价格指数形成拖累。

另外，出口的恶化也有可能增加明年物价的下行压力。今年 5 月份以来，我国的出口突然从此前的高速增长转为负增长，截至 10 月份，出口已经连续 6 个月负增长。今年 10 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6.4%（以美元计），明显低于预期。中国的出口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疲软，同时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脱钩战略所致。最近几年，美国推动友岸外包政策，将供应链的采购向盟国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这种需求的减少可能短期之内难以恢复。

如果出口持续萎缩，也会给我国物价带来下行压力。因为出口减少，意味着国内大量的产品无法向外转移，这就会增加国内的供给压力。通货紧缩的主要表现是供需矛盾，也就是供给越来越大，需求越来越少。出口萎缩导致国内供给过剩，就会进一步增加供需矛盾，导致很多商品不得不降价出售，由此导致物价进一步下行。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想要摆脱物价长期低位运行的趋势，核心还是要刺激需求，尤其是普通民众的需求。最近几年，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保持较为宽松的尺度，但是对刺激需求的效果并不是太明显。从企业层面来看，因为财政和货币工具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刺激企业的投资欲望。

从民众层面来看，刺激经济的各种举措当中，普通民众从中获益相对有限，不仅收入没有提高，甚至还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普通民众的需求自然难以提升。如何提升民众的实际收入，以及对未来收入持续增长的信心，可能是我国摆脱通缩阴影的关键所在。



（插图：老牛）

乡村“网红”遇害：流量背后的财富与杀机

记者 · 夏杰艺　编辑 · 王珊

流量之下，罗大美从一个底层农村青年逆袭成千万富翁，他像陈旧败落的街区里，突然拔地而起一座崭新大厦，既成为“地标”，也成为“猎物”。

失踪

罗大美失踪了。

7月5日是妹妹尚秀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大学放暑假的她住在哥哥家里，她记得哥哥出门时只拎了一个小包，说晚上演出结束就回来。

罗大美是一位在抖音拥有100多万粉丝的网红，30岁，真名尚战峰，以曲剧反串出名。他经常化着醒目的浓妆，穿着女式戏裙在街头拍段子、在公园唱戏，南阳不少市民都知道他。那天的演出在南阳市的楚汉风华大剧院，罗大美开了直播。一个粉丝记得，罗大美当晚表演了三个他拿手的曲目《女儿情》《新贵妃醉酒》《长绸舞》。舞台上的他一张小巧白净的脸，化着油彩浓妆，戴着宫廷女式发髻。很瘦，身高只有一米七，在男生里很不显眼，但扮上女装的他苗条婀娜，舞姿柔媚，戏腔甜美。演出晚上9点多开始，11点左右结束。下播时，一位每天都跟播的粉丝问他“干吗去”，他回答“要回家”。

第二天下午，尚秀接到母亲吴莲的电话，问罗大美是否在家，声音听上去很急切。尚秀才意识到哥哥一夜未归，“他经常回来得晚，我以为他在房间里补觉”。尚秀打开朋友圈，发现哥哥发了一条动态，说自己要出去旅游“散散心”，并且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他以前很少这样做。等到晚上10点，罗大美还没回来，尚秀感

觉不对劲。“你出去玩啦？没事吧？瞅见你朋友圈都锁了。”她给哥哥发微信，还报告了燃气抄表员登门来催缴费，100多元。但哥哥却回复：“不用管，我（这）边有点事，别发信息。”

等到晚上，罗大美依然没有回来。尚秀将哥哥还没回家的事情告诉母亲，上午焦急的母亲，此时的反应却有些奇怪。她用一种严肃又含糊的口吻嘱咐尚秀：“公司的人要是问起你哥，就说你哥出去旅游，出去考察事情了。不管任何人问你，听见没有？”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无论尚秀怎么询问，哪怕是逼迫，母亲的表达都掖掖藏藏的，还告诫尚秀“不要管”，跟哥哥微信里的口吻一模一样。

身边的朋友也相继注意到了异常。罗大美平时在朋友圈很活跃，话多且密。之前出去旅游时，更是一天能发五六条九宫格照片，这次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憋得了呢”，朋友黄敬给罗大美发了信息又打了电话，但没人回复。黄敬说，以往即使深夜打电话过去，罗大美也会第一时间接，这种一声不吭就消失的行为，不符合他的作风。与罗大美相识的另一位反串演员阿楠也告诉本刊，自己之前几乎每天都和罗大美在微信上闲聊几句，可突然就失联了。他去询问罗大美工作室的人员，他们与罗大美关系密切，要么是曾经一起跑场子的演员，要么是他老家亲戚的孩子。对方的回答几乎一致，罗大美回老家处理私事了，“放心，人很安全”。

3个多月后，朋友和粉丝们等来了罗大美遭遇不幸的消息。10月18日，南阳警方向媒体透露，罗大美于7月初被人胁迫至河南南阳市南召县，将其可流动钱财洗劫一空后杀害。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

骗局

罗大美的父母是在他失踪54天后才真正意识到，儿子应该是遇到了危险。

罗大美的老家在河南禹州下面的尚家村，处在峡谷里。从市区开车过去要将近40分钟，后半段都是蜿蜒的山路，路很窄，就算是驾龄20年的老司机也有些吃力，不愿意轻易前往。墨色的山脉层层叠叠，岩壁陡峭耸立，下方是宝蓝色的水湾，沿途可见白杨和芦花，但几乎见不到行人，手机也收不到信号。尚家村以平房为主，偶尔跳出一幢两层的楼房。

罗大美的家被一堵三米多高的墙围绕着，推门进去，地上到处散落着颓萎的秸秆和玉米，一只不听指挥的牛犊在里边踱来踱去。可能是因为墙高，又是灰色，客厅也没有窗户，显得黑黢黢的。本刊记者见到罗大美母亲吴莲时，她刚从地里回来，正是秋收的季节，她和丈夫忙着收回这一茬的红薯。干活或许能让他们短暂地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抽离出来。

吴莲短头发，50多岁，身材矮小，颧骨处是厚厚的红晕。眼袋鼓鼓的，完全变成了黑青色，泪沟处有两道刀刻般的痕迹。到现在，吴莲和丈夫也不知道作案人是谁。回忆让吴莲痛苦和自责。她总觉得如果早点觉察出问题，儿子也许就不会出事了，她的眼泪再次顺着那条沟痕不断淌下来。吴莲说，7月6日下午，也就是罗大美失踪的第二天，自己刚从地里回来，看到手机上儿子给她打了电话，微信还给她发了消息，她发微信过去问儿子有啥事。罗大美回了三句语音：“妈，我开车撞到人了”“你别给打电话，别给打视频”“我得出去躲两天”。吴莲感觉，说最后一句话时，儿子的声音有些哆嗦。

她脑袋一片空白，儿子的微信又发来了。这次是文字，儿子说打电话会暴露手机定位，他会找人把事摆平，换了新电话号码再跟她联系。吴莲不会打拼音，便不断发微信语音问儿子：“你是逃逸了吗？”“你没交车保险？”“你喝酒了吗？”罗大美没有回应这些问题，开始用文字讲述自己的打算，“现在还没有监测到我，我这辆车还没被锁定，我会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到时候你让一个会开车的把车开回去”。

这种文字和语音掺杂的方式，符合罗大美平时和母亲的沟通习惯，他平时很忙，经常发着发着文字就开始发语音。这些文字打得密密麻麻而且错乱，营造出一种极为慌张的氛围，让吴莲更确信儿子确实醉酒驾驶后逃亡了。那天晚上，她和丈夫都吓得不敢睡觉，抱着手机到天亮。一早，罗大美又发微信告诉母亲，自己把车停在了南阳，让她过去把车开走，却没告知具体位置。吴莲不会开车，便让侄子一同过去。但到了后，她却联

系不上罗大美，只好去其工作室坐着等。两三个小时后，她收到三张图片，显示放车钥匙的位置，以及停车的位置。她和侄子赶过去后，发现确实是儿子的车。罗大美却不在。他在微信里嘱咐母亲记得将车牌摘掉藏起来，不要被人发现。

“俺觉得（这个事）肯定不能逃逸，但又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找人家私了。儿子在外面一直不让咱担心，有能耐有本事，他是不是有别的处理（办法）？”吴莲对本刊记者说。这件事情超出了这个农村女人过往的经验，50多岁的她，除了一年几次去南阳看儿子外，很少出村子，恐惧和“不光彩”深深攫住了她。她只好按照“罗大美”的要求，让工作室的员工对外保持一致口径，“说他出去旅游散心了”。8号是罗大美最后一次发来文字消息，“他说那边人还没抢救过来，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等他把这事处理好，再跟我联系。他一直说，‘妈，相信我，听我的没错’”。

根据警察后来跟家属的说法，罗大美的遇害时间应该在7月6日左右，也就是他演出结束的第二天。吴莲后来也意识到，6号之后，儿子再也没有发过语音。8月初，惴惴不安等了一个月的吴莲还是联系不上儿子。她找到了儿子的前员工兼好朋友李江。李江提出可以检查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但却发现储存卡已经被人拿走。李江找人去查罗大美出游的记录，也是一无所获。

8月28日，吴莲决定报警。在剧院附近的监控及道路监控视频里，吴莲终于看到了儿子——当天演出结束后，罗大美和一名男性一起上了自己的车，中途又有一男一女上了车，车开往南召县方向。

财富

罗大美的工作室位于南阳市宛城区天冠大道上的物流园里，占地面积四五十平方米，从装修上看算得上气派，放着中式木质家具，室内还有不少玉雕摆件和大幅字画，如今却有狼藉之感——只有一个客服坐在沙发上，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七八个不断响起消息的手机，地上堆着一些货物。客服头埋在手机里，很少抬起。客厅旁边的厨房油污遍地，砧板也扔在台面上。直播间管理员向宁告诉本刊，团队人最多时有10人左右。出事前，罗大美就在这里直播卖货。

罗大美从小就展露出唱戏天赋，七八岁时就会一边放牛一边唱戏。家里很穷，“吃个苹果都要掂量许久”，罗大美初中没读完就去了禹州一家织布厂打工。但他依然执着于唱戏，下班后会去公园练习，有时还参加农村乐队演出。2010年，罗大美考上了南阳文化艺术学校学习曲剧旦角，一年学费2600元。吴莲说，这对家里是个天文数字，需要“勒紧裤腰带才省得出来”。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还没毕业罗大美就开始在酒吧、浴场等娱乐场所接一些小型戏曲类商演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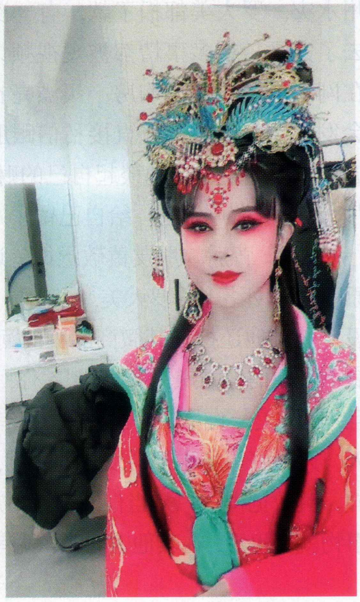
罗大美的前助理轩轩，曾经是和他一起跑夜场的反串演员。罗大美毕业后两人租住在南阳公园附近的居民自建房里，房租一个月200元，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上下铺和一个衣柜，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做反串演员很辛苦，朋友阿楠说，很多时候凌晨3点就要起床，跟着舞台车出发去省内的不同地方。夏天，数十个演员挤在没有空调的车里，遇到路演的场子，还必须在大太阳下站一整天。一场只能拿到两三百块，可能还会被中介克扣掉一部分，忙活一个月下来，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但罗大美对此很有激情。轩轩对本刊回忆，那时两人一个月接不到10场演出，酒吧、夜总会、浴场的演出都会去，还要自担路费自备服装，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罗大美不挑活儿，有场必去，还会熬夜学习新的曲子和舞蹈，攒钱定制数千元的新服装包装自己。

2016年左右，罗大美已经积累了些名气，偶尔能接到每场上千元的剧院演出，但收入依然不高。为了增加收入，罗大美开始做微商卖化妆品。2017年快手、抖音等平台的兴起给了罗大美机遇。罗大美凭借一则河南顺口溜《老鼠药》的喊麦片段，一夜涨粉十多万。视频里的他戴着精致的发髻，打扮成淑女模样，一开口却是男声中气十足的河南方言，反差奇妙。2019年他的粉丝已经有上百万，他又进入了当时潜力巨大的直播带货蓝海，售卖某微商品牌的护肤品。

他的直播间管理员向宁告诉本刊，罗大美的受众群体主要是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的中年女性，



1



2

1. 少年时期，罗大美在南阳镇平县农村戏班头开设的理发店内。图片由镇平县农村戏班头提供

2. 罗大美上台演出前的扮相

3. 村民指认的罗大美埋尸地点



3

30～60岁为主，这些粉丝有一定经济基础，职业有较多空闲，困于家庭琐事。罗大美那时每天准时开两场直播，分别在下午和晚上，每次1～2小时，卖货之余还会穿插表演，“又唱又跳，满头大汗”，无论是豫剧、越调、曲剧还是流行歌曲，只要粉丝想听，他都能来上一段。除此之外，他还会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护肤、化妆。

阿楠说，罗大美很会照顾人的感受。阿楠作为一个人气不高、非专业出身的反串演员，此前和罗大美并不熟悉，到南阳演出时却发现他带了一众员工来捧场，“一开口就叫我老师”。他还发现，罗大美会想着员工的需求，“大美不爱吃荤的，但是工作室的人想吃鸭脖，他就顺着他们的喜好点。结账的永远都是他”。路上遇到年老的乞丐和清洁工，他也能聊上几句，还会买一包点心送给对方。为人体贴和努力带来的是强粉丝黏性。在网红里，罗大美100万的粉丝数量不算多，带货种类也比较单一，但带货表现不错，有时一场直播的销售额能有二三十万。2020年是罗大美的巅峰期，据他向身边多位朋友透露的情况，那年收入已经破千万。他当时才27岁。

财富像潮水一样涌向这个年轻人。刚走红不久，罗大美就购买了一辆价值40万元的车，没过三年又换成了100多万元的保时捷，后来又在南阳陆续购入两套价值上百万元的新房。罗大美也开始学习城市年轻人时髦的穿衣风格，把衣服全部换成了GUCCI、Ed Hardy等知名品牌。他去割了双眼皮，整了高鼻梁，皮肤也白了不少，扮起女装更美了。他为自己定制了不少上万元的戏服头饰，有的头冠要20万元，还收藏了两套点翠制品。他买了不少玉石翡翠佩戴，还给母亲送了十余万元的貂皮衣服，寄去一箱箱昂贵的水果和保养品。

在外人眼中，他非常慷慨。网上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向他诉苦，他直接转账5000元，尽管此人甚至都没有关注他的账号。河南疫情、郑州暴雨、

涿州水灾，罗大美都捐了款，有一次还包车带着物资去了灾区。很多事情都被短视频记录下来，公开发在网上。关于购车购房、买漂亮衣服的事情，他也会发在朋友圈里，或直接私信跟朋友分享，跟关系近的人会毫不避讳地谈起自己的财产情况，“姐姐（罗大美这样称呼自己）给自己留了1000万养老”。

“炫富”背后，朋友黄敬觉得，这也有职业需求的原因——网络上的罗大美，一向是“高调张扬”的人设，而且他还担任某微商品牌的河南总代理，“要让底下人相信你能赚钱，愿意跟着你，肯定要多晒晒”。而且，罗大美一直是一个喜欢分享、有点“咋咋呼呼”的人，无论好事坏事都会发在朋友圈，走红之前就是这样。黄敬觉得，只是当他的财富增加之后，晒出来的事物就变贵了，在其他人看来，就有了不同的感受。

杀机

在平均工资仅三五千元的南阳，罗大美一夜爆红、身家千万的故事，就像陈旧败落的街区里，突然拔地而起一座崭新大厦，耀眼夺目。当这座大厦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倒下，流言立刻席卷了这座人口近千万的城市。警方消息说，这是一起熟人作案，主犯系罗大美“朋友”，“是比较信任的人”，但并未公布其他。这个信息在小城传播中演变成凶手是“助理、表弟和发小”，罗大美“被折磨了十几天，榨干了身上所有的钱”。不论是快递员、酒吧老板、便利店店员、郊外农村的农民，提到罗大美，都能谈上几句。

林岩知道，耀眼的财富可能招致怎样的目光。他和罗大美的人生路径相似，出身四川农村，也是先做反串演员，然后直播带货，在2020年巅峰时期一年也曾有上百万的收入，“那时候我是过了一点，经常在朋友圈晒包晒表，下面就会有层出不穷的评论，说我太高调、花钱奢侈，有的很难听，像诅咒一样”。这些评论大多来自林岩小时候要好的朋友和同学，过去相处只是觉得性格有些偏激，当财富差距拉大后，却逐渐扭曲为嫉妒和恶意。

罗大美也给林岩看过自己的朋友圈，也有不少令人不适的评论，比如“不要太张扬了，迟早有一天会招来祸害”。不过，与林岩选择拉黑这些人不同，罗大美只是说了一句，“让他们眼红去吧”。但他也不是没有困扰。走红后，无数借钱的人找上门来，根据妹妹留存的一份备忘录，他借出了数百万元。林岩印象中，这几年，罗大美每年底都会发一条朋友圈催还款：“快过年了，借钱没还的都自觉点啊，别让我一个个点名。”但不少借款难以收回，他最后在微信昵称上写了“借钱拉黑”四个字。

吴莲不认识7月5日晚上与儿子同行的那两男一女。她记得看监控时，有一个男的文着大花臂。与罗大美相熟的人，来回猜测，也想不出三人是谁，只能挨个排除他身边的不利因素。2021年之后，由于邻居投诉太吵，罗大美将工作室搬到了现在的物流园。曾去过他工作室的直播间管理员向宁注意到，“环境变杂了，攀他的人特别多”。罗大美身边出现了一些不认识的朋友，还会一起去夜场打牌、蹦迪；物流园里的邻居经常到他的工作室吃饭喝茶，“一大家子都过来，这个走了，那个又来蹭”，有的人甚至趁罗大美不在的时候进去吹空调。

近两年，罗大美的直播流量正在迅速下跌——高峰时他的直播间有数千人，出事前实时在线人数只有几百人。平台数据显示，罗大美近一年每场直播的销售额在2500～5000元不等。林岩说，近年来平台对男扮女装行为有限制，几乎所有反串网红的流量都在减少。罗大美陷入焦虑中，他跟朋友形容自己是“昙花一现”。为了维持业务罗大美选择降价，同样的货品比如洗面奶，同行卖一支就要99元，他卖5支99元，淡斑霜同行卖680元，他只卖280元。他为此树了不少敌，大号被同行多次举报，导致被处罚无法继续带货，只能另开小号。

随着收入下降，他工作室的员工也不断减少，由2020年的近10人减少到出事前的4人，只剩两个客服，分别是他的表弟和徒弟，还有一对负责仓库管理的夫妻。原本，他有一个贴身助理，去哪儿都会跟着他，但助理年初离职了。多位朋友回忆，罗大美“今年看起来特别疲惫”，还曾表示“想把工作放一放”。

当亲属、员工、朋友回忆事发前的情况时，他们发现，嫌犯确实对罗大美非常了解——在出事前，罗大美正在装修新房，还邀约外地的朋友来玩，自己也有出去旅行的打算。因此7月份事发后，当嫌犯以罗大美的身份发朋友圈宣称要出去旅游散心，无论是员工还是朋友，都暂时接受了这种说法。而且，多位经常聊天的朋友在罗大美消失后也收到了他的群发信息，说自己要回老家办点私事；而员工收到

的信息则是，处理掉积压的洗面奶货品；远在农村的母亲面对的，则是一个精心编织、步步为营的骗局。

嫌犯

发现罗大美的地点，位于南召县南河店镇四棵树乡的一处僻静山村，距离他的老家200公里。从外观上看，就是一处普通的野树林，中间秃出一块空地，泥土隐约有挖掘过的痕迹。这里原本有一个红薯窖，警方正是从其中找到了罗大美的遗体。挖掘机来的这一天，整个四棵树乡都轰动了，村民聚集在四周，拿着手机拍视频。一个村民告诉本刊，三个嫌犯中，有一个叫余峰，小名“余大娃”，以前就生活在附近村子里，后来搬到山下，藏尸的红薯窖是他亲戚家废弃的。

到现在，没人说得清罗大美是否与余峰认识，是否是警方消息里的“熟人”嫌疑犯，如果认识，两人是相识于何处？据有媒体得到的警方消息称，嫌犯原计划勒索罗大美十几万元，但控制罗大美后又实施抢劫，逼迫其陆续转出数百万元。原本，三名嫌犯曾欲将其卖至缅甸再赚一笔。因案发时，中缅两国正大力打击电诈犯罪，嫌疑人计划落空便将罗大美杀害藏尸。

余峰家如今在镇上的一栋两层楼房里。村民告诉本刊，余峰家有四口人，原本在山上只有两片茅草房子，“一下雨就哗啦啦往下滴”。父母靠种一两亩薄田为生，只能勉强果腹，一家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星子”。十多年前，余峰的母亲偏瘫，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家里评上了村里的贫困户，为此分到镇上的安置房。当本刊记者走进他家时，他的母亲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鼻孔里插着管，口中不断流下口水，父亲则拿着手帕在一旁不停擦拭着，地上堆积着药盒、奶粉，还有他捡回来的一叠叠废弃纸壳。其父余忠告诉我，平时和妻子主要靠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生活。

余忠是在9月份才知道儿子出事的，警方曾到家中两次问询，他才知道，儿子涉嫌一起命案，而受害者是一名网红。他平时使用的是老人机，不理解网红的意思。他和妻子哭了近一个月，每每想起这起案件，就会说“造孽啊”。余忠说，余峰今年41岁，从小不爱学习，初一时就辍学了，之后开始做点小生意赚钱。起初在山上收一种特殊的树叶，两毛钱一捆，后来在附近的镇上卖冰棍，一毛钱一根，之后就到外地打工了，“不知道在做什么，交了一些坏朋友”——20岁左右，余峰犯下一起伙同他人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被判刑七八年。

贫困在这个家庭中，带来的是疏离与淡漠。余忠回忆，余峰在外地服刑期间，由于没钱，他们一年才去看他一次，后来忙于照顾妻子，他也无暇关心在外打工的两个孩子。他对余峰的评价是，脾气暴躁，对父母也不算客气，“嫌我们家里乱，嫌我们做的饭不干净”，偶尔回来拍个三五百块在桌上，“就去和一帮老表在外边耍”。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究竟做什么。

冯颖是余峰的前女友，比余峰小11岁。她告诉本刊，自己与余峰是在茶馆认识的，余峰追求她时，开着一辆路虎，与朋友合开了一个采砂场，自称一年有二三十万的收入。对于曾经入狱的经历，余峰并未隐瞒，但他换了种说法，说自己并未犯罪，是替朋友顶罪，还因此得到了生意上的第一桶金。冯颖说，两人原本打算共同购房结婚，但她逐渐发现余峰实际上并不靠谱，只是“嘴皮子特别会说，给你一些美好的许诺”，不愿意出资买房，却给自己换了辆宝马；此外，他常流连于娱乐场所，夜不归宿，还经常去赌博。

2019年，冯颖生下了孩子，但余峰并没有改变，还有出轨行为。分手后两人因为孩子的事情偶尔联系。2020年见面时，余峰提到采砂场开不下去了，想找别的生意来做。她注意到他的车换成了一个普通的不认识的牌子。余峰的弟弟一直在外打工，他告诉本刊，哥哥出狱后，兄弟俩每年也基本上只有过年时能见上，平时通话只有几秒钟，“问父母好，问我好，说最近还可以，然后就挂了”。在8月份案发后，余峰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也是简单的这样几句，没有听出什么异常。

到现在，距离罗大美被害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他的父母对于案情依然知之甚少，甚至连儿子的遗体也没有见到。两个人都瘦得脱了相。吴莲沉浸在痛苦里，她感到一家人好不容易挣出来的生活，一夜间回到了原点。她想起2013年儿子从艺校毕业前夕，在酒吧表演一晚上赚到300块，高兴地打电话通知她，可以抵上一部分生活费了。“我那时候想，我儿子出息了，怎么养出了这么个人才呢，真是无价之宝啊。”

（应采访对象要求，尚家村为化名，尚秀、吴莲、阿楠、轩轩、余忠、李江、余峰、向宁为化名）

菲律宾博彩漩涡：一份学校推荐的危险工作

主笔 · 吴淑斌 覃思

蒋阳和同学们被学校推向菲律宾的那几年，正是菲律宾博彩业最繁华、中国人流出最多的时期。数据显示，到了 2019 年巅峰时期，菲律宾 281 家持证经营的网络博彩公司雇用了 13.8 万外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公民，菲律宾媒体称之为“中国劳工潮”。

“开设赌场罪”

蒋阳是在 8 月上旬“进去”的。8 月 6 日上午，一阵敲门声把正在睡觉的蒋阳吵醒，他打开门，两名警察已经带着手铐站在门口。警察告诉他，因为牵涉一起由河南信阳警方侦查的“九州娱乐城”跨境赌博案，24 岁的蒋阳被列为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网逃”，需要回派出所做笔录。其实，警察已经上门找过蒋阳一次，但扑了个空——他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一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10 ～ 15 小时，几乎只有睡觉时间才会回到出租屋。

“被抓捕”并没有让蒋阳太慌乱，他预感到会有这一天。案子和他四年前在菲律宾博彩公司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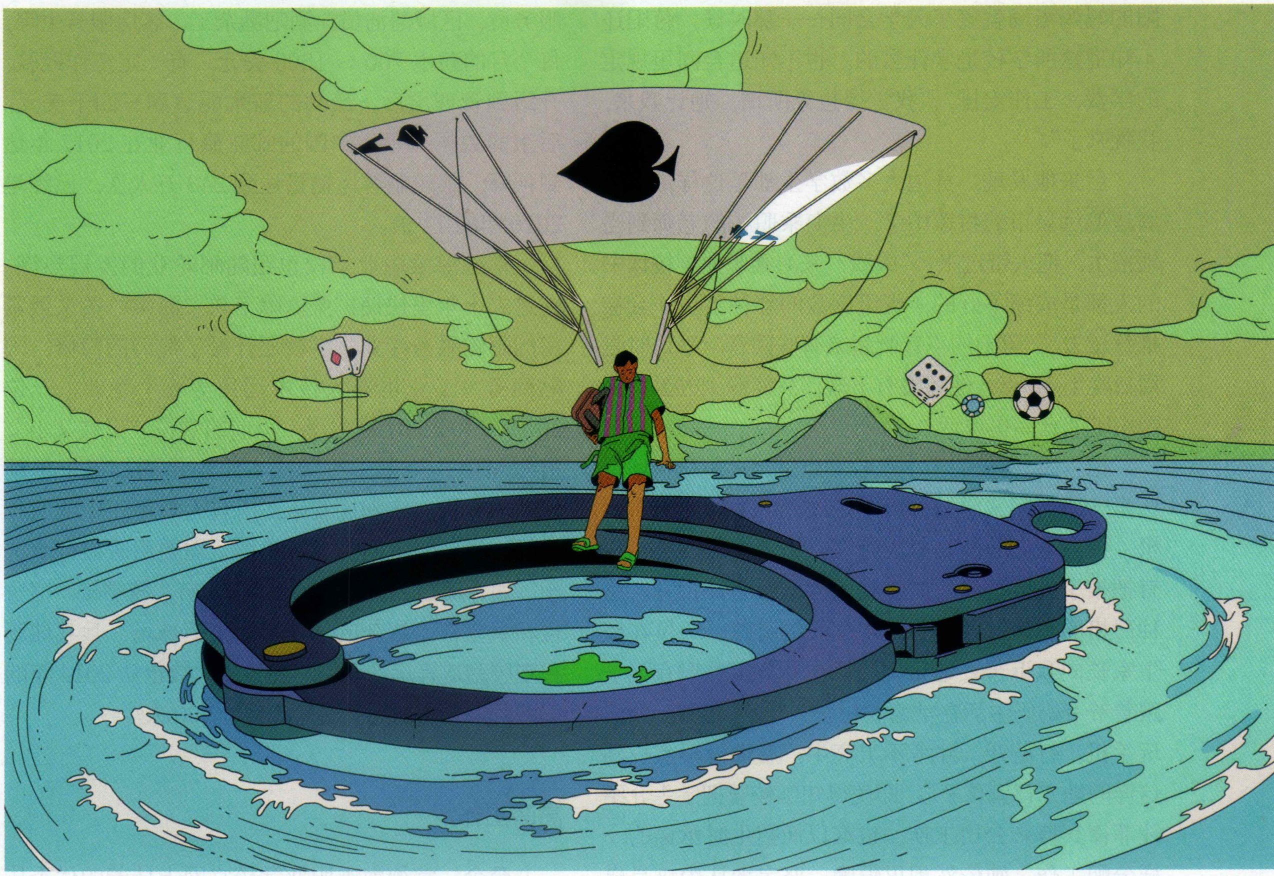
2017 年，蒋阳还在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念职高三年级，临近毕业时，班主任在班级 QQ 群里通知，有一个“国外高薪工作”的机会，是在菲律宾的度假村当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八九千元。给学校缴纳了 10500 元的上岗费后，蒋阳和同学乘坐飞机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带到一家网络博彩公司。所谓博彩，是指在赌博或比赛中得到彩头。蒋阳入职的这家公司，经营的赌博项目包括棋牌、体育博彩（如赌球）、电子游戏、棋牌等，在菲律宾当地属于“合法经营”。唯一有点让人不适的是公司收走了他们的护照，还要求他们签订了合同，约定半年内离职需要赔偿近两万元人民币。蒋阳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 2019 年回国。如果没有后续的麻烦，这只不过是这个年轻人进社会过程中一段没有太多记忆点的经历。

去年，蒋阳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曾经同在菲律宾公司上班、担任管理层的两位中国人在国内被抓了，退还非法收入 70 多万元人民币，等着进一步判决。“当时不害怕啊，他们都是领导，拿底下几十个员工的提成，赚得多。”蒋阳没有想太多，毕竟，他只是每个月工资六七千元的底层员工，“我以为不会查到我们身上来呢”。

直到 7 月底，听说另一位菲律宾公司的同事、曾经的职校同学也在国内被警方抓捕时，蒋阳隐约感觉“完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是每天依然按时上下班，脑海里回忆着去菲律宾工作的来龙去脉，“随时做好被抓的心理准备”。

整个 8 月份，蒋阳身边至少有 7 位校友和他以相同的原因被警方抓捕，目前都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他们中，有的人工作了将近 4 年，也有人只待了 3 个多月。后来他们才知道，一位学姐已经在今年 3 月被河南省地方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一年，另一人在 8 月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这份给众人带来“牢狱之灾”的菲律宾博彩工作，是由他们当时就读的常德海乘职业学校介绍的。9 月上旬，常德海乘职业学校法定代表人邓广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学校通过一家名为深圳市海欣恒投资管理公司的中介机构办理手续，“2016 年，海欣恒公司来要人，我们试探性介绍了几个学生，学生去后反馈还不错，后面又去了几批，当时说过去从事酒店管理、文员等行政工作”。邓广周称，自己对于学生在菲律宾从事涉案工作“完全不知情”，但又承认，自己在 2018 年 12 月到菲律宾的公司里看望过学生，“我看他们办公场所很豪华，住得也很好，收入也很高，就感觉不对劲。但赌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所以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没再安排学生过去”。



（插图：老牛）

民办职校的市场

被抓捕后，蒋阳和同学们才反应过来，这份学校安排的工作“把人推进了火坑”。取保候审后，正在气头上的毕业生们曾经商量着到校门口去抗议，最终因为没人组织而不了了之。“很难，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一位学生对本刊说，“有些无奈，学校连地方都换了，在山旮旯里，去一趟不容易；四五年前的那批老师也换了好多人。”

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已经在2022年搬到了新校区，如今位于距离市区大约20公里的远郊村子，建在村里一块曾经是纺织厂、毛巾厂的地皮上。在常德市三十几所公办、民办中职里，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并不突出，许多当地人甚至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但它却有着不小的招生市场，为许多中考成绩差又想继续上学的学生提供了初中毕业后的去处。

蒋阳的老家在常德相邻地级市下辖县城的乡镇，由于父母离异，蒋阳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在县里的景区做售票工作，只有小学文化，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指导他的学习，但想方设法让唯一的儿子多读几年书，上一个好学校。蒋阳在镇上的学校念完小学，毕业时成绩“已经是垫底”，母亲辗转托人交了借读费，把他塞进县城里一所还不错的初中。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如今蒋阳已经忘了自己中考的分数距离普高录取线还差多少，“初中时成绩实在太差了，再交钱读普高也是混时间”。

上职校成为许多无法考上普高的学生的唯一选择。“大多数人还是会读个高中吧？那时候年纪还小，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最多去电子厂或餐厅里打工。”初三时，有海乘职业学校的老师到蒋阳的学校里招生，班主任把成绩不好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告诉他们“有一所‘包分配’的职业学校，读完书就能有工作，管理得很认真”。随后，招生

老师还特地组织大巴车把家长接到学校里参观。蒋阳的妈妈当场就签了入学合同——那时候，蒋阳还不知道这所学校是学什么的，也不知道合同里规定的学费、工作安排，“我觉得也无所谓，她让我来，我就来了”。

后来他发现，身边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来自周边偏远县市的村镇中学，由海乘职校的老师到当地招生，把人带过来。“成绩？来海乘职业学校读书的人都是成绩不好的，班级倒数的那种学生才会被推荐过去。”蒋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回音。采访时是周日晚上10点，他还没有下班，只能躲到办公室隔壁空旷的仓库里说话。

招生时，学校的一个核心卖点是“军事化管理”。这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周一到周五学生需要上缴手机；校内有常驻教官每天查寝、检查宿舍内务，没有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学生所在班级会被扣分。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得到不少家长的青睐，一位在校生家长向我诉苦，她和丈夫都在外务工，只有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常德农村里，“没人管着，整天玩手机、打游戏，才考不上高中，后悔没早点找到这样的地方管管孩子”。即使得知学校曾把学生介绍往菲律宾博彩公司工作，也难以像招生时承诺的一样分配工作，她依然相见恨晚，坚定地认为这是自己和孩子最好的选择。

“分配游轮工作”是学校的另一个核心卖点，多名学生告诉本刊，自己当时选择报名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学校给出的承诺：“分配到豪华游轮，每个月工资一万块钱，能经常出国。”

2020年之前，海乘专业是校内唯一的专业。这是学校在探索中瞄准的契机，2005年刚成立时，学校名称还是“常德英杰职业技术学校”，一直到2010年前后更名为“常德海乘职业学校”。那正是邮轮业在中国发展最火热的时候，而游轮是邮轮里承担客运旅游功能的类型。2009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会长称，中国邮轮旅游正处在十分良好的发展阶段，当年的出游人数同比增长27%，未来二三年，邮轮出境旅游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从2010年以后，海乘行业确实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发展。一位长期从事海乘培训、招聘的中介告诉本刊，疫情前的十年里，报名应聘海乘的人数“涨了七八倍”，从最早无人问津，到后来应聘者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豪华游轮上的基础工作有送餐服务员、区域清洁员、酒吧勤杂工、客房服务生等，每个月的薪水700～1000美元，有一定工作经验、升级到管理层后，最高的薪水能达到三四千美元。后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邮轮旅行业在2017年达到顶峰，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243万人次，已经是2010年的11倍。

常德海乘职业学校也跟随邮轮业的发展热潮，在过去十年里快速扩张。除了与“海乘”关系最紧密的邮轮乘务专业，学校还开设了热门的汽修、国际商务、工业机器人技术运用等6个专业。一位2014年入学的学生记得，以前的学校“又破又小”，宿舍是用一个屋子里隔出6个小单间，每个单间住5～6人，床紧挨着床，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和一间浴室，浴室里没有热水器，需要用暖壶打水洗澡。如今搬迁后，新校区占地36亩，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都是崭新的，还增添了篮球场、乒乓球场和塑胶跑道等运动设施，在校生人数也从2014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了现在的将近900人。

高薪工作

至今，常德海乘职业学校官网上挂着的优秀毕业生照片，大多是学生穿着游轮制服，以大海为背景，与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合影。在学校的宣传视频里是这么描述游轮工作的：“游轮上的生活丰富多彩，让您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自由交流，让您成为年轻人中具有高贵气质、令人羡慕的典范，更会让您积累从事涉外管理的宝贵经验。”

但在校三年里，“高薪邮轮工作”更像是学校打造的一个美妙却模糊的梦。虽然学的是海乘专业，学生的日常课程内容与海洋、游轮并没有太大关系。同样被取保候审的2013级学生赵柏回忆，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英语、粤语、计算机和形体课，“英语听不懂，计算机学打字和办公软件。就是混日子，我们本来就学不进去，坐到教室里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你”。

唯一和海乘有关系的环节就是考取海员证，二年级时，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外地参加培训和考试，赵柏去的是武汉海事局，算上交通费、培训费、食宿费，一个月的花费超过一万元。但他连续考了两

次都没能通过，“已经搭进去几万元，算了”。那时，赵柏从未见过游轮，他对海乘工作的理解就是“在邮轮上做服务员”，以及中考后，听远在广东工厂打工的父母说，一个亲戚的孩子毕业上船，每个月能挣7000多元。

“业内心照不宣的是，要当海乘根本没有必要花三年时间上海乘学校。”王玮杰就职于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海员培训中介机构，接触过上千名应聘者，其中不乏从海乘专业毕业的中职学生。“学校里教的东西和实际工作是不接轨的，许多校内的老师甚至都没有见过游轮，只是照着十几年前的课本讲关于安全管理、船舶运输的知识。”王玮杰说，海乘工作的两个核心要求是英语和沟通能力，“比如顾客在游轮上用餐时，服务员需要和客人始终保持沟通，每上一道菜，都要询问客人对口味的反馈，还要介绍靠岸的情况和岸上的旅游点，让客人有VIP的感觉”。游轮公司面试时，很看重应聘者是否有实操经验——这也是中介机构能提供的核心培训内容。在王玮杰培训过的应聘者里，慢则三个月、快则一周，就能通过面试，成功上船。

至于学校承诺的“分配邮轮工作”，更多是一种噱头。王玮杰告诉本刊，国外邮轮公司一般会授权中国国内有外派资质的国企、央企作为一级代理公司进行招聘，部分一级代理公司将工作外包，由中介做具体招聘工作，而学校只是和中介公司合作，将学生推荐过去。“相当于在邮轮公司、一级代理、中介、求职者之间，又塞入了学校这个环节，很多时候学生会需要多交一笔冤枉钱。”

学生们不懂这些，只是憧憬着学校描绘出来的游轮生活。蒋阳倒是在二年级顺利考到了海员证，但拿到证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触及这份“高薪工作”。“英语太差，老师说要报名的人自己掂量一下，口语能不能跟外国人流畅交流——我连考卷上的英语一般都是不及格。”英语成了一道绊倒许多人的坎，每年这所海乘专业学校里能成功“上船”的只有寥寥十几人。

巧合的是，另一份“高薪工作”在毕业前像及时雨一般来了。蒋阳记得，2017年，班主任在班级里通知，英语成绩不好的同学可以去菲律宾度假村的酒店当前台、行政、服务员，还强调“去年已经有一批同学去过，工资待遇不错”，只是需要交10500元的上岗费，包括签证、机票的费用。当时，蒋阳班上四五十名同学，有将近一半的人报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去菲律宾了”。

其实，蒋阳已经隐隐感觉到不对劲，“办护照跟签证应该用不了那么多钱吧？也不敢去问，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甚至还找到一位上一届去菲律宾的同学咨询，对方只是告诉他，不方便透露情况，但随时能联系上人，公司也不会强制员工上班，“听他说工作挺轻松，工资也高，就没再犹豫”。而2016年第一批去菲律宾的赵柏甚至没有可以咨询的人，“我如果是现在这个年纪，可能会上网查，会去找老师问。那时候才十七八岁，什么都不懂”。他只好告诉父母，父母也不明白签证、上岗费、度假村这一连串词，只是给他打了钱，“既然是学校安排的，那就去吧”。

这份工作的推进明显简单了许多。面试是远程进行的，地点就在学校里，蒋阳坐到一台办公室的电脑前，发现面试官并没有打开视频，“看不到对面的人，不知道那是谁”。对方只是简单问了个人信息，就让他开始打字，每分钟能打字60个以上，就算面试通过。从进入办公室到出来，每名学生只用了两分钟时间，接下来是交钱、交护照、拿到护照，等待启程。

掘金菲律宾

飞机降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后，一切就脱离了学生们的控制。走出机场时，有人高举一块写着公司名称“收米”（somi）的牌子等候，带他们坐上一辆面包车。学生们要先把护照交给接机的人“拿去办工作签证”，然后被送到宿舍。宿舍是由酒店改造来的，比学校里的还宽敞，放着上下铺架子床，每个房间住4～6人。

蒋阳在第二天就明白了，这里根本不是所谓的“度假村”，而是一家博彩公司。公司位于马尼拉市中心一处半新不旧的写字楼44层，人来人往，入口处有荷枪实弹的保安把守着。到公司后的第一件事是签工作合同，蒋阳没有细看，按照人事的要求签了好几个名。这里的领导和员工都是中国人、说中文，小领导把蒋阳和其他新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先宣布了公司的两条规章制度，不许拍摄公司里的照片、不许对外透露公司的具体业务，然后给每个新人安排一位老员工指导。蒋阳的岗位是“推广”，从下午2点工作到晚

上12点，核心任务就是“拉人”——把一些玩线上博彩的人吸引到公司的App上参赌。每个员工会拿到一个工作手机，注册新的QQ号后加入博彩群里当“托儿”，话术包括“你也买球啊？我在某个平台上赚了不少钱”，或是在搭档推荐平台时打配合。

“高薪”也打了折扣。推广岗位的基础工资是6000元，每个月要成功拉到12个人，否则就会倒扣工资。被拉来的人只有在平台上充钱才算有效会员，每充值200元，“推广”可以计1积分，得到50元绩效。

发现自己加入的是博彩公司后，蒋阳有些害怕。他想离开这里，但公司人事软硬兼施，告诉他护照已经上交办签证，“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回来，况且，他才发现，那份没有细看的合同里已经约定，入职半年内离职要赔付人民币近两万元——新员工每个月的工资还会被“压着”2000元，如果提前离职，这笔钱会被扣除。

蒋阳最终选择留下来。他交不起赔付金，也不好意思再和妈妈要钱，按照公司的规定，他只能借口在酒店里做行政工作来搪塞家人的询问。更重要的是，公司行政反复劝说他们，“博彩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公司有政府颁发的牌照”。慢慢地，蒋阳感觉到“收米”似乎真的是一家“正规公司”：公司里的架构齐全，有人事部、行政部、后勤部等各种部门；员工能按时上班、下班，虽然没有食堂，晚餐是由公司订购的盒饭，有时领导还会组织外出聚餐、团建；没有人看管他们或是强迫他们工作，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还认识了其他同事，他们大多是主动找到这份工作，有些人甚至已经在中菲之间安全穿梭了好几趟。

在菲律宾，博彩确实是得到政府许可甚至支持的特殊行业。林凡在东南亚地区辗转工作五六年，开了一家专门帮助中国人办理签证手续的中介公司。他告诉本刊，菲律宾的博彩行业和缅甸的电信诈骗不同，正规的博彩公司会得到政府发放的牌照，政府工作人员还会定期上门，检查是否有公司借着牌照进行诈骗、“杀猪盘”等非法行动。

早在1977年，菲律宾政府就成立了国有菲律宾娱乐与博彩公司（PAGCOR），该公司至今依然是菲律宾国内最大的博彩公司。2008年，菲律宾政府宣布博彩产业向海外公司开放，这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和人员流入，使菲律宾开始有实力和澳门、新加坡竞争亚洲博彩市场中的地位。最迅猛的增长发生在2016年至2019年之间，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积极推动网络博彩合法化，给予PAGCOR发放牌照的权力，并向网络博彩运营商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5月4日，菲律宾马尼拉，警方突袭一个自由港区后，检查获救的被贩卖人口的文件和护照。5月6日，菲律宾一名官员表示，菲律宾当局已经从几个亚洲国家救出了1000多名被贩运到该国并被迫进行网络诈骗的人

右图：2019年11月14日，河北警方将在菲律宾抓获的208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包机押解回国，图为犯罪嫌疑人押解现场

收取专门的税费和监管费——不过，菲律宾网络博彩禁止本国公民参与。一系列动作加速了网络赌场的生长，菲律宾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菲律宾政府从网络博彩运营商获得的税收达到64.2亿比索，比2018年翻了近3倍。

蒋阳和同学们被学校推向菲律宾的那几年，正是菲律宾博彩业最繁华、中国人流出最多的时期。数据显示，到了2019年巅峰时期，菲律宾281家持证经营的网络博彩公司雇用了13.8万外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公民，菲律宾媒体称之为“中国劳工潮”。蒋阳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发生地震，写字楼里的人都往一楼跑，相互一看，“全都是做博彩的中国人”。

在菲律宾博彩公司担任人事的中国人何晓钦告诉本刊，那时候，国内对于东南亚诈骗、赌博等内容的报道很少，中菲之间的人员往来也方便，“海关几乎不会卡人”。招人时，公司会承担应聘者的机票、签证费用，还会额外支付招聘中介2000～5000元不等，“一个入职的员工，身上就背着一万多的成本，这也是设置赔付期的原因”。他见过其他中职学校的学生由学校和中介输送来，“许多时候，学校是两头收费”。

不过，2020年开始，菲律宾的博彩行业和“中国劳工潮”开始走向衰落。随着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参赌、开设赌场的打击力度加大，以及新冠疫情让一些中国员工在春节假期后无法重返菲律宾，菲律宾的网络赌场在2020年后出现收缩。林凡最直接的感觉是“生意不好做了”，这两年，许多曾经在菲从事博彩行业的中国人会在中国海关遭到更严格的盘问，最终无法成行。人手短缺，菲律宾博彩公司招聘时给中介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甚至出现直接在街头绑架员工的情况。2022年，菲律宾注册在案的离岸博彩运营商减少到32家。

蒋阳慢慢习惯了马尼拉的生活。公司里至少有十几个校友，有时大家会相约吃饭、出游。这里的治安环境比不上国内，但他们已经有了经验：出门时要结伴，搭出租车时坐在后排，如果真遇到抢劫的，那就老老实实把钱交出去，毕竟这是个可以持枪出门的国家。他们不再怀疑这份工作的合法性，“我们也不收客户的钱，自己不参加赌博，就是在正常上班，根本没想过会被判刑”。



（翟羽佳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抓捕之后

如果当时不去菲律宾呢？采访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位2017年毕业的女生，她既没有上邮轮，也没有选择去菲律宾，而是留在国内自己找工作。她辗转做过地铁保安、客房服务员，如今是餐厅服务员，工资始终在3000～5000元之间徘徊，每天晚上12点下班。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即便过了半年“赔付期”，也有不少学生选择留在菲律宾，大部分人待了2～3年。

也有人坚持离开。陈理在2017年被送到菲律宾收米公司，入职二十几天，他始终惴惴不安，也学不会那些“骗人的话术”。但护照已经被没收，离职需要赔偿一大笔钱。“我去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岗位，不‘拉人’的那种。”后来，陈理被转去后勤部“打杂”，负责帮助员工统计需要购买的生活用品，再报给行政部统一采购。好不容易熬过赔付期、顺利拿到护照和签证后，陈理终于离开待了10个月的公司。2018年回国后，他到常德海乘学校找当时的班主任反映情况，“我说，那边是搞赌博的。班主任说在那边是合法的，他们有

合格的证件，就像咱们国内的营业执照。”

陈理不好再说什么，也没有时间再为这件事忙碌。在菲律宾的10个月里，他只有基本工资，当地的消费水平又高，“国内卖5块钱的泡面那里要10块钱”，几乎没有攒下钱。回国后，陈理开始做“金融行业”，具体就是“跑贷款业务”，帮缺钱的人办理银行贷款手续。这一行的门槛低，但开支大，平时需要自己开车到县城里签合同、买烟买水，一个月拿到手不过五六千元。做了一年多后，他又进入餐饮行业，在一家夜宵店的后厨帮工，希望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今年8月，这段五年前的马尼拉经历已经渐渐淡出记忆，陈理忽然接到户籍所在地民警的电话，要求他去到派出所“自首”。随后，他见到了来自河南信阳市的办案民警。

工作地点在菲律宾，雇佣公司在当地持有合法营业执照，为什么河南警方会找上门？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向龙解释，《刑法》第6条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在我国，线上博彩是违法行为，这次案件的结果发生在国内，依然要受我国刑法管辖。

“十赌九输，有些人参赌输了以后，觉得是‘黑平台’操纵结果导致自己亏钱，就会去当地派出所、公安局报案。一般哪个省份的赌客先报案，当地公安局就有了管辖权，开始立案、侦查和抓捕；如果多地、多个不同赌客报案，管辖权有争议的，协商不成的，最后会出现指定管辖的情形。”车冲是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律师，从2015年进入法律行业以来，一直在和网络赌博案件打交道。他接触过“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赌博网站代理，大多数人原本就是赌客，通过发展下线拿到平台的返利；另一类是赌博网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很年轻，经人介绍到菲律宾的博彩公司里做客服、推广、后勤、技术人员，回国数年后被抓。“对法律误解是这些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他们并不是急于用钱、铤而走险，而是误以为在菲律宾做博彩是合法的，在国内就没事。还有一些人怀着侥幸心理，想着‘我只是做一些边缘工作，打个擦边球，没有组织赌博活动，应该不算犯罪吧？’”

虽然常德海乘职业学校的学生已经回国四五年，案件依然在追诉期限内。“追诉期一般由罪名的‘最高刑期’而定。如果法定最高刑期不满5年的，那5年前的案子就不追究了；如果法定最高刑期为5年到10年，案子发生后15年内警方都可以追究。”车冲说，开设赌场罪的最高刑期正是10年。但根据规定，“对于跟组织赌博活动没有直接关联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常德海乘职校的学生可以争取缓刑甚至更轻的治安处罚”。

但学生们不懂这些法律知识，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诉讼流程，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找律师，只是被动地等待着结果。当记者问及下一步的计划时，大多数人给出的回复是一样的：“现在就是等通知，法院什么时候让我们过去，我们就马上过去。”

作为刚被取保候审一个月、可能背上“案底”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没有想象中的焦灼和不安，大多数人已经重新投入工作里，尽量续上被抓捕前的生活。“还能怎么办？生活也得继续过下去啊。”在看守所待了四五天才取保候审的赵柏，如今和父母一起在广东的一家制鞋厂工作，我们的采访是在下午和晚上换班的间隙进行的，周围是人来人往的嘈杂声。

蒋阳的时间更难确定，周末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要从下午两点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下班，有时，他甚至在凌晨四五点才会回复采访消息。“等法院判决。应该是缓刑，大概是缓刑吧？和一个师姐判得一样，然后只能待在深圳，不能乱走了。”蒋阳听起来很平静，像在叙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问他，现在有什么诉求吗？他想了很久，“本来我们打算找学校理论的，但学校也联系我们，说一直在想办法——虽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心里清楚，已经签了认罪认罚书，再去推翻口供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只能看看，学校能不能把当时交的上岗费退给我们。”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蒋阳、赵柏、陈理、王玮杰、林凡、何晓钦为化名；感谢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向龙，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律师车冲为本文提供的法律支持］

(宋子摄)



朱哲琴与剑河革东的苗族飞歌小歌手

朱哲琴，“消失”的歌手

记者 · 孙雅兰

朱哲琴太久没以歌手的身份在公众视野里露面了，久到“90后”“00后”听到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取而代之的是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她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筹备电影《封神》期间，导演乌尔善与音乐总监蒙柯卓兰商量片尾曲的演唱人选时，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人——朱哲琴。收到邀请后，朱哲琴很意外，心想这样一部商业大制作，片尾曲理应邀请一位流量明星来助力，自己显然不在此列。

乌尔善表明了自己的考虑：片尾曲得是一首艺术歌曲，成品要经得住时间考验。朱哲琴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蒙柯卓兰进一步阐释理由：“这首歌需要演唱者有超高的声音表现力，它听起来旋律简单，其实非常难唱。”

此时的朱哲琴已多年未在公众面前唱歌，但还是答应了乌尔善的邀请，理由则是出于对老朋友的理解和信任。两人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朱哲琴早已蜚声国际，而乌尔善还是一名广

告导演，但他经常给她看自己私下写的电影剧本，彼此了解对方真正想要做的事。

除了演唱，乌尔善一并将作词的权利交给了朱哲琴，于是有了这首《回归》。“你是光明失散的孩子，追寻故乡不灭的光。寂寂远方，行行游子。过千山，稻谷香。漫漫长路终有尽，心归处是故乡。”歌词既紧扣影片的主题和情感，也暗含着朱哲琴在疫情期间滞留海外遥望故乡的心绪。古人遭遇的问题，何尝不是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朱哲琴想唱出这种足以穿越时空的情感。

时隔多年再次听到朱哲琴的声音，乐迷被勾起遥远的回忆。有人留言说在1996年就买了《阿姐鼓》的正版唱片，珍藏至今。有人想起在大学影音艺术课上，教授播放的《黄孩子》。还有老粉仔细分辨偶像在音色和声线上的变化。这些往昔，都共同指向对朱哲琴唱片生涯的怀念。她太久没以歌手的身份在公众视野露面了，久到“90后”“00后”听到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

曾经，朱哲琴称得上中国乐坛的标杆性人物。1990年，由她演唱的环保歌曲《丹顶鹤的故事》，在一众通俗爱情歌曲中脱颖而出，家喻户晓。1995年，《阿姐鼓》将其声名推至巅峰，这是唱片史上首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被誉为“洋溢着东方神秘色彩的天籁之声”。2013年，她亲自制作专辑《月出》，对传统民族音乐进行了当代化的演绎，集中了她对民乐系统梳理的思考。此后，她逐渐淡出乐坛，很少人知道她这10年来的近况。

可以说，过去10年，她主动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活法。为什么会在声名日隆时突然转向？远离公众后她在追求什么？在她给乐坛留下的一片模糊背影中，我的好奇被一点点勾起。

9月，朱哲琴在北京有一个工作行程，我趁此机会约她见面。她看起来很素净，穿着一件白衬衣，没有化妆，扎着低马尾，眼神仍旧明亮清澈。应朋友邀请，她9月底将在离北京不远的阿那亚金山岭展开一场驻地艺术创作，尝试融合演出、声音、采样、空间和互动等多种元素。声音艺术，正是她近些年投入主要心力的领域。

金山岭坐落在明长城边，山里生活着一些原住居民，也由外来者建造了音乐厅等现代建筑。古老与现代的碰撞刺激了朱哲琴的想象，使她产生了与山对话的强烈愿望。她说，在这场展演中，她准备弃用常规的舞台、设备和音乐厅，回归到自然界的声音、光线、山谷之中。

在山中筹备创作的日子里，朱哲琴也在安静地观察自然的细节。每天凌晨4点起床，看着天色渐渐从墨蓝变白，昆虫在人醒来之前活动，又在白天安静下来。夏季的黄昏在19点之前到来，天色一点点变暗，直到夜色笼罩，大地的声音再次登场。一切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倾听自然让她感受到一种可以抵挡焦虑和不安的力量。

这场筹备近4个月的展演，现场观众将只有100来人，其中许多都是朱哲琴的朋友，这是一场她和朋友之间的亲密交流。经过三年疫情，朱哲琴觉得自己对过去和未来有了新的认识，曾经以为坚固的东西变得脆弱，“原来你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还那么重要吗？原来你以为不重要的东西，现在依然不重要吗？”

寻找与漫游

朱哲琴的音乐生涯，有一个在外人看来明显的分水岭，分水岭上横亘着何训田的名字。她作为歌手最活跃的时期，也是跟何训田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两人分开后，朱哲琴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探索，创作的方向与风格也发生重要变化。

1990年，朱哲琴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获得亚军，之后结识了作曲家何训田，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一拍即合，开启了长达10余年的合作。何训田为朱哲琴量身打造了《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七日谈》等多张影响深远的唱片，他们因此被视为乐坛的一对黄金搭档。何训田十分欣赏朱哲琴，称她“使东方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续写到2007年便结束了，两人对人生道路有了不同选择。朱哲琴将这场分别视为自己的成人礼。结束这段令她十分信任和依赖的关系并不容易，分开后她踏上了一段前往西藏阿里无人区的旅程，期望找回对自己的关注和思考。她说，这场“成人礼”也锻造了她，“一个独立的人，离开任何人，都会好好地生活”。

曾经的几张唱片都有何训田的强烈烙印，脱离了组合的形式后，朱哲琴一时间有些找不到方向。后来，她索性回到起点思考，“找到根才能生长”。

2009年，朱哲琴开始了她自己的民族音乐采集之旅。“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民族音乐，美声、歌剧不就是意大利拿破里（Napoli）人的民族音乐吗？爵士、蓝调、Rap不就是由黑人的民族音乐演变而来的？”她深入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五省区，搜集整理了1000余首民族音乐素材，并第一次担任唱片制作人，在4年后交出了《月出》这张专辑。为了做到完整的溯源，《月出》中的民族音乐素材都选择在发源地录音，演唱者多是一些非遗传承人，这被朱哲琴视为对“基因”的收藏。比如，侗族大歌的录音地点在贵州黔东南州的小黄村，彝族四弦琴演奏是在云南红河县的普春村录制，在西藏山南地区的青朴山她则录下众僧尼的诵经声。

回到民间和田野，让她看清了艺术是如何生长的。

她观察到，傈僳族的舞蹈总是弯着腰跳，这跟他们在山坡上生活的习性有关，弯腰是为了保持平衡。她说：“这不是哪个舞蹈家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从艺术史里研究出来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出来的”。这让她想起曾经在云南红河边接触过的哈尼族，那次她邀请当地人表演民族歌舞，来了50个人大合唱，50个人都不在一个调上。朱哲琴“吓晕了”，因为这种疑似瞎唱的合唱没有最基本的和声、对位关系，也没有反和声关系，但这种“乱唱”构建了新的听觉和美学感受，“这不比当代派还更当代派？”

为了使传统音乐焕发活力，朱哲琴有意识地想引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起合作，蒙柯卓兰等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了《月出》的制作。那年蒙柯卓兰还不到30岁，正与乌尔善在交往，一次聚餐，乌尔善将她介绍给朱哲琴认识。得知蒙柯卓兰在法国攻读作曲专业，朱哲琴主动要求听听她的作品。那时她已经出过一张室内乐专辑，正好是用传统乐器制作的实验性音乐。朱哲琴听完十分欣赏，觉得蒙柯卓兰既有学院派的功底和技法，也有当代性的想法和创新，很快便向她发出合作邀约。蒙柯卓兰本就对民族音乐很感兴趣，也很认可朱哲琴的创作理念，两人达成共识：民族音乐不能只存在于博物馆，作为纪念品摆给人看。

拿到朱哲琴从发源地采集回的音乐素材时，蒙柯卓兰很欣喜，“野外采风不同于录音棚，条件很艰苦，但这些素材的音质都很高”。有了反复筛选的音乐素材，他们开始思考唱片整体的结构，考虑搭配什么歌词进行演绎，最终决定采用《诗经》、乐府词、仓央嘉措的诗等传统经典。蒙柯卓兰先为歌曲写好了旋律，没想到朱哲琴进行了“脑洞大开”的改编，成品又精进了许多。“她的音域特别宽广，很多大跨度的旋律可以唱到那个位置，但这个旋律我没法写出来。”

长期的合作中，蒙柯卓兰和朱哲琴成为好友。朱哲琴一路见证了她和乌尔善步入婚姻，也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声音艺术创作。蒙柯卓兰对朱哲琴走上这条少有人知的小径并不意外，“她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开拓者，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和探索”。

朱哲琴对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探索，有着清晰的认知。《黄孩子》是身处改革开放浪潮中，对脚下土地的审视。《阿姐鼓》是在传统和当代的碰撞中，寻找何去何从的答案。她讨厌重复过去，总是对自己提出新的问题，试图通过寻找各种可能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这种寻找，有时并不是通过音乐来实现。

2006年，朱哲琴进行了一场“声音的漫游”，相继穿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追溯吉卜赛人、游吟歌者等音乐的发源地。没想到在音乐之外，意外打开了对生命的全新感悟。

刚到印度的古老圣城瓦拉纳西当天，她走到恒河边闲逛，搭上一艘小船，不知不觉被拉到一个火葬场，看见许多架起的火堆，一个人拿着工

有了反复筛选的音乐素材，他们开始思考唱片整体的结构，考虑搭配什么歌词进行演绎。



（供图：达达娃文化工作室）

2019年朱哲琴在日本小豆岛进行声音艺术创作

具在火堆里翻搅。突然间，一个“冬瓜”滚落到朱哲琴的脚边，她定神一看，是具烧到只剩躯干的尸体。另一处的火堆旁，尸体的灰烬被扫进河里。而在远处的河边，有人和牲畜正站在水里洗澡。

朱哲琴大受刺激，“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令她无法接受的是“生命的卑微”，一个人不管生前如何，到最后不过是一堆灰烬，被人简单地扫走，连个起码的送别仪式都没有。她的胃开始剧烈地疼痛，立刻起身回到酒店取走行李，租了一辆车，从瓦拉纳西一路开向德里，“我不能再在这里待着了”。到了德里，阳光很灿烂，她终于平静下来。后来她想通了，“生命不是为了寻求一个最终的答案，只有当下的每分每秒可以把握”。如同她在《天唱》中所唱的那样：“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

此后朱哲琴开始了对价值感的追寻，她将这种价值感赋予了音乐之外的另一项事业，寻访民族传统手工艺。2009年，她创办“看见造物”平台，寄希望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民艺。这条路她走了10年，结果却并不理想，传统民艺的商业化比预想的更加艰难，又在疫情中迎来致命一击。朱哲琴并不为此感到遗憾，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所幸我在可为之年做了应该做的事”。

抽象与自由

完成《月出》之后的10年里，朱哲琴不再有新的唱片问世，她转身投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声音艺术创作。这是一个不再局限于语言、情绪或画面的抽象世界，各类声音、装置、建筑空间甚至观者的互动，都能组合起来成为她的作品。具象的音乐不再能满足她，“do、re、mi、fa、sol、la、si 这七个音，为什么无数人写到现在都没穷尽它们的旋律呢？因为每一个音都不代表什么，越是不跟具象挂钩，容量就越大。”

说起来，朱哲琴最初步入声音艺术，是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为她打开了新的创作欲望，让她直到今天仍然抱有感激之情。2014年，朱哲琴被邀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创作一场声音艺术展。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不愿贸然涉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直到“看见造物”的一位同事来劝道：“我来你这儿应聘，是因为喜欢你的音乐，但你已经很久不做音乐了。”朱哲琴这才开始认真考虑。

这次合作，促成了朱哲琴的第一件声音作品《声觉》。这是一场声音与建筑的互动。场馆的地板被铺上水池，水纹投影在墙上，柔和地跃动。朱哲琴站在暗房之中，举槌击磬，与水滴声交响共鸣。几十位志愿者也加入发声，舞者跃入水中。在这样的场域中，朱哲琴不再是一个歌者，观者的注意力也从她身上挪开，游移到空间的各个角落，而她则隐入黑暗，成为一个观察者。剥离具体的词曲后，声音的纯粹性令她着迷，“声音是波，是物质振动产生的能量，更能直击人的灵魂。”

一脚踏进声音艺术的大门后，朱哲琴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在多家美术馆和艺术展上呈现了自己的声音作品，维持着每隔1到2年打造一件作品的频率，这样的节奏不算快。“效率”是一个她不喜欢的词，“我不觉得慢，做一件有心的作品，就是需要这么久，我不在生产艺术产品这条路上”。

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不知不觉渗透进朱哲琴对音乐的思考。2022年，朱哲琴回到家乡广东，在佛山南海区西樵镇构思声音作品，这里的桑园围令她深受启发。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与桑、蚕、鱼互养共生，形成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朱哲琴搜集起民居生态的声音碎片，将一日十二时辰浓缩为十二分钟的循环往复，并用“水槽”的意象来呼应桑基鱼塘，作品命名为《西樵禅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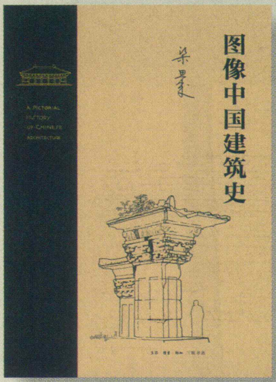
作品完成后，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围观。一开始，大家热闹地拍照聊天，孩子也大声地喧哗，等到蛙鸣响起，“月亮”的装置升起来，人们都停下来观看。“月亮”降下后，红色的“太阳”出来，现场彻底安静。坐在黑暗中观察着这一切的朱哲琴，很享受这个过程，这让她确信，那一刻人们内心一定有某种东西被唤起了。

声音艺术作品对场域的倚重，决定了它很难被复制，相较于唱片，难免会隔绝掉大部分听众。“声音艺术最大的门槛，是大众被长期误导了。”一直以来，朱哲琴都不建议听众被音乐的阐释所束缚，在她看来，很多不得要领的评论，反倒与音乐的本质背道而驰。在最近一次活动上，一位粉丝跟朱哲琴说，自己多年前为了附庸风雅，买了她的发烧碟，但听完不懂得如何阐释，他向朱哲琴请教：“能不能教我几招，怎么去跟朋友炫耀？”朱哲琴回答他：“恭喜你，你没办法用语言形容感受，说明离音乐的真义更近了。”

朱哲琴的转向，让人想到一些音乐人相似的选择，比如坂本龙一。在他生前留下的纪录片中，展示了他对声音素材的自由采用，有时在头顶戴上一顶塑料桶，聆听雨滴溅落的声音；有时在积雪融化的水流中“钓取”声音。2018年，坂本龙一来到北京，DJ张有待在九霄俱乐部为他安排了一场小型演出，朱哲琴与他合作了一场即兴演出。坂本龙一弹奏钢琴，朱哲琴坐在一旁吟唱。朱哲琴很喜欢坂本龙一，知道他后来有许多作品涉及声音创作，她告诉对方，自己近年也在做声音艺术。没想到坂本龙一说，他知道，他全看过。

声音艺术的抽象表达，带给朱哲琴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感一直延伸进她的生活，面对许多具体的事情，她都不再对结果抱有执念，而是尽兴地投入到过程中的体验。疫情期间，朱哲琴住在温哥华，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一个问题突然闯入脑海：如果这世界不再举行音乐会，不再有展览，自己还会创作吗？可转念一想，那不就是自己成名前的生活吗？3岁开始唱歌，7岁加入儿童合唱团，直到进入青春期，那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很匮乏，很少有音乐会或是艺术展览，自己不也一直在唱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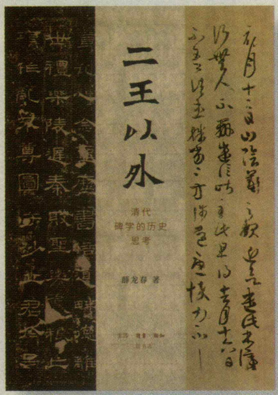
于是，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艺术于她而言，从来都只是自己的事，这与是否有唱片、是否有展览、是否有剧场，关系不大。创作的过程就是一场生命体验，“你是只鸟，就在天空飞。是条鱼，就在水里游。”



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著　梁从诫 译　定价：10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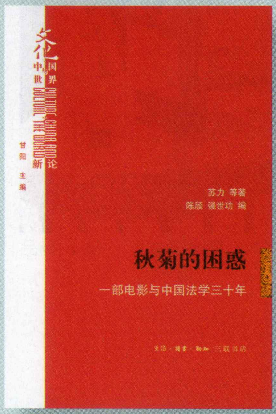
讲述古代中国的建筑技术，对中国古建筑“有机的”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有一个概要性的呈现，使读者对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有深入了解。书中还有大量营造学社成员在测绘中拍摄的珍贵影像以及梁思成、莫宗江绘制的精美插图。



二王以外：清代碑学的历史思考

薛龙春 著　定价：1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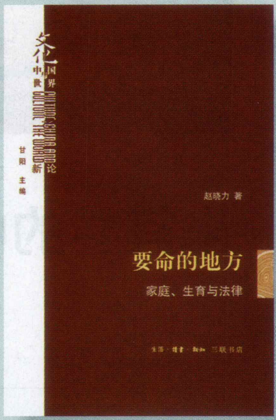
书名取自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此话被后人看作“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的标志性宣言。作者通过对碑学历史反思性的研究，深度梳理了清代“碑学”的脉络、旨趣与实践。



秋菊的困惑：一部电影与中国法学三十年

苏力 等著　陈颀 强世功 编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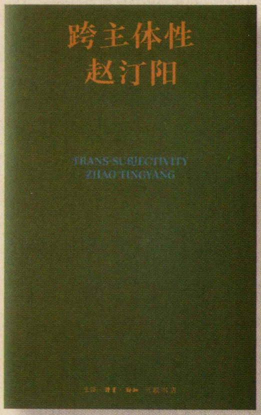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学术创造，“秋菊的困惑”一直是最有原创性与生命力的中国法学理论命题之一。本书收录最具代表性的十余篇文章，呈现了“法律与文学”范式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反映了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回顾与反思。



要命的地方：家庭、生育与法律

赵晓力 著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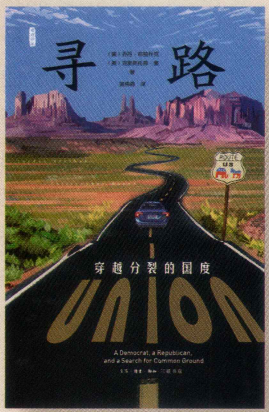
法学领域中坚学者赵晓力新作，尝试在一些根本性的人类生存处境中呈现法律问题，通过对8篇经典叙事文本的精读与推究，带领读者整体地理解家庭、生育和与之相伴的法律问题的复杂、持久，深描并重现了人所处的具体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



跨主体性

赵汀阳 著　定价：88.00元

主体性是最具现代性的一个概念，由笛卡尔发其端，康德总其成。其存在论单位是个人，还有若干衍生形式，如国家、文化或文明，甚至异质于人类的新主体。本书即是检讨现代世界以来，因为主体性的分立、扩张与争竞，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地缘政治及文化与文明冲突的诸多问题。



寻路：穿越分裂的国度

[美]乔丹·布拉什克 克里斯托弗·豪 著　骆伟倩 译　定价：68.00元

两位作者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分属共和党和民主党，本书是两人自驾公路旅行的见闻记录。旅行路线跨越美国44个州，覆盖了美国生活不同的侧面，涉及政治极化、阶层分化、种族歧视、大规模监禁、去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移民等当下美国社会热点问题。



葡萄酒正在成为餐饮业中不可或缺的商品

米其林的中国味道

主笔·黑麦

传统的味道中，注入了一些年轻的审美。

5年前，米其林榜单初落北京时，引来了不少热议，我那会儿采访了《米其林指南》的国际总监葛温达·普勒内克（Gwendal Poullennec），问了他一个问题："北京的榜单有什么特点？"他的回答是，北京的特色并不只是北京食物，而是这个地区的多样性。这个城市云集了各种地区口味，应该是最能表现中国味道的地方。那么这个中国味道到底是什么呢？是琳琅满目的地方小吃，还是经典的地方菜？是日常的一日三餐，还是华丽精致的筵席？

在刚刚发布不久的"2024北京米其林榜单"上，除了新上榜的餐厅外，最大的亮点是两位年轻的获奖者，厨师李展旭和侍酒师李晓龙分别获得了年度厨师和侍酒师奖。

李展旭是个北京女孩，不到30岁却有着一份不错的履历：毕业于法国博古斯学院厨艺艺术与餐饮管理专业，随后在著名的米其林三星阿兰·杜卡斯（Alain Ducasse）、米其林一星"OKA"等餐厅工作过。不过，李展旭说，自己能从事厨师行业，纯属偶然。2015年，她来到小城昂热（Angers），又辗转到里昂，本来要学习时尚专业的她，突然被烹饪所吸引，于是决定申请最知名的烹饪学校。在厨艺学院三年的学习生活，让她懂得了厨房的生存法则，除了理论和技术之外，还要对食材、文化有更深的认知。2020年，疫情的暴发导致李展旭被迫改变工作计划，飞回北京，来到胡同里的"曲廊院"，从甜品厨师一直做到主厨。

在李展旭的烹饪中，炖煮、腌渍、烧烤、低温没有国界，虽然法餐是她的基础技能，但在她看来，所有的技术都可以为她所用。乌龙茶、苋菜叶、红菜头、杏鲍菇、大连鲍、竹荚鱼……菜单上的食材也可以贯穿南北。“首先我是以中国元素作为基础，然后向外延伸，不限于某种食物的固定吃法，不限于温度，食材上尽量选择本土食材，调味也会尊重传统，比如中国人喜欢鲜味，让食材保持它本身的味道，这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样才能与食客产生情感的共鸣。”李展旭说。

因为刻板印象形成的职业阻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厨房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作领域。如今越来越多女性厨师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她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敏感度，获得了更多的赞誉。

来自饮艺侍酒工作室的李晓龙，会出现在不同的餐厅里，比如素食餐厅“兰斋”、融合餐厅“锦”等。李晓龙说自己的工作就是“为不同的餐厅选酒”。李晓龙在深圳长大，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在休斯顿大学读酒店管理研究生。在正式成为一名侍酒师之前，他曾经在酒店的不同岗位上工作过，但真正带他走进葡萄酒世界的，是他从事葡萄酒行业的太太。2019年回国后，晓龙成为一名侍酒师。

在李晓龙看来，葡萄酒正在成为餐饮业中不可或缺的商品，他觉得酒对于中国人的餐桌来说有一种“情感价值”。“每次做酒单，都要花些心思去设计，我们要去了解餐厅的理念和服务对象，尝试他们的菜品，和厨师沟通，问清楚各种食材和酱汁、味型和烹饪方法，然后在众多的葡萄酒中，去寻找一个适合的味道。”李晓龙说，“酒在餐厅中不一定是主角，所以大多数情况，选酒就是为了去配合食物的味道。”

和上一辈餐饮从业者不同的是，年轻的餐饮人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以及他们创造出的味道。他们认同每个人对于传统中国菜肴定义都不尽相同，但也并不介意把西方的技巧融入到中餐的味道里。他们保持着尊重与开放的思维，或许也为中餐的日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选择、一种可能性与一种想象。

“发现中国元素的更多可能性”

——专访米其林年度厨师与侍酒师李展旭、李晓龙

三联生活周刊：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你正在做些什么？有什么感想？

李晓龙：我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获奖了，当时上台拿奖就是紧张，手心一直在出汗，因为这算是对自己进入葡萄酒行业以来的一个认可。当晚我的微信都炸了，跟过年似的，还有很多朋友找我出来喝酒，但是因为过几天要去澳门参加一个侍酒师的比赛，我就回家复习去了。

李展旭：我是在米其林发布北京榜单前几天收到的邮件，通知我去现场，那会儿我正在家里吃饭。到了现场我才知道是获得了年度厨师，还挺意外的。我其实更期待餐厅评上星，那样的话餐厅就会有些新的突破，可能会比个人的荣誉更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是怎么理解自己的职业的？

李展旭：我觉得做厨师就是个探索的过程，探索味道、食材、文化、记忆，从我开始学厨到第一次走进餐厅厨房的门，再到回国做主厨，回想起来都像是各种冒险。

李晓龙：侍酒师在餐厅的角色不应该局限于卖了多少酒，或是给客人灌输了多少知识，其实应该是一个葡萄酒与食客之间的媒介，分享自己的理解，帮客人在众多酒款中找到合适的味道。无论做哪个行业，都需要大量的积累，做一个要与人沟通的工作，专业内与非专业的知识都是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那么一个“味道”带你们入行？



厨师李展旭

李展旭：2017年的时候，我在里昂的一家“米二”餐厅里工作，吃到了一道特别颠覆我的菜。其实是一道非常小的菜，它的下面是塔壳，里面的馅料里有各种根茎类的有机蔬菜，厨师用香油和酱油调的味道，上面又覆盖了一些奶油、米和腌渍番茄，一口吃到嘴里，立刻能感觉出完全的中式、亚洲的味道。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香气里有一种回到奶奶家，包饺子的感觉。在那之后，我做菜的方式也是这样，法式的呈现方式，吃到嘴里却是亚洲的味道。

李晓龙：我刚开始做侍酒师的时候，好像对葡萄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兴趣，有次，一位客人点了一瓶2009年的勃艮第（Domaine Georges & Christophe Roumier Clos de la Bussiere），我在开瓶的时候，就感到了一股花香，酒体清淡又很柔和，我当时就开始思考，葡萄做出来的酒，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入行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李展旭：在实习的时候，我被安排切菜和水果，一切就是十几筐。有段时间，我骑朋友的摩托车把腿烫了个大泡，法国医生把我的伤口剪开了，我就带着伤回到厨房切菜，血一直渗到袜子里，那会儿我觉得太痛苦了，这是什么人间炼狱啊。

我抬头看到别的操作台，有的在煎鱼有的在烤肉，看得我心痒痒，倒不是说我当时有多羡慕他们的工作，我就是感觉自己快切崩溃了。大概干了三个多月，现在回想起来，那三个月其实是很有必要的经历，它让我掌握了厨房里的基本要素，培养了抗压性，都是特别宝贵的。

李晓龙：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能在工作中尝试到不同类型的葡萄酒，比如充满花香的雷司令和莫斯卡托，风格优雅细腻的香槟，还有老年份的Barolo、波尔多和勃艮第……



侍酒师李晓龙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国产食材？

李展旭：我们以往认为比较名贵的食材都是需要进口的，但现在黄海、胶东、南海养殖的水产品也出现在高级的餐桌上，像竹荚鱼、鲍鱼、鱼子酱这些，质量都越来越好了；“烟薯25”是烟台农科院培育出来的品种，口感特别软糯，还会散发出一点“怀旧”的香味；北京本地的食材，我们用山楂和橘子做甜品。

疫情的时候，我在网上关注了好多助农的商家，还有大学里的研究院，看他们卖的种子。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卖核桃的人，他的核桃都被扒了皮卖出去了，留下了一堆青皮没人要，正好那段时间我需要做一些装饰性的摆盘，就把他的核桃皮都买了下来。核桃皮自然风干后，会形成一些漂亮的形状，无论作为装饰还是餐具器皿，都很有中国的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那国产葡萄酒呢？

李晓龙：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就有个挺单纯的想法，特别想把中国的葡萄酒卖到美国去。我有些做葡萄酒教育的师兄师姐，他们会说在葡萄酒专业考级时，读到过中国产区的内容，但没有渠道喝到中国这个新兴产区的产品。

很大程度上，酒是一种和情感有关的东西，比如年轻人喜欢啤酒，江浙沪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黄酒，人们在一些固定场合会喝白酒。葡萄酒在中国其实刚刚开始和消费者产生情感联系，特别是国产葡萄酒，人们逐渐开始了解银川、香格里拉、蓬莱这些产区。我们在给不同的餐厅选酒时，会选出一些中国酒，并做出分类。举个例子，“曲廊院”是那种中式人文气息的餐厅，所以我们就把酒分成“闲”“情”“雅”“趣”四个品类，对应的分别是充满果香的，简单易饮的；有情怀、历史的；风格优雅、经典的；小产区，罕见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有一些报道，说餐饮业正在经历一些危机。

李晓龙：就目前看，餐厅的收入多少都会有些影响。这段时间对于侍酒师来说，如何让食客尝试到新奇的、有性价比的酒，也算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另外，餐饮行业的人员的稀缺，也是一种新的危机。“00后”的年轻人，大多不会选择进入餐饮行业，一方面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互联网又提供了各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选择做餐饮服务肯定是个要吃苦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想对同行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李展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发挥的，无论是从大的菜系里，还是垂直于某种食材、烹饪，都能碰撞出火花来。我建议大家别急于做成什么，多出去走一走，尝一尝，试着让自己接受新鲜的味道，发现中国元素的更多可能性。

睡眠规律最重要

主笔·袁越

睡眠不规律的人容易得心脏病，但具体原因存在争议。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凯尔西·福尔（Kelsie Full）博士决定从动脉粥样硬化入手，看看睡眠的规律性是否和这个早已被证明能够直接导致心脏病的症状存在某种关联性。

福尔和同事们招募了2032名平均年龄为69岁的中老年人，要求他们佩戴一种特殊的腕表，随时记录每天的睡眠时长和睡眠时刻。其中睡眠时长指的是一个人每天入睡的总时长，最不规律的人群当中这个参数在一周内最多可以相差两个多小时。睡眠时刻指的是一个人每天入睡的时间，最不规律的人群当中这个参数在一周内最多可以相差90多分钟。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研究了这群人的动脉，发现无论是睡眠时长还是睡眠时刻，最不规律的那群人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均比对照组高出了1.4倍左右，相关论文发表在2023年2月15日出版的《美国心脏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上。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睡眠不规律和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联证据，也许这就是睡眠不规律的人更容易得心脏病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睡眠时长和睡眠时刻这两个参数本身并不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这说明一个人只要遵守自己的日常睡眠习惯就行了，不一定非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每天必须睡够8小时。

现代人关于睡眠存在很多误区，比如“8小时睡眠”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并不一定属于人类的本能。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证明普通人即使生活在黑暗环境里也只能一次连续睡4个小时，醒一会儿之后才可以接着再睡4小时，这种阶段式的睡眠似乎才是人类天生的睡眠方式。

无独有偶，很多历史学家也证明，古人很少能连续睡够8小时。尤其是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欧洲人，他们的黑夜太长了，不可能全都用来睡觉。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中都有“第一觉”和“第二觉”的说法，两觉之间的那段时间他们会去吸烟、写作、祷告，甚至出门见朋友。中世纪时的欧洲甚至出版过一种专门用于两觉之间的祈祷书，帮助这些夜猫子们“正确地”打发夜晚的空闲时间，免得他们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生活在低纬度地区的人虽然没这么极端，但也很少能够连续睡上8小时。曾经有人类学家研究了生活在玻利维亚的提斯曼人（Tsimane）、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和生活在纳米比亚的闪族人（San），发现这些以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成员也不是日落而息的，他们的入睡时间通常要比日落时间晚3个半小时，而且他们的平均睡眠时长也只有6个小时多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社会诞生了“8小时睡眠”这个概念呢？答案很可能与照明技术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开始有关。为了不让大家浪费夜晚的时光，巴黎市政府于1667年首次为全城的主要街道装上了路灯，鼓励大家出门干点正事。之后欧洲各大城市纷纷效仿，人们睡觉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工业革命开始后，大家白天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晚上需要好好休息，于是8小时睡眠的制度被发明了出来，好让大家提高睡眠效率，为第二天继续拼命工作做好准备。

总之，这个8小时睡眠制度是为了提高睡眠效率而被发明出来的，并不一定符合人类的自然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睡眠方式，只要有规律就行。



关于反物质的重力实验

主笔 · 苗千

对于反物质的研究，涉及了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以及理解宇宙成长过程的关键。



英国物理学家保罗 · 狄拉克

人类发现反物质（antimatter）的历程颇为特殊。1928 年，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发表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个方程虽然能够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却还可以从中推导出一种和电子质量相同但又带有正电荷的粒子。当时人们尚且无法理解这个结论。不过在几年之后，美国物理学家卡尔 · 安德森（Carl Anderson）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这种带有正电荷的奇异粒子——从此人类才认识到了这种很多性质与普通物质都恰好相反的反物质的存在。

人类发现反物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那么，这种物质在引力场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大多数人认为，反物质粒子的质量与其相对应的普通物质粒子一样，在引力场中的表现也应该一样。但也有人认为，反物质粒子对于引力的反应不应当是吸引，而是与之相反——相互排斥。想要真正理解反物质在引力场中的性质，还需要进行实验。

想要验证反物质的性质难度极大，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世界中反物质粒子极其稀少。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反物质与普通物质相遇会发生湮灭。如果我们周围的反物质太多，太阳系也就不会存在了。当然，关于为什么我们观测到普通物质占绝大多数，反物质粒子这么稀少，至今仍然是一个物理学难题。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主导的“阿尔法磁谱仪”（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项目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宇宙中的反物质之谜。

想要真正验证反物质在引力场中的表现，首先需要制造出反物质。目前，只有欧洲核子中心（CERN）有能力通过粒子对撞制造出反物质供科学家进行实验。最近实验者们利用“反氢激光物理装置”（Antihydrogen Laser Physics Apparatus）进行了一次有关反物质重力的实验。通过高能量粒子的对撞，实验者们首先得到了带有正电荷的反电子和带有负电荷的反质子，由此便可以得到反氢原子，并且利用电磁场将这数千个反氢原子困在一个大约 3 米高的实验装置之中。

在这些反氢原子中，有一部分能量极大，运动速度极快。实验者首先打开装置，释放出这些能量过高的反氢原子。然后将实验装置内的温度降到极低——只比绝对零度高 0.5 摄氏度，进一步降低其余这些反氢原子的能量，之后便可以通过观测它们在没有电磁场存在的情况下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移动，了解它们在引力场中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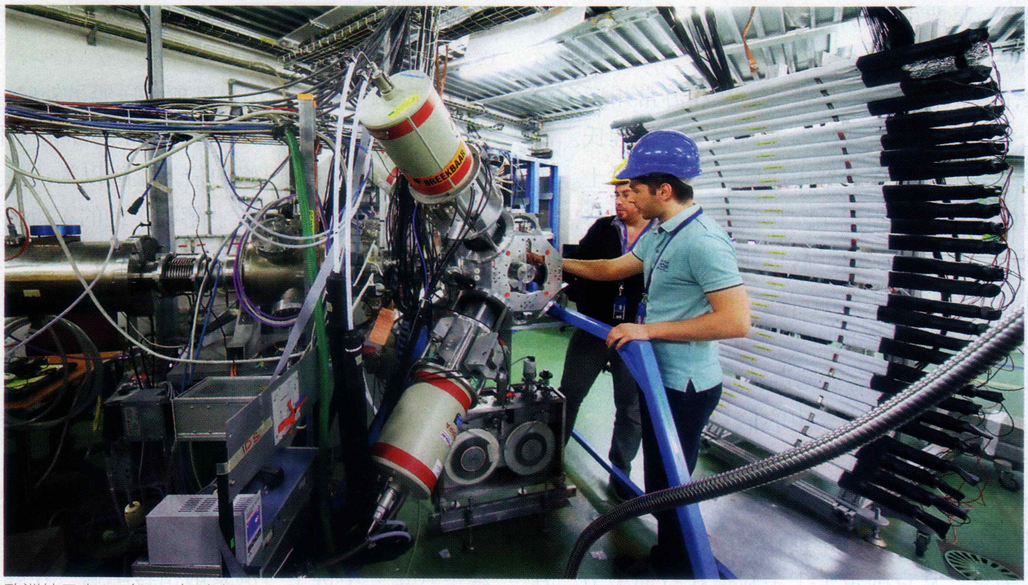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这些反氢原子的运动速度较快，很难清晰观测到引力作用对它们的影响。而且电磁场对它们的作用要远大于引力，如果操作不当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经过仔细设计实验，统计实验数据，得出的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反氢原子都会向实验装置的底部移动，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反氢原子向顶部移动。实验者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反粒子在引力场中同样会受到引力作用，而非一些人所设想的斥力。2023年9月27日，多名实验人员共同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论文《关于反物质在引力作用下运动效应的观测》（“Observation of the effect of gravity on the motion of antimatter”），报告了这个实验成果。

可以说，对于反物质的研究，涉及了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以及理解宇宙成长过程的关键。反物质之谜还远没有解开。之所以有人会认为引力对于反物质的效应可能会表现为斥力，是因为利用这个假设可以解释目前很多的未解之谜。例如，反物质究竟去哪儿了？根据物理学模型，在宇宙大爆炸时会产生出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普通物质世界，反物质显得极其稀少。即便是在宇宙观测中，人类没有发现过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或天体，也没有观测到普通物质与大量的反物质之间发生剧烈的湮灭现象。

如果假定反物质之间存在斥力，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存在反物质星系了。这些反物质粒子会因为彼此的斥力稀疏地分布在宇宙中。另外，甚至连无所不在的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dark energy），都可能用相互排斥的反物质来解释。不过，既然实验已经证明，引力对于普通物质和反物质的效应相同，那么只能选择其他方式去解答诸多物理学谜题了。

这项实验也还没有完结。接下来，实验者们还会继续通过实验提高结果的精度。根据理论预测，反物质粒子与普通物质粒子所带的电荷相反，但是质量完全相同。目前已经证明了反物质在引力场中同样会受到吸引，但引力场对于反物质的强度和对于普通物质的强度是否完全一致？这就需要更加精细的实验进行验证了。要知道，如果测量显示重力对于普通物质和反物质的影响有任何的区别，就一定会成为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的相关报道］



欧洲核子中心（CERN）内部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大汇聚（7）

再添二总裁

文 · 卜键

乾隆三十九年有一个多事之秋，高云从案虽闹得动静很大，毕竟非军政大事，而山东突发的王伦暴动，则引起弘历高度关注。呵呵，写作至此备感词汇贫乏，高云从案难道不被“高度关注”吗？是的，却又不在同一个量级。举一个例子：舒赫德本在京师审办观保等人，边审边遭受皇上训斥，此时则奉旨火速统带京营赶赴山东，不久即因剿捕得力，“赏给御用貂尾冠一顶、黑狐马褂一件，由驿发往，俾资御寒，以昭优眷”。王伦发动的暴乱旋起旋灭，约略一个来月，老舒就要得胜还朝了。

敉平变乱，乾隆心情大好，开始翻阅进呈的四库书稿，看出一些错讹又复恼怒，命将蔡新等交部察议。可能是意识到应加强审读把关，第二天即有旨“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兵部尚书嵇璜，充四库全书总裁官”，再一次扩大总裁班底。

如果说纂修大型图书须有协调管理人员，在四库馆总裁中显得过多了，新增的两位可都是翰林出身，是要审稿的。

程景伊（1712～1780），原籍安徽歙县的云雾塘，曾祖程之俊涉足盐业，在江苏常州运河边的文亨桥下设置货栈，发家后称文亨桥程氏，富而蓄书，至其父程彦考中康熙三十八年进士。景伊为乾隆四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迁颇速，由侍读学士、詹事兼上书师傅，十九年三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对祖籍的感情很深，是京城歙县会馆的主要赞助人之一，撰文募捐，自己的诗集也题名《云塘诗钞》。予以内阁学士一职，是翰林官将得到大用的信号，孰知在二十三年十二月，程景伊无端被卷入一场诉讼中：天津一个叫潘浚的老讼棍控告盐商牛兆泰，编造案由，将长芦盐政王凯伯也牵扯在内，说其女婿张曾效为帮牛家，从京师带了十余封信札打通关节。其实这些函件多为寻常的朋友问候，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裘日修因儿子与牛兆泰系儿女亲家，带了一封信来，王凯伯派员送往，张曾效后来到牛家做客，返京前接受了一百两银子馈送。主审官为户部侍郎吉庆和直隶总督方观成，审结后奏报案情，长达17页，指出别的事项属于诬告，持京札嘱托则有些影子。乾隆富有好奇心且精力旺盛，不仅读完案卷，也将那些信件读了一遍。其中的一封是时任兵部侍郎程景伊写的，有这样几句：“承乏中枢，晨夕内廷，殊多旷废。今秋未与木兰之役，稍得专心职业。”意思是位子比较重要，早晚都在皇宫当直，学业旷废很多，今年没有跟皇上去热河，才有了些读书写作的时间——像是诉苦，其实是显摆。皇上读后大不爽，批谕：

> 大约小翰林辈方在本衙门行走，则以入直内廷为捷径；及积久受恩满志，又以晨夕入直为苦。此即韩愈所谓“丁宁顾婢子”者也。今程景伊自问：兵部之事，朕果赖彼以理乎？本不过旅进旅退、可有可无之人，伊岂不自知，而靦颜为此语乎！以此居心，安可授经皇子，着解退其在尚书房行走。（《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六）

“丁宁顾婢子”，出自韩愈《送殷员外序》，形容一些官员以在朝值宿为苦，离家之际缠绵不舍，用以讽刺。对于裘日修的信，乾隆以为“虽无嘱托之言，明有嘱托之意”，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一职。谁能想到一封书信惹出大麻烦呢？经过这场风波，裘日修、程景伊等更加谨慎畏怯。而弘历对景伊毕竟是欣赏信任的，三十四年二月擢为工部尚书，次年闰五月改刑部尚书，九个月后改吏部尚书，三十八年八月擢协办大学士，先兼三通馆、国史馆副总裁，一年后入任四库馆。

同时被任为四库总裁的嵇璜（1711～1794），年龄比程景伊大一岁，论科名则早了四届。他是雍正八年二甲进士，庶常散馆授编修，在翰林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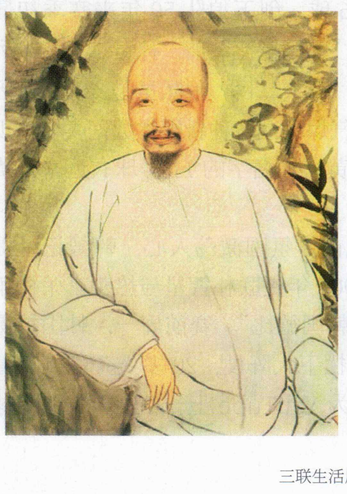
待了十余年，任日讲起居注官，迁侍读学士，其间还两充乡试正考官。乃父嵇曾筠为治水名臣，仕至河道总督、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嵇璜秉承教诲，对治河素有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也多次到河工现场。二十二年春，嵇璜请假在家乡无锡奉养老母，乾隆命他往南河河道衙门任副总河，就近侍奉母亲。两年后，已是礼部尚书的嵇璜再请回籍养母，服丧结束任东河总督。后济宁等处漕运堵塞，乾隆钦命查明原因，嵇璜承认督办不力，被调离东河，先授工部尚书，又降为左副都御史。不久因会审时刑部出错，嵇璜跟着签了字，再降一级。乾隆对大臣处分极严，降级也包括革职为清朝大员的必修课，审讯和抄家流放也不罕见，过去一段时光，多数仍有可能复职。

三十八年五月，嵇璜再任工部尚书，调兵部尚书。不清楚程、嵇二总裁在四库馆的具体分工，但可见到弘历在谕旨中同时提到二人，做了一点比较，也有意思。那是在四十年十二月，其弟嵇璇在广西任同知，因事失察，道员秦廷基请示总督李侍尧，并为之说情，李侍尧即行参奏。巡抚熊学鹏受命严讯，奏称秦廷基袒护包庇嵇璇，实因畏惧其兄嵇璜，已自认不讳。乾隆颇感意外，传谕：

嵇璜不过一尚书，且非朕深为倚任之人，何至即令外间畏惮？若朝中尚书声势即可倾动至此，则日在朕前之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又当何如？此必嵇璜向来好与外官交结，以致依草附木之辈，辄为瞻顾伊弟，以示迎合用情。虽此案审无嵇璜嘱托情弊，原可无庸深究。设有其事，必将嵇璜重治其罪，断不稍为曲贷。然身为尚书，竟令外省揣承意指，必其平日有以致之，可不知所愧惧乎！在廷大臣，受朕恩眷，理宜小心谨饬，以副任用。即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际华，俱朕所亲信者，伊等亦能谨凛自持。看来汉尚书中，惟嵇璜不免与外吏稍通声气。前此裘曰修亦间或有之，然任事不久，未至为众所属目，是以不蹈过愆。而嵇璜现有此案，则显然昭著矣。若就嵇璜办事而论，较之王际华，实有过之无不及，而小心谨慎之处，则远不如。朕所以于嵇璜不肯委以重任，且时加训饬提撕，俾知儆觉。（《清高宗实录》卷九九八）

又是一次小题大做，嵇璜也又一次躺枪。此时朝政的腐败已经严重，可从皇上到督抚，都爱抓住一些小事显示公正严格。嵇璜是两朝老臣，也是治河名臣，又没有进入皇上的核心圈，像他这类“专业干部”最适合拿来作靶子。

据上引谕旨，程景伊算是在圈的了，可皇上对近臣重臣也会再加细分。从四库开馆始，每次因错处罚，乾隆都要为于敏中、王际华开脱，而程景伊没这待遇。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军机大臣统计错误记过次数上奏，以“总裁程景伊”打头，提请交部察议；三个月后再统计，程景伊以不够三次错幸免；再过三个月，嵇璜错了八处，未提程景伊的错失。看来老程已加倍慎重，老嵇还是有些粗心。


嵇璜画像

黄喜灿与孙兴慜

文 · 张斌



11 月 11 日，英格兰伍尔弗汉普顿莫利纽克斯球场举行 23/24 赛季英超联赛，图为热刺队的孙兴慜在比赛中

热刺与狼队之战，毫无悬念地早早便被安排在伦敦时间周六中午 12 点半打响。分外周到的“亚洲时间”，让一场午饭情境下的英超对决，在 9 小时时差之外的半岛之上完全烘托为热烈得无以复加的“韩国德比”，英国媒体凭借着合理想象，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周六夜晚首尔餐馆以及酒吧之中，温热的参鸡汤混杂着清爽的啤酒，看着黄喜灿大战孙兴慜，感应着巨星与未来巨星交相辉映，韩国人爽极了，谁赢都是咱自己人赢。

热刺队胸前广告那家保险公司曾特意在韩国做过调查，1250 万韩国人因为孙兴慜而坚定热捧热刺为英超最有人气球队，这庞大群体大约可占韩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孙兴慜已有天王之尊，形象遍布韩国每个角落和每一块屏幕，代言 20 个品牌之多，甚至已被赞誉为史上最佳亚洲球员。比老大哥年少四岁的黄喜灿早已不再是旅欧“孤狼”，在狼队乘势而起，已然大热，本赛季前 10 场比赛攻入 6 球，创下狼队 50 年来赛季初最佳攻击力表现。此番“韩国德比”前，孙黄二人皆位列英超射手榜前八之内，夺人二目。狼队虽是二流，但因黄喜灿如今在韩国人气爆棚，各种新媒体数据大多呈现几百倍的增长，印着黄喜灿名字的 11 号球衣近来出货了 1500 件。

周六正午之战前，氛围激荡人心，韩国记者提示众人，这可是自 2007 年曼联朴智星与热刺李荣杓角力之后，最顶级的“韩国德比”。赛前周一，韩国拍摄团队在狼队训练场外摆下大阵仗，20 多人齐刷刷身着狼队黄黑配色服装，为 YouTube 上一档高人气的足球节目《为爱而战》拍摄最新内容，170 万订户通过这档英语视频内容紧紧追随着“韩国德比”的剧情演绎，朴智星与其曼联好友埃弗拉参加节目录制。韩国最红的面包店赞助的一辆快餐车停在莫利诺克斯训练基地里，浓香的咖啡和各色小食一应俱全，这是韩国娱乐业的一项传统，片场之中大明星要给众人提供丰富的餐食饮品，以示感念。黄喜灿自然是今天的主人，狼队球员教练纷纷来到餐车前寒暄点餐，韩国前锋不再是那个刚从萨尔茨堡红牛租借而来时的拘谨新人，如今他是进球和胜利的保障。

两年前，黄喜灿来到英超世界，几个星期后在联赛杯中与热刺相遇，点球战败走。老大哥孙兴慜赛后主动找到黄喜灿交换球衣，以此激励小老弟奋进向前。在接受采访时，孙兴慜曾透露，自己如果是周日比赛，周六下午肯定会是在训练之中，不能收看其他比赛的直播，一旦训练结束，他肯定第一时间用手机查询黄喜灿是否登场、是否进球，祈求自己的国家队队友千万不要在激烈对抗中受伤。

这赛季，黄喜灿出人头地，亲手斩杀曼联，奋力逼平纽卡，甚至已经被瓜迪奥拉注意到了，虽然瓜帅并不能准确说出这位射手的名字，暂时只好以“那个韩国小伙子”来替代，但这已经成为韩国海外球员的一段佳话。那场击杀曼城几小时之后，黄喜灿应该是最后离开莫利诺克斯基地的狼队球员，他耐心地给来此的每一位韩国球迷签名，与他们分享比赛中的点点滴滴。在韩国人眼中，如果孙兴慜是上帝的话，那黄喜灿永远都会是平民球王，即便成名之后，他从欧洲回到家乡休假，都会投身业余球队踢场球，与昔日好友同乐。在狼队主场，人们常见黄喜灿邀约韩国球迷现场看球，不仅给他们买票，还会送上球衣，周到温暖。

在英国读书且爱踢球的韩国孩子们也算有福，他们时常能够得到黄喜灿的当面指点，这是因为他与孙兴慜一道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赢得金牌免除了现实兵役，但是根据法律规定，他还需要在 34 个月中从事 544 小时的社区劳动，教孩子们踢球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周六正午阳光下，黄喜灿和孙兴慜都未能进球，热刺再败，一场德比未能尽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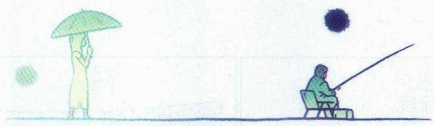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想了好久好久，终于下定决心抛弃一切去追寻内心的自己。
决定放逐自己，去世界尽头流浪。
隆……
算了，等明天天气好些，再放逐自己吧。
我想去世界流浪感受生命的意义。
我应该搭汽车？公交车？还是火车？
这些都无法让你感受生命的意义。
如果想感受生命的意义，应该搭救护车。
等了好久好久，怎么还没有来？
喂，载我去寻找内心自我的专车怎么一直没来？!
抱歉，那个白痴驾驶突然发神经要去寻找内心的自己，所以误点了。
终于到了世界的尽头，把所有的负能量吐出来。
隆~
负能量的反击。
我决定放逐自己到世界的尽头。
我决定流浪自己到世界的尽头。
原来这就是我的世界的尽头……
结婚后……

一钓解千愁

文 · 不眠夜　图 · 陈曦



外面下着大雨，我在阳台洗衣服，眼睛无意往窗外一瞥，发现楼底下的小河旁亮起了一盏灯，惨白的灯光在漆黑的夜里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光晕。我拿起望远镜从 20 楼往下观察，那里坐着一个人，全身罩着黑雨披，光源从头顶发出，手里握着一根鱼竿，犹如泥塑的雕像，半天不见动弹。

我自己看还不过瘾，还把老妈叫出来一起讨论："快看，有个神经病，下雨天还在外面钓鱼。"老妈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迟疑地说："有没有可能，那个神经病是你老公。"

我赶紧去看房间里的钓鱼装备，果然不见了，而那个背影也越看越熟悉。半小时前，让他干家务他不干，推托说头疼想出去透透气，竟然是去钓鱼了。我胡乱拿把伞出门去找他，怒气值上升到爆发边缘。

老公是个刚入门的钓鱼迷，和朋友钓过一次鱼后，就火速"入坑"。他花大价钱买来了五花八门的工具：手竿、鱼线、线组、七星漂、支架……说话时总爱夹杂着一些令人费解的专业名词，打窝、鱼口、软底，旁人听了如坠云雾。

我很不懂钓鱼的乐趣，不仅冬冷夏热，还有蚊虫叮咬，一坐几个小时如老僧入定，一看水桶却空空如也。即使小有收获，带回来的多是半截筷子长的小鲫鱼。这些鱼味道发苦，鱼刺还多如牛毛，都被我偷偷扔回池塘放生。

我问老公："钓鱼哪里好玩？"他说了一堆理由，亲近自然、不需要搭子，还有点博彩成分，鱼多鱼少靠运气。我重重地叹口气，并没有强烈表示反对，毕竟人到中年，重获爱好也是难得。但今天实在过于反常，打破了一月一次的"夜钓"频率，没有提前告知就出门了。雨点密集地砸在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哗啦声，河面泛起大大小小的气泡，又此起彼伏地破裂。

此时老公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神情专注，连呼吸都放慢了，好像下一秒就有大鱼咬钩。

我不小心被杂草绊了一下，差点扑倒在烂泥里，发出一声惊叫。老公被声音拉回现实，眼神依旧呆滞，用口形无声地说："你怎么来了？"

我质问他："大雨天还出来钓鱼？你看周围没半个人影！"他发出长长的嘘声，示意我不要说话，又"傲娇"地把头扭向前方。

许久，浮漂猛地往下一沉，老公轻声说："来了！"手部发力向上沉稳地甩竿，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被拉到半空中，接着快速收线，被拖上岸的"战利品"跳个不停。老公一把摁住鱼，麻利地取钩丢进水桶，动作一气呵成。他终于有了笑意："今天第一条鱼，我现在心情变好了。"

今天早晨，儿子告诉我们语文得了 77 分，而班上平均分是 82 分。我们两人就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尽到辅导责任。我脾气火暴，骂起人来犹如飓风来袭，但发泄完毕后很快平复如初，做家务时甚至还愉快地哼起了歌。老公木讷内向，笨嘴拙舌始终处于吵架下风，只能采取逃避战术，大步离开房间。他的"余怒"显然没有熄灭，一直累积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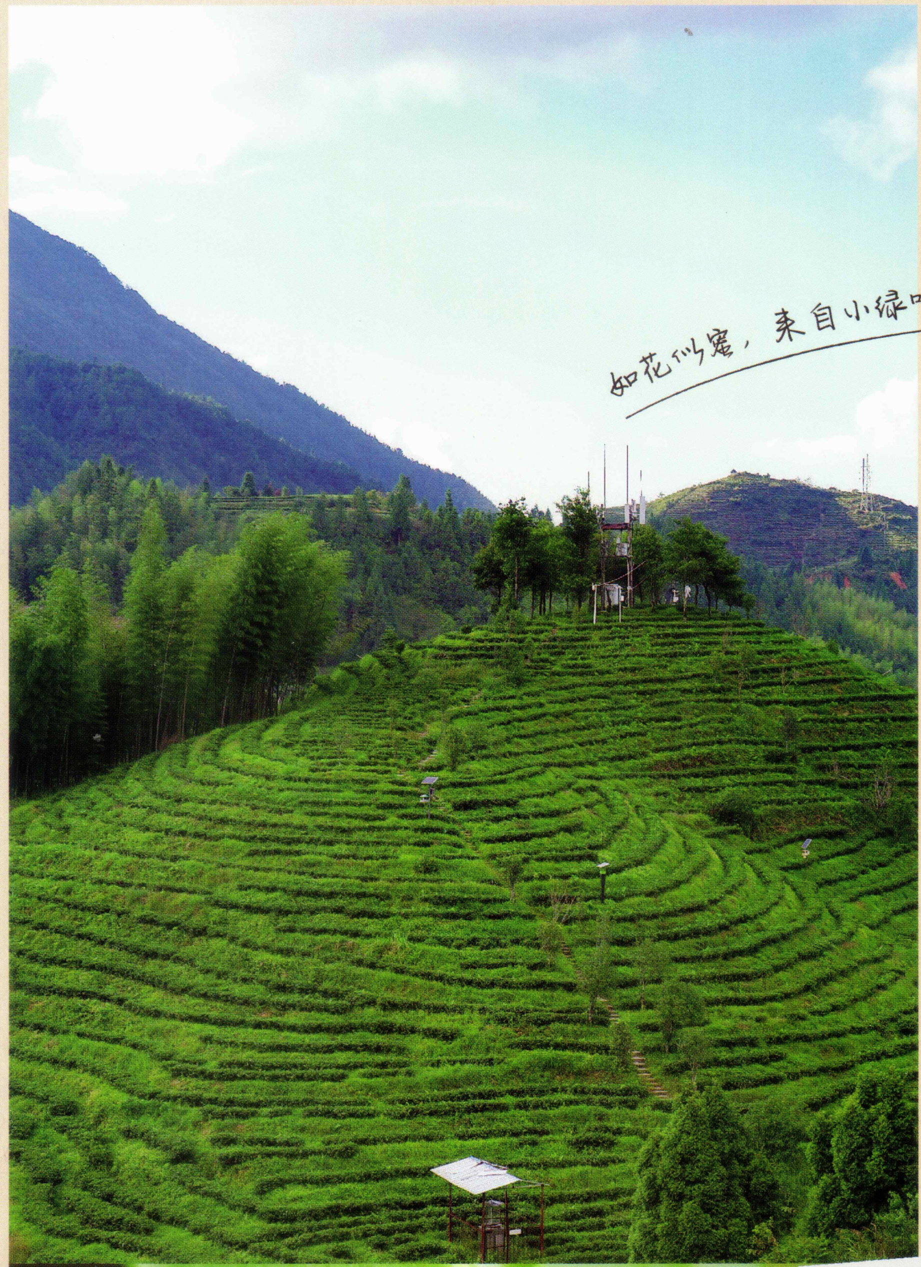
我承认，即使平日对钓鱼不屑一顾，在鱼儿上钩时还是感受到"开盲盒"的惊喜。我迅速跑去看是什么品种的鱼，有多大尺寸，残存的狩猎本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样一处安静隐秘的狭小空间里，屏蔽掉烦恼与压力，只享受人与自然的纯粹互动。我摊开手："给我试试！"老公恭顺地递上鱼竿："快来，你还在新手保护期呢。"大家心领神会，不再提及吵架。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东方美人茶

蜒香



如花似蜜，来自小绿叶蝉之夏~

◈ 原料产自海拔1100米高山生态茶园

◈ 蜒香馥郁多变

◈ 一枝独秀的正季「夏茶」





|三联生活市集|微信扫一扫

欢迎关注三联生活市集
微信服务号
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

三联生活|茶 出品